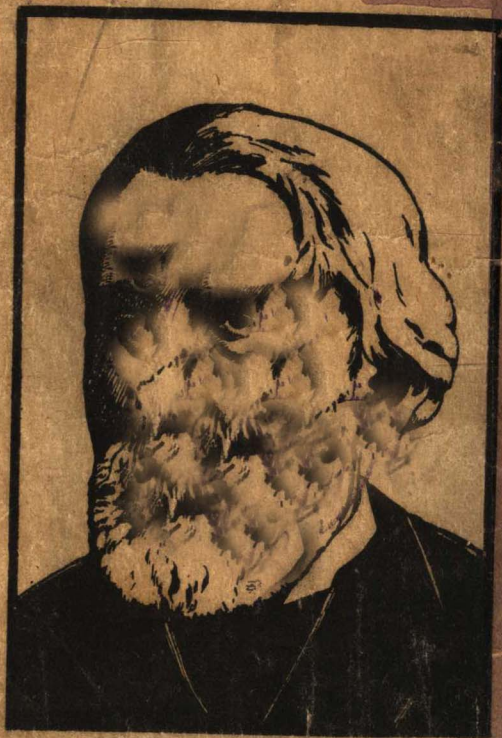


0898

著 名 學 文 界 世

子 與 父

屠 格 涅 夫 著
藍 文 海 譯
述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原

序

(本書根據C. J. Hogarth的英語本譯出，這篇譯序，就是Hogarth的序文。)

在這部純熟的革命文學中，原著者屠格涅夫描繪出一位代表人物巴札洛夫來介紹他。虛無主義。這小說對於俄國的影響實在是很足驚人的。書中關於這位主角的描述似乎是一種憤恨的滑稽文。同時對於退隱的貴族們的描寫也未免過火一點。因此，讀者實在已經引起了雙方面的暴怒。

屠氏自認當時俄國的貴族都傾向於「脆弱冷淡，和思想狹窄」的氛圍中呼喚着。那種「稱度」的觀念使他更謹慎地在書中文飾着那批貴族的代表者。這些代表者都是擇尤而論，他們無能的話，那麼他們中的弱者又將怎樣呢？但是嚴峻的評語還是不斷地從革命家和反對派的口中傳過來。他們以為屠氏那種刻薄的藝術和深奧的諷刺並不是他敘述技巧的個性的表現而是似乎專在巴札洛夫那種特殊的情況下表現着的。作者早就想指述他自己也是青年的一份子。他自己敘述除了巴札洛夫的觀念是藝術的而外，他自己的全部理想幾乎和這主人翁的理想完全相同。但這缺憾較諸這位激進者的破壞論的其他部份，實在是可以更粗淺的表達出來的。所以他再三再四的說巴札洛夫是他最心愛的孩子。

自從這部小說在 *Russian Messenger*——俄國當時的一部權威週刊——初次發表以後，到現在（一九二一年）差不多已有四十年了。這時期中動盪的情態，實在給予歷史上一個驚天的影響。如果俄國的美術展覽會開幕時要搜集材料的話，那麼這個著名的時期定會給予當時動盪的羣衆以一個更好的鑄型。這裏我們不能不指出的一件有趣的事實就是大時代的歷史已經無類地證實了屠氏所描寫的理想，由於屠氏那種有力而敏銳的先見之明。

但是我們如果誤解了這部書中那種普遍而清晰的現實性，以爲是警世的小說或者不過是某時代的一宗文件，那就錯了。正如這書名所告訴我們的，牠是描寫子代和父代的紛擾和反動的一部寓言。屠氏對於這二個時代正確觀點更顯示出他豐富的同情性。他歡喜研究人類自然的感性。知道怎樣認識他自己的弱點，了解他性情的驕矜和具有成見的習性，以及一切對於悲喜的敏感。所以他把巴札洛夫描寫得如同一個反封建反保守以及反對一切舊制度舊風俗舊習慣的領導者。當巴札洛夫走進亞卡沼的父親的屋子的時候，正像唐詰訶德臨到了他最可怕的試驗一樣。假使這種雷同並不是一種幻想，那麼屠氏是拿巴札洛夫比做唐詰訶德了。因爲在他那種無可描摹的謬見中看起來，唐詰訶德本身是一種革命的永生精神的表現。如果篇幅允許的話，我願意把那篇討論這部偉大戲曲（哈姆雷特）和偉大小說（唐詰訶德）的論文，像序文式的刊在這本父與子的前面。

現在我們無須再重提這故事中的事實，因爲這些在本文中都已有了記載。幾年前當作者在樊脫諾海邊住屋中消磨一個春天的時候，我發現這屋子會爲屠氏所佔。此後，一八六〇年在樊脫諾作者初次獲得了關於這部小說的印象。從此，他將更癡呆地幻念那遠處俄省的家境以及偉大的陰道遠景，因爲他已經遠離故鄉隱匿在樊脫諾海邊的隱所中去了。這裏，我們不能忘記那時俄國的農奴解放運動已經開始，自由和解放的思潮正在新時代中澎湃湧湧。回看到這些事實以後，理智告訴我們說：小說家屠格涅夫處在這樣的時代不能不寫這樣一部時代青年的悲喜劇——一部描述舊時代和新秩序的新守的父親和革命的子代的寫照。

小引

克魯泡特金在俄國文學史中說：『因為屠格涅夫的藝術虎構造，因為他的小說底完盛和美麗，他恐怕要算在他這一世紀中最偉大的小說家了。』的確，即使屠格涅夫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小說家，至少也可算是十九世紀俄國最偉大的小說家，他生於一八一八年，他的父親是一個貴族，但他小時候常常愛和農夫們遊玩，因此對於他們的生活知道得很清晰，對他們也很同情。並曾爲了他母親的虐待農夫，而母子間的感情發生了裂痕。

父與子作於一八五九年，出版於一八六二年，書中的主要人物巴莎羅夫，是一個不崇拜任何威權，不信仰任何法則的人，作者錫其名曰『虛無派』。這本書出版後不久，『虛無派』這個名詞便掛在一般人的口頭上了。但同時又曾引起許多人的誤解，許多人的非難，舊時代的人攻擊屠格涅夫，說他自身便是個虛無主義者，青年們卻又不贊同巴莎羅夫的行爲。然而事實上，屠格涅夫在這書中所表現的人物正是俄國當時各種新舊人物的典型。這句話在當時的大批評家庇沙爾（Pisare）已經承認過了。

本書是從湯姆斯·塞爾若（Thomas Stizze）的英譯本，和參照米川正夫的日譯本譯出。俄國通常一個人都有幾個名字，於記憶上很不方便，所以在這譯本中每個人只用一個常用的本名，只有在必要的時候，才用到他的文名或小名，這樣也許對於讀者閱讀時比較方便些。

譯者識。

「喂，彼得，還是看不見麼？」

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一位四十多歲的紳士，穿着一件佈滿了塵灰的外套，和一條格子呢的褲子，光着頭從某處的驛站走出到石階上來，向一個圓面孔，下頷生有淡黃色的汗毛，和有一雙沒有神的小眼睛的年輕的僕人問道。

那個僕人，在他的一切——從他耳朵上的綠寶石的耳環，到他的擦了油起有皺紋的頭髮，以至他的敷衍有禮的舉動——都顯示出他是一個新時代的男子。他向大路上隨意地望了一下，回答道：

「先生，還是看不見。」

「看不見麼？」他的主人又問。

「看不見，先生。」那僕人又回答了一遍。

他的主人嘆了一口氣，在一條小長櫬上坐了下來。現在且趁他彎着腿坐在那兒，沈思地向四周張望着的時候，讓我們來把他的身世介紹給讀者。

他的名字叫做尼哥拉·彼得羅維區·丘莎諾夫。在離開驛站十五俄里的地方，他有大約二百農奴耕種的一塊優良的地產，或者照他說起來——自從他把田地分給了農民，創辦了『農場』以後——大約有五千畝地。他的父親是參加過一八一二年擊敗拿破崙一役的一個將軍，他是不學無術的粗人，但沒有乖戾的習氣，是一個典型的俄羅斯人。他一生在軍隊中過生活，先任旅長，後來升師長，始終駐紮在外省，他藉了他

的地位，在那些地方，成爲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尼哥拉·彼得羅維區是和他的哥哥白福爾一樣，生在俄國的南部，關於他哥哥的事，以後再談。尼哥拉直到十四歲那年，還在家裏受教育，同他接近的人，是些寒酸的家庭教師，放蕩而善於奉迎的副官，以及軍隊裏的一切軍官參謀之類。他的母親是郭萊仁家的一位小姐，未嫁時叫做炯嘉德，做了將軍夫人後，是叫做炯嘉德克里·邱斯米尼希那·丘莎諾夫，完全是屬於軍官夫人那一類的人。時常頭上戴着華麗的壓髮帽，身上穿着會發縹緋聲的絲綢衣服；在教堂裏她總是第一個走到十字架面前，談話時總是嘮嘮叨叨，說得很大聲；每天早晨總是讓她的孩子們親一下她的手，臨睡前又和他們祝福——實在說起來，她一生過着很滿足的生活。尼哥拉·彼得羅維區既然是個軍官的公子——雖然他不但沒有勇氣，而且還可說是個「懦夫」——自然也和他的哥哥白福爾一樣，進軍隊裏去服務了；可是在他的委任狀下來的那天，他跌斷了一條腿，在牀上臥了兩月之後，卻變成有點跛足了。他的父親見他已不能從事武職，只好讓他去做文官方面的事。所以在他十八歲的時候，就把他送到彼得堡去進大學。恰在這個時候，他的哥哥也在警衛軍裏充任官佐。於是弟兄兩人，就租了一幢房子，同住一起，而託他們母親那邊的一位做高級文官的表兄伊萊·郭萊仁隨時的招呼照料。他們的父親安整好了他們，就回到他的軍隊和他的太太那邊去了，總是隔了很久才給他的兒子來一封信，在幾張大的灰色紙上，塗滿着雄勁的和軍隊書記一樣的筆蹟。信紙後面總是寫着「陸軍中將彼得·丘莎諾夫」幾個字，然後謹慎地套入信封中。在一八三五年尼哥拉脫離了大學，是個畢業生了，就在這一年，丘莎諾夫因爲閱兵成績不佳，就被免去了職務，於是便和他的太太到彼得堡去居住。他正要在台夫里區斯基公園附近租一所房子，同時準備加入英國俱樂部的時候，忽然不幸的中風死了。他的太太不久也跟他去了；因爲她總覺得過不慣在首都裏的生活，離開了軍隊後的那種厭倦的生活，真把她惱煞了。而且尼哥拉在他的父母在世時，就愛上了他的房東一個小官

餘名叫勃羅文司基的女兒這件事又給予他的父母不少的煩惱。這位小姐生得很美麗，而且還是個「新式」的女子；因為她時常愛讀報紙裏「科學」一欄上的正經文字。在他的孝服滿了之後，就和她結了婚；這時他辭去了他父親在世時竭力替他謀到的一個文官的職務，而他的新妻馬夏去過愉快的生活了。起初是住在農林專門學校附近的一個別墅裏，後來又搬到城裏一層優雅的小樓房去住，那裏有很淨潔的樓梯和空氣通敞的客廳。最後他們搬到鄉下去，在那兒不久就生了一個兒子，取名阿卡提。這對年輕夫婦過着很快樂很平靜的生活；他們從沒有分離過；在一塊兒看書，一塊兒唱歌，一塊兒奏琴；有時她種種花養養雞；他出去去打獵，照料照料農事。阿卡提也過着快樂平靜的日子，漸漸地長大起來了。十年的光陰如夢一般的過去。在一八四七年尼哥拉的妻子死了。他受了這個打擊，也幾乎不起；在幾個星期內他的頭髮都變成花白了；他正想到國外去旅行，藉以消除愁悶……可是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勃發了。他只好回到鄉間去，過了長期間的閒散生活之後，他開始對於改良農業發生了興趣。在一八五五年他把他的兒子阿卡提的少年朋友來往。第四年冬天他的兒子在彼得堡過了三個冬，在那兒很少出門，努力和他的兒子阿卡提的少年朋友來往。第四年冬天他沒有去彼得堡，所以我們在一八五九年五月看見他，頭髮完全白了，肥胖的身體，背稍有點駝，在驛站裏等候他的兒子，和他昔日一樣，從大學裏得了學位回來。

那個僕人爲了禮貌的關係，也許是不高興站在他主人的面前，走到大門口去，吸起煙來。尼哥拉垂着頭，注視着前面的損壞了的石階；一隻大的花母雞，伸着牠的大黃腿，很鎮靜地向他面前慢慢的走過來；一隻很骯髒的貓，好像感覺羞恥地蜷伏在欄杆上，卻用一種敵意的眼光望着他。太陽光非常猛烈；從驛站內黑暗的走廊裏送出一陣熱的黑麥麵包的香味。尼哥拉正在凝神默想。「我的兒子……一個大學畢業生……阿卡提……」這幾種思想不絕地在他頭腦裏盤繞着；他幾次想要想到別的事情上去，可是一會兒這幾種思想

又回到他的腦裏來了。他又想起他的已死的妻子……悲傷地口裏喃喃的說「她看不到這種快樂的日子！」一隻肥胖的深藍色的鴿子飛到大路中，急忙地在井邊的泥水潭中喝水。尼哥拉正在看這隻鳥的時候，他的耳朵已經聽到一陣從遠處走近來的車輪聲。

「這陣車聲，大概是他們來了，」僕人忽從大門口走來說道。

尼哥拉跳起來，縱目向大路上望去。一會兒就看見有一輛三匹驛馬拖着四輪馬車，車裏頭隱約可以看見一頂藍色的學生帽的邊緣，和一個很熟悉的臉孔的輪廓。

「阿卡提！阿卡提！」尼哥拉口裏叫着，揮着手跑前去……一霎時後，他的雙唇已經接在一個青年畢業生的吹滿了塵灰，曬黑了的，沒有鬚的面頰上了。

二

「讓我先拍去點塵灰吧，爸爸，」阿卡提因為旅行後，聲音有點疲倦，可是仍然很年青很宏亮，他一面很愉快的回抱他的父親，一面說道：「我把你一身弄得都是灰塵了。」

「不要緊，不要緊，」尼哥拉帶着親愛的微笑說，同時用手把他兒子的衣領拍了兩拍，又把他自己的外衣拍了兩拍。「讓我來仔細看你一下；讓我來仔細看你一下，」他退後一步，又加上這兩句；可是立刻他又急急地向着驛站的天井裏走去，口裏嚷着：「這裏來，這裏來，馬趕快備好來。」

尼哥拉似乎比他的兒子更加興奮；他似乎有點慌張，有點膽怯。阿卡提叫住了他。

「爸爸，」他說，「讓我來給你介紹我的好朋友巴莎羅夫，就是我常常在信裏提起過的。他很看得起我們，答應在我們家裏住幾時。」

尼哥拉立刻回轉身來，走前到一個剛從馬車上下來的穿着有繡飾的寬大的粗布長外套的高男子面前，熱烈地握着他的沒有帶手套的紅手，雖然那個人沒有立刻就伸出手來。

「蒙你光臨，我真非常高興，非常感謝……還未請教尊姓大名。」尼哥拉說。

「葉夫勤尼·梵西利夫。」巴莎羅夫懶洋洋地但聲音很響亮的說，同時把他的粗布外衣的領子翻下來，使尼哥拉看見他全副的面貌。他是個瘦長的人，有個廣闊的額角，一個上平下尖的鼻子，綠色的大眼睛，和垂着黃赤色的鬚鬚；他的泰然一笑，顯露出神采煥發，並有自信力和聰明的樣子。

「親愛的葉夫勤尼·梵西利夫，我希望你到我們舍下來不至於感覺得不慣。」尼哥拉接着說。

巴莎羅夫的薄薄的嘴唇略為動了一下，可是沒有回答，只不過脫下他的帽子來。他的又長又厚的頭髮也蓋不了他頭上的隆起的頭角。

「那麼，阿卡提。」尼哥拉轉身對他兒子說，「要不要立刻上起馬具來，還是休息一會再走？」

「我們到家裏去休息吧，爹爹；叫他們裝起馬具來好了。」

「好的，好的。」他的父親答應說，「喂，彼得，你聽見嗎？趕快準備起馬來，孩子。」

彼得是個新派的僕人，所以不吻他的小主人的手，只不過遠遠地向他鞠個躬，又從大門出去了。

「我是坐四輪馬車來的，但我給你的大馬車帶了三匹馬來。」尼哥拉匆忙地說，這時管理驛站的婦人拿出一鐵杓水來，給阿卡提喝了一點。巴莎羅夫點了煙斗，走向正在駕馬的車夫那邊去；「四輪馬車只有兩個坐位，不曉得你那位朋友……」

「他會坐我那輛車子去。」阿卡提低聲地插口道。「請你不必和他拘禮。他雖是個非凡的人，可是很率直——你就會曉得的。」

尼哥拉的車夫牽了馬出來。

「喂，快一點，大鬍子！」巴莎羅夫向他的車夫說。

「聽見麼，密吐哈！」另一個車夫雙手插在他羊皮外衣後面的開口袋裏，站在傍邊說，「這位先生叫你的什麼？你真是個大鬍子。」

密吐哈只把他的帽子往上一推，把透濕了汗的馬上的韁繩卸了下來。

「快一點，快一點，夥計們，來幫忙一下！」尼哥拉嚷道，「等一會大家喝杯酒！」

幾分鐘間，馬都已駕好了；父子倆坐了四輪馬車，彼得爬上車夫的座上；巴莎羅夫跳進大馬車，把頭縮在皮靠枕下面；兩輛車便向前走了。

三

「你倒是個大學畢業生了，而又回家來了，」尼哥拉一會兒拍拍阿卡提的肩頭，一會兒拍拍他的膝說，「倒是個大學畢業生了。」

「伯父怎樣，身體好麼？」阿卡提問道，他心裏雖然充滿了真粹的，幾乎小孩子似的歡喜，但以爲此刻最好不談情感的話，而談點家常茶飯的事。

「很好。他本來想和我一起來接你，可是不知爲什麼原因又不來了。」

「你等了我多少時候了？」阿卡提問。

「哦，差不多五個鐘頭。」

「爸爸真好！」

阿卡提立刻轉過臉去，在他父親的頰上接了一個響吻。尼哥拉輕輕地笑着。

「我給你買了一匹好馬！」他說。「等一會你會知道。你的房間也重新糊牆紙了。」

「有沒有房間給巴莎羅夫？」

「我們也給他找一間好了。」

「爸爸，請你多和他親近一點。我真說不出我怎樣重視他的友誼哩。」

「你是近來才和他相熟的吧？」

「是的，近來才相熟的。」

「哦，我說去年冬天沒有看見過他哩。他是研究什麼的？」

「他的主系是自然科學。但是他什麼都懂得。明年他想要考醫師的學位。」

「噢！他是讀醫科的。」尼哥拉說。停了一會，他用手指道，「彼得，那些坐着車來的，是我家的農夫嗎？」

彼得向他主人指着的方向望去。見有幾頭沒有轡頭的馬拖着幾輛二輪車在一條狹窄的側路上疾馳而來。每輛車上有一二個農夫，穿着羊皮外衣，鬆着鈕扣。

「是的，先生，」彼得答道。

「他們到那裏去——去城裏嗎？」

「恐怕是到城裏去。到酒店裏去。」他帶着鄙視的神色接着說，同時略把他的身上側向車夫，好像要求他的同情一樣。可是車夫的筋肉一動也不動，因為他是個老派的人，不贊成少年人的新見解。

「今年我們的農夫給了我許多麻煩，」尼哥拉轉過來對他兒子說，「他們不肯付地租。叫我有什麼辦法呢？」

「僱來的長工還好吧？」

「還好。」尼哥拉咬緊了牙齒說道。「他們也要來和我搗蛋，那是有點麻煩；他們都不肯出力去做事。他們把農具也弄壞了。不過他們仍是好好地耕了。事情只要有了一點頭緒，那就容易辦了。你現在對於管理田農有興趣麼？」

「可惜我們家裏沒有個蔭涼的地方。」阿卡提說，卻沒有答覆尼哥拉的詢問。

「我已經在陽臺的北部搭了一個涼棚。」尼哥拉答道。「現在我們可以在屋外吃飯了。」

「那就很像一所避暑的別墅了……不過，這些都是廢話。這裏的空氣真好，真新鮮，我真覺得世界上再沒有一個地方有像這裏的草場那麼芳香的了！而且這天氣也……」阿卡提忽然止住，偷偷地向後面望了一眼，就不說了。

「自然囉。」尼哥拉說，「你是生長在這裏的，所以什麼事都使你覺得有點特別的——」

「哦，爸爸一個人生在什麼地方，那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不過——」

「不，那是絕對沒有關係的。」

尼哥拉斜睨了他兒子一眼，車子又走了半里路，他們倆誰都沒有說話。

「我記不起有沒有寫信告訴過你。」尼哥拉開始說，「你的老奶媽，耶哥羅夫娜已經去世了。」

「是嗎？可憐的人兒，普羅柯費區還健在嗎？」

「還在，而且一點也沒有改變。還像從前那樣喜歡說話。真的，在馬利諾你看不見有什麼大的變化。」

「我們的管家還是那個人嗎？」

「噢，這是換過人了。我決心不用從我們家裏解放出去的家奴，至少，也不能讓他們負什麼責任。」阿卜提望了一望彼得。尼哥拉用法語低聲說，「的確，他是解放了的。可是他只不過是個僕人。我現在的管家是個城裏人，倒像很能做事的樣子。我給他一年二百五十盧布的薪水。但是，」尼哥拉用手擦着他的額角和眉頭，這是他內心不安的一種表示，「我剛才告訴你的在馬利諾沒有什麼變化……那句話並不十分正確。我想我那應該預先告訴一下，雖然……」

他猶疑了一會，然後用法語繼續說道：

「也許一個嚴正的道學家會說我不應當坦白的說；可是，第一，這是瞞不了的，第二，你知道我對於父子的關係，一向有種特殊的見解。當然，你也有責備我的權利。在我的年紀……簡單的說……那個……那個女子，你也許已經聽說過了……」

「是說飛妮去嘉麼？」阿卜提從容地問道。

尼哥拉漲紅了臉。「不要高聲說她的名字……唔……她現在和我同居了。我已把她搬到屋裏來了……因為那兒有兩間小房間空着。不過那是可以變更的。」

「很好，爸爸爲什麼要變更呢？」

「你的朋友住到家裏來……恐怕不大方便吧……」

「請你不必擔心，巴莎羅夫是不管這些事的。」

「那麼，還有你呢？」尼哥拉又說，「我們的小屋太不舒服了——就是這點不好。」

「呵，爸爸，」阿卜提插口道，「你的話好像在道歉一樣，那未免太難爲情了。」

「自然，我也覺得慚愧，」尼哥拉答着，臉愈漲愈紅了。」

「算了，爸爸，請你別說了吧，」阿卡提帶着親愛的微笑說。一面心裏想，「這不用道歉的吧，」同時他心中充滿了對於他的慈父的謙卑的愛，和混雜有一種暗暗地自負不凡的感覺。「請你別說了吧，」他又說了一遍，心裏自覺到自己思想的進步和解放，不由得高興起來。

尼哥拉依然在擦着額角，從他的手指底下望了他兒子一眼，心裏覺得有點難過……但是他立刻就責備自己。

「這裏是我們的田地了，」靜默了一會，他說道。

「那前面的是我們的樹林吧？」阿卡提問。

「是的，不過我已把樹木出賣了。今年他們就得來砍了去。」

「爲什麼你把牠賣了？」

「我需要錢用；此外，那塊地也要分給農人。」

「分給不付出租的農人嗎？」

「那是他們的事情，不過他們總有一天會付的。」

「這個樹林真可惜，」阿卡提說，於是他眺望着周圍的風景。

他們所經過的鄉下，沒有什麼美麗的風景。一望無際的，都是些田地，有高有低，一直綿延到天際；有些地方有點小樹林，灣灣曲曲的溪谷，點綴着多少矮樹，令人想起卡塞林女皇時代的古地圖來。他們也經過些小河，有着彎曲的河岸；有些小池圍有狹隘的小堤，有些小村莊，矮茅屋的屋頂都是黑黑的，而且大半是破壞了，用樹枝編織的穀倉大半是傾斜了，荒廢的打禾場的大門也都破了，有些磚砌的教堂，灰泥多已剝落了，有些木頭的教堂，十字架多已傾斜動搖了，有些墓地都長滿了荒草了。阿卡提一路看着，心裏很不高興。除了這些

景緻以外，他們沿途所遇到的農人都是穿的破舊的衣服，騎的驚弱的小馬，所見的柳樹，都是剝了樹皮，折了樹枝，排立在路傍，好像是些衣服襤褸的乞兒，瘦瘠的蓬散着毛的牝牛，好像餓透了一樣，在溝渠旁拼命地嚼草。它彷彿是剛從某種可怕的好穀的怪物的牙爪下逃出來似的。在可愛的春天，看真了這些瘦弱的飢餓的動物的樣子，令人隱隱想起風霜冷雪，凜冽淒慘的冬天的幻影……阿卡提想道：「這不是富裕的地方；在這裏得不到什麼豐裕的或勤勉的印象，照這樣下去可不行，必需改革一下……可是要怎樣才能改革呢，要從那裏做起呢？」

阿卡提這樣地想着……雖然他是這樣想着，可是春天的景色還是籠罩了大地。四圍都顯着全綠色，樹木花草在暖和的春風中輕輕地搖曳着，閃出光彩來。到處有雲雀，婉轉的歌聲；田鳧時而在低地上翹翔飛鳴着，時而靜寂地掠過草叢，去白嘴鴉有時在新生長的稻田中徘徊遊戲，在嫩綠上愈顯出它的烏黑來；有時又隱入已經變白的蕎麥裏去，在灰色的麥穗波中不時探出頭來。阿卡提看了又看，他的思慮漸漸的模糊下去。而至於消滅了……他脫下外衣，轉身向他的父親，滿面帶着欣喜和孩子氣的表情，使他父親又抱了他一下。

「我們現在離家不遠了，」尼哥拉說：「只要走上那個小山，就可以看真房子，我們以後可以在一起過有趣的的日子。阿卡提要是你高興，你可以幫助我管理田務。我們現時應當時常親近，要彼此澈底的了解才好，是不是？」

「當然的，」阿卡提說：「可是今天的天氣真好呀！」

「是歡迎你呀，我的孩子。是的，這是春天最可愛的時候了。我很同意普式庚在「耶夫勤尼昂尼勤」詩裏邊的幾句話，你記得不記得——

「你來了，使我愁。」

春天春，天戀愛的時候！

什……」

「岡卡提，」巴莎羅夫在大馬車裏叫道，「給我一枝火柴；我沒有火吸煙哩。」

尼哥拉就停止不說了，岡卡提正在聽他父親說話，雖然十分同情，但也有些驚異；此刻急忙從衣袋裏取出一個銀火柴匣，叫彼得遞給巴莎羅夫。

「你要不要雪茄？」巴莎羅夫又叫道。

「好的，」岡卡提回答。

彼得回到四輪馬車上來，交還銀火柴盒給岡卡提，並且拿來一枝很粗的黑雪茄，岡卡提立刻燃着了吸起來，散出一種又濃又辣的便宜煙的味兒，尼哥拉從來沒有吸過煙，不由得不掉轉臉去。不過他是暗暗地這樣做法因為恐怕得罪他的兒子。

一刻鐘後，兩輛車子停在一所灰色牆，紅鐵皮屋頂的新的木頭房子的階沿下。這房子就叫馬利諾，又叫「新村，」農人們又叫它做「窮園。」

四

並沒有一大羣的家奴跑出來接近他們；只有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子出來。在她之後又從屋裏出來一個青年，和彼得很相像，穿着一身有鍍銀鈕扣的灰色制服，這是白福爾的僕人。他一聲不響的開了四輪車的門，又把大馬車上的皮帷的扣子解了。尼哥拉同了他的兒子和巴莎羅夫下了車穿過一間黑暗而陳設簡陋的前廳，在門後面瞥見一個年輕女子的面影。他們走進了一間佈置得非常摩登的客廳。

「現在我們到了家了。」尼哥拉除下帽子，把頭髮往後一摔，說道：「吃了晚飯再休息吧。」
「吃飯當然是很好，」巴莎羅夫說，打了一個欠伸，便在一張沙發上坐了下來。

「是，是我叫他們馬上開飯。」尼哥拉不知什麼緣故忽然頓腳說道：「普羅柯費區正好來了。」

一位六十歲左右的人走了進來，白頭髮，瘦黑的臉，穿着一身有銅鈕扣的棕黃色的燕尾服，頸上圍了一條淡紅色的圍巾。他笑容滿面走到阿卡提那兒，吻他的手，又向客人鞠了一躬，然後退到門口，背着手站着。

「他回來了，普羅柯費區！」尼哥拉道：「他到底回家來了……你看他的情形如何？」

老人笑着說道：「很好很好，可是他立刻又皺起他的濃密的眉頭來，很鄭重地問道：『你要就開飯嗎？』」

「是的是的。」尼哥拉答着，又回身問巴莎羅夫道：「你不要先去看一下你的房間？」

「不必了，謝謝，我怎麼都可以。請你叫他們把我的箱子和這件衣服拿進去吧。」他說着，把他的大衣服脫

了。

「好的，普羅柯費區，把這位先生的衣服拿去吧。」（普羅柯費區帶着疑惑的神氣，兩手拿起巴莎羅夫的衣服，高高地捧在頭上，然後躡着腳出去了。）

「阿卡提，那麼你不要先到你的房間裏去看一下？」

阿卡提答道：「好的，我正要洗一洗臉呢。」他正想出去的時候，進來了一個人，是中等身材，穿的是黑色的英國式衣服，頸上打着時髦的短領結，腳上穿着漆皮鞋，這就是白福爾·彼得羅維區·丘莎諾夫。他看上去像是四十五歲了；他的剪得很短的花白色的頭髮發出暗淡的光澤，和新銀子一樣；他的沒有皺紋的黃臉孔，五官生得很端正，像是用巧妙小鑿子鑿成樣的，從他的臉上，還依稀可以看出他從前的驚人的美來；尤其是他那一雙清明而烏黑的杏仁眼。他的一身，有一種貴族的嫺雅的儀態，而且還保有青年期的英俊，和超越

一切的氣概，這種氣概，大多數過了二十歲左右便消失了。

白福爾從褲子袋中伸出一隻有尖長的薔薇色指甲的玉手來，這手有雪白的袖口和白寶石的袖鈕子襯着，更顯得秀美，他把手伸給他的侄兒，行畢了初幕的歐洲握手禮之後，他又依俄國習慣吻了他三下——就是他香馥馥的鬍子在侄兒臉上接觸了三下，同時又說：『歡迎！』

尼哥拉把他介紹給巴莎羅夫；白福爾略略彎了一下柔軟的身子，微微的一笑，但並不伸出手來，反而把手插進衣袋裏去了。

『我以為你今天不會來了，』他用一種和諧的聲音說，略為聳了一聳肩，露出潔白的牙齒來，『路上有了什麼事嗎？』

『沒有什麼事，』阿卡提說，『不過我們走得太慢了。可是我們現在肚子餓得很。爸爸，請你叫普羅柯費區快一點，我去去就來。』

『等一會，我和你一同去，』巴莎羅夫忽然從沙發上站起來說。兩個年青人出去了。

『他是誰？』白福爾問。

『是阿卡提的朋友，據說他是很聰明的。』

『他要在這裏住嗎？』

『是的。』

『那個頭髮很長的人？』

『對啦。』

白福爾用指尖叩一下桌子道，『我看阿卡提真活潑，他回來了我真高興。』

吃晚飯的時候，大家很少說話。巴莎羅夫尤其沒有說話，可是他吃得很多。只有尼哥拉談了一點關於他的「農夫生活」的種種事情，又談到即將實行的新法案，關係組織委員會派代表，和必需採用機器等等問題。白福爾向來不吃晚飯，他在飯廳中走來走去，有時喝一杯紅酒，偶然也發出些「啊啊哈哈！」這一類的聲音。阿卡提講了點彼得堡的新聞，可是談話時他自覺到有點侷促，這種感覺，是一個纔脫離孩童時期的少年人，回到一個向來把他看作小孩子的地方來的時候，所時常有的。他說的句子拉得特別長，極力避免用「爸爸」這個字，有時他竟至用「父親」這個字來代替，雖然只是在牙齒縫裏含糊地說了一下，他極力做出十分安嫻的樣子，倒了很多酒在杯裏，雖然他的量喝不了這麼多，但他都拿來喝乾了。普羅柯費區釘着眼睛，他，嘴唇不住的動着。吃過晚飯，大家都散了。

「你的伯父倒是個怪人，」巴莎羅夫穿着一件睡衣，坐在阿卡提的牀邊，口裏吸着他的短煙斗道，「想不到在鄉間有這樣時髦的裝束，就是他的指甲，也可以送到展覽會去了。」

阿卡提道：「呀，是的，你還不知道他在青年時期是個有名的漂亮人物哩，將來讓我把他的故事講給你聽。他從前是一個美男子，有很多女子爲他傾倒過呢。」

「噢是這樣嗎？難怪他還保持從前的風采。可惜這裏找不到一個對象來傾心他的。我剛才把他那極美的硬領瞧了半天。真好像大理石做的那般光潔，他的下巴也剃得十分光滑。這不是怪可笑嗎？」阿卡提。」

「也許是的，可是他實在是個好人。」

「真是個古董，你的父親真是好人。他雖然把時間浪費在念詩上，而不去研究農務的知識，可是他的心是好的。」

「像我父親這樣的人，在世界上真是不可多得的。」

「你有沒有注意到他那種偏促的樣子？」

阿卡提點點頭，似乎他自己是不會有這種情形的。

巴莎羅夫接着說道：「這些老年的浪漫家真有點奇怪，他們把神經系統儘量的發展，而至於炸裂……所以就失去平衡了。但是，可以睡了吧，我房裏有一個英國洗臉檯，但房門卻關不緊。不過有了英國洗臉檯也就值得鼓勵了，因為英國洗臉檯代表進步的呢！」

巴莎羅夫走了，阿卡提心裏覺得非常快活，他又舒適地睡在自己家裏的向來睡慣的牀上，蓋了一條一雙親愛的手所做的被，也許是那慈和的勤勞的媽媽做的。但是想到了他的母親時他不覺嘆了口氣，祝禱她的靈魂安靜地住在天上……但他並沒有為自己禱告。

他和巴莎羅夫都很快就睡着了，不過這家裏其餘的人都是好久沒有睡着。尼哥拉因為兒子回來了，非常興奮。他臥在牀上，卻並不把洋燭吹滅，只是用手支着頭在沉思着。他的哥哥一直到半夜還坐在書房裏，坐在一張大的安樂椅上，對着餘燼未熄的壁爐。他的衣服沒有更換，只有腳上的漆皮鞋已經換上一雙中國式的紅拖鞋。他手裏拿着一本最近一期的格里拿尼雜誌。可是他並不在讀，他的眼睛卻凝視着火爐，只見一道青色的火光時起時伏地在閃爍着……誰也不知道他是在想什麼。不過他決不是僅僅在想過去的事，因為他的臉上露出凝注的，憂鬱的神色來，這就不像專在回憶過去事情的人了。

在後面的一間小屋子裏，有個身穿藍睡衣，用白巾裹在頭髮上的年輕女子坐在一個大箱子上，這個人就是飛妮去嘉，她是一半在靜聽着，一半在打盹，時時從那開着的門上看出，那裏有一個小孩子的搖牀，可以聽見一個睡着的小孩子的鼾聲。

第二天早晨巴莎羅夫醒得頂早，就起身走出門外去。他向四面望了一下，心裏想：『呀，這種小地方真沒有什麼可以誇耀的。』當尼哥拉把田地分給農人以後，只剩了四畝平坦而荒蕪的地來建築他的新住宅。他建了一所住房，幾間辦事房，和幾間工役房，他又闢了一個花園，掘了一個池，開了兩口井；可是小樹都栽不得法，池裏的水也太少，井裏的水又帶點鹹味。只有許多紫丁香和紫荊花長得很不錯；他們時常到樹蔭下來喝茶和吃飯。不到幾分鐘，巴莎羅夫已把園子裏的小路都走遍了。他又走到馬廄和牛棚去看了一下，碰到了兩個農家的孩子，他立刻便和他們相熟起來，同他們一塊到離住宅約一俄里遠的小沼澤裏捉青蛙去了。

『先生，你把青蛙要來作什麼？』一個孩子問。

巴莎羅夫對於他們雖然總是很隨便的，並不想說服他們；不過他有善於引起他們信任的那種特才。他答道：『我來告訴你，我要把青蛙剖開來，看他裏面是怎麼樣的，那麼，我就可以知道我們肚裏面是怎麼樣的了。因為你我也和青蛙一樣，不過我們是用兩腳走路罷了。』

『你要知道牠又有什麼用呢？』

『知道了，那麼，如果你生了病，請我來醫，我就不會發生錯誤了。』

『那麼，你是個醫生嗎？』

『是的。』

『梵斯加，你聽見了嗎？這位先生說我們是和青蛙一樣的，——真有趣！』

『我很怕青蛙。』梵斯加說。他只有七歲，頭髮和亞麻一樣微白，赤着腳，穿一件有硬領的灰布衫，

『爲什麼要怕，牠們要咬人嗎？』

『別說了，跑到水裏去捉吧，小哲學家，』巴莎羅夫說。

這時候尼哥拉也起來了，走進來，看阿卡提，見他已經穿好衣服，父子倆一同走到陽臺上的涼棚下，欄杆邊桌子上的幾把紫丁香裏面，有個水壺已經滾了。一會兒，昨晚到門口來接他們的那個小女孩走了來，她嬌聲地說——

『飛妮去嘉今天不大適意；她不能出來，叫我來問你，茶請你自己沖呢，還是叫鄧妮夏來沖？』

尼哥拉連忙說：『我自己來沖，阿卡提，你的茶要放奶油，過是放檸檬？』

『放奶油吧，』阿卡提答道；停了一會他又問道，『爸爸？』

尼哥拉顯出窘促的神色望着他的兒子。

『唔？』他說。

阿卡提的視線往下來了。

『請你原諒我，爸爸，如果我問得不得當的話，』他說，『不過你昨天對我很坦白，所以我也就大膽地這

樣直說……你不會生氣吧……？』

『你說好了。』

『那麼我就大膽地問你一聲，是不是因為……因為我在這裏，所以飛……所以她不出來沖茶嗎？』

尼哥拉略把臉兒朝開去。

『也許是，』末了他說，『她以為……她有點怕難為情。』

阿卡提迅速地望了他父親一眼。

『她用不着難為情；第一點，你是知道我的見解的。（阿卡提說這句話時聲音非常柔和）第二點，我總不至於會有一點兒干涉你的生活，你的習慣的吧。而且，我相信你選定的人決不會錯的。你既然肯讓她和你

住在一個屋裏，那她一定是囑住在這裏的。無論如何，一個兒子總不能批評他父親的是非——尤其是我，尤其是你這樣的父親；你向且都沒有干涉過我的自由呢。」

阿卡提起初說得聲音有點發抖；因為他雖然感到他的度量很開豁，可是同時他又覺得現時好像是在對他的父親演講。不過一個人說話的，聲音能對自己發生很大的效力，所以阿卡提說到後面兩句時，簡直很有力了。

「謝謝你阿卡提，」尼哥拉鄭重地說，說時他的手又摩擦起他的額角和眉毛來。「你的推想一點不錯。要是這個女孩子不配在這裏住，自然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看出的，我要和你把這話說明白也不容易；可是你總曉得，叫她到你這裏來，尤其是你剛纔回來，在她總覺得有些不大方便吧。」

「那就讓我先去看她吧。」阿卡提說着，便從椅子上起來，心裏又感到一陣的度量開豁。「讓我來告訴她對我不怕難爲情。」

尼哥拉也站了起來。

「阿卡提，」他開口道，「請你別……怎麼可以……我是沒有告訴你……」

可是阿卡提沒有聽他的話，就離開了陽臺。尼哥拉在後面望了他一回，然後坐了下來，心裏一陣的不好意思。他的心開始跳動起來。他這時候是不是想到他們父子們將來的關係免不了要不同了？他不是覺着如果他不起這個問題，阿卡提也許對於他還會比較尊敬些呢？他是不是在責備自己的過失呢？——那就很難說他是在想什麼了。也許這時候他的心裏各種感覺都有，——而且是一種模糊的感覺——同時他的臉還是通紅，心依然跳動着。

一陣急促的腳步聲，阿卡提又回到陽臺上來。「我已和她認識了，爸爸！」他臉上露出一種和愛而高興

的神色，說道：『飛妮去嘉今天真的不大適意，可是停一會，她還是可以出來。不過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我已經添了一個弟弟呢？要不然我昨晚就去吻他，也不等到現在了。』

尼哥拉正想開口說話，想站起來伸一下手；阿卡提卻把他的頭頸抱住了。

『怎麼又擁抱起來了？』聽見白福爾的聲音在他們的後面說。

這時候他走來，父子倆都很歡喜，因爲這種十分感動的情形，人們總願早點終結。

『那又什麼奇怪呢？』尼哥拉很快樂地說：『你試想一想我有多久沒看見阿卡提了。昨天回來後我還沒有好好地看他一下呢。』

『我也並沒有覺到一點兒奇怪。』白福爾說：『就是我自己也喜歡擁抱他一下哩。』

阿卡提走到伯父那邊，他的臉又被他伯父的香馥馥的鬍子接吻了一下。白福爾在桌邊坐了下來。他穿着一身優美的英國式的早服，頭上戴着一頂華麗的土耳其小帽。這頂小帽和一個隨意結成的小領結暗示着鄉間生活的自由，可是他襯衫上的硬領——因爲是早服，所以不是白的，是有條紋的——還是照常很端正的顯出一個剃得很光的下巴來。

『阿卡提，你的新朋友呢？』他問。

『他不在房裏，他時常很早起來出去散步。最好是不無理會他；他也是不喜歡講禮貌的。』

『是的，看他樣子就知道他是不大拘禮的。』白福爾很鎮靜地在麵包上塗着牛油。『他要在這裏住很久吧？』

『不一定，他是要經過這裏到他父親那邊去。』

『他的父親住在那裏？』

「就在我們這省內，離這裏約有八十俄里。他在那兒有一點小地產。他從前是當軍醫的。」
「哦，哦，是了。所以我總不住的問自己，好像在那兒聽見過巴莎羅夫這名字的？尼哥拉，你還記得嗎？父親的師部裏，不是有個軍醫叫巴莎羅夫麼？」

「哦，是的。」

「對呀，那個醫生想來就是他的父親了，唔！」白福爾抹了抹自己的鬍子問道，「這一位巴莎羅夫是做什麼的？」

「他做什麼？」阿卡微笑着說，「大伯，你真要知道他是做什麼的嗎？」

「老侄，你說吧。」

「他是個虛無派。」

「是什麼？」尼哥拉問，同時白福爾正拿起一把挑着一小塊牛油的小刀子，也呆住了。

「是個虛無派。」阿卡提又說了一遍。

「虛無派？」尼哥拉說，「這個名字我想是從拉丁文，*“Nihil”*「無」字來的；這個名字大概是表示一個……一個什麼都不承認的人。」

「不如說：一個什麼都不尊重的人。」白福爾說着又塗起油來。

「是一個完全用批評的眼光去看一切的人。」阿卡提說。

「那還不是一樣嗎？」白福爾說。

「不，不是一樣的。一個虛無派不崇拜任何權威，不信仰任何主義，無論人家對那種主義是怎樣的尊敬。」

「那麼你覺得這是對的嗎？」白福爾插口問。

「那要看什麼情形了，大伯。有些人受到益處，有些人受到害處。」

「那倒對的，不過在我們這種人看來卻不很好。我們舊派的人認為要是一個人沒有主義，沒有如你所說的，信仰的主義，那就一步路也不能走，一口氣也喘不過來。可是在你們年輕的人把一切都改變了。請上帝保佑你們康健，給你們一個將軍的職位吧，我們很高興地祈望着呢，那個虛……虛什麼？」

「虛無派」阿卡提又清楚地說。

「是的，從前是黑格爾派，現在是虛無派了。我看你們怎樣在虛無，和虛空之中生存着，尼哥拉，請你按一下鈴，我現在要喝一點可可茶。」

尼哥拉按了一下鈴，口裏喊道，「鄧妮夏！但是出陽臺來的不是鄧妮夏，而是飛妮去嘉自己。她是個二十三歲的少婦，白白的皮膚，烏眼睛黑頭髮，和小孩子一樣的嗽起的紅嘴唇，一雙很文雅細膩的手。她穿一件很清潔的花布衫；一條藍圍巾輕輕的披在豐腴的肩上。她端着一大杯可可茶，放在白福爾的面前，她感着非常不好意思，在那漂亮臉孔的嬌嫩皮膚下，湧上了一陣紅暈。她把雙眼垂下去，站在桌旁，把指尖撐在桌上。她好像走到這裏來非常難為情。但同時又覺得她是有到這裏來的權利。

白福爾皺着眉頭，尼哥拉顯出不安的樣子。

「飛妮去嘉早安，」尼哥拉含糊地說。

飛妮去嘉答道「早安。」聲音並不高，但很清楚。她斜睨了阿卡提一眼，他和藹地向她微笑了一下。她輕輕地走出去了。她走時步法不很整齊，但與她倒還相稱。

在露臺上的幾個人，暫時靜默了一下。白福爾喝着他的可可茶，忽然抬起頭來，低聲說，「虛無派先生來

原
书
空
白
页

「走到近白楊樹林子那兒一個小沼澤，我走去時驚散了五六隻山鷓。要是你看見，一定會打死他們了，阿卡提。」

「那麼，你是不歡喜打獵的？」

「不。」

「你是專門研究物理學的吧？」白福爾插口問道。

「是的，物理學和一般的自然科學。」

「聽說條頓人近年來在這方面有很大的成就。」

「是的，在這方面德國人實在是我們的先生。」巴莎羅夫很隨便的答道。

白福爾不說德國人而說條頓人，顯然是有譏嘲的意味，但是誰也沒有覺察到。

「你這樣贊賞德國人嗎？」白福爾十分有禮地說。可是他漸漸起了一種厭惡。巴莎羅夫的冷淡的態度是惱怒了他的貴族的性情。這個醫生的兒子非但沒有一點怕懼，並且答話時，總是唐突地冷淡地，而且帶着粗暴近乎無禮的聲調。

「德國的學者都是些有才幹的人。」

「啊，俄國的學者你大概不會這樣稱讚他們吧？」

「也許是的。」

「這樣的謙遜，真使人佩服。」白福爾把身子一伸，頭向後一仰，說：「可是，怎麼阿卡提又對我們說，你不承認任何權威的呢？你不信任他們嗎？」

「要我怎麼承認他們呢，而且有什麼可以使我信仰的呢？他們告訴我一種真理，我同意他們的意見，不

過如此而已。」

「那麼德國人說的都是真理？」白福爾說的露出漠不關心的神氣，好像一下就退到九霄雲外去了。
「不是完全這樣。」巴莎羅夫打着呵欠答道。他顯然是不想繼續這爭論了。白福爾望了一下阿卡提，好像是對他說：「你的朋友真有禮貌。」

他勉強的說道：「我呢，是一個舊派的人，我卻不喜歡德國人。我現在自然不是說在俄國的德國人，因為我們誰都知道他們是那一類的人。但就是在德國的德國人，我也不喜歡。從前還有幾個，他們也出了幾個什麼辭婁（註一）、哥德（註二）……我這位老弟，是特別重視他們的……可是現在的德國人都變成了化學家和唯物主義者了……」

「一個好的化學家比二十個詩人還有用呢。」巴莎羅夫插嘴說。

「哦，當真嗎？」白福爾好像要睡着的樣子，把眉頭稍爲抬一抬道。「那麼我想你是不承認藝術的？」

「承認弄錢的藝術，還是承認賣藥廣告的藝術？」巴莎羅夫冷笑地說。

「啊，啊！你真會開玩笑。那麼你一切都否認了？你只相信科學了？」

「我已對你們說過，我什麼都不信；什麼叫做科學——是抽象的科學嗎？科學是有的，好像有某種行業，某種職務一樣；可是抽象的科學是不存在的。」

「很好很好，那麼關於人類行爲的其他習俗，你也取同樣否定的態度吧？」

「這算什麼，是考問我嗎？」巴莎羅夫問道。

白福爾的臉色有點變了，尼哥拉覺得他應該插進去調停了。

「我們改天再來詳細討論這個問題吧，親愛的巴莎羅夫；我們要聽聽你的高見，同時也要發表一下我

們自己的見解。在我個人是非常喜歡你研究自然科學。聽說黎皮格（註三）對於改良地質方面有些驚人的發現。你可以幫我在農務工作方面改良一下；你可以教我些有用的方法。」

「我很願意効勞，尼哥拉；可是比起黎皮格來卻相差幾千萬里了！一個人先得認識字母，然後纔能讀書。我們現在還沒有認識字母哩。」

「你確實是個虛無派，尼哥拉心裏想道。口裏卻高聲說，『無論如何，以後總要隨時請教哥哥，我想我們現在應當去同管家商量事務了。』」

白福爾站起。眼並不望人說道：『是的，一個人在這種鄉下住上五年，遠離了大賢人，真不幸得很，他馬上會變成蠢物了。你也許極力想不把你所學的東西忘掉，然而一剎那間人們就會證實給你聽那些都是無用的東西了，並且會告訴你，有知識的人久已不做這些愚蠢的事了。你就成了一個用舊了的老古董。這有什麼辦法呢。年青人當然比我們聰明。』

白福爾慢慢地轉過腳跟，慢慢地走了，尼哥拉跟着他走去。

他們剛把門關上，巴莎羅夫便冷淡地問阿卡提道：『他一向是這樣的嗎？』

「我說，巴莎羅夫，你太使他難堪了，阿卡提說，『你觸了他的怒了。』」

「那麼，要我去看重這些村鄙的貴族嗎？這種都是虛榮心，名流的積習和愚蠢罷了，既然他的嗜好是那樣的，他該住在彼得堡繼續他的事業。別再說他吧！我找到了一種少見的水甲蟲，叫做 *Dystiscus Marginatus*。你知道這種蟲嗎，我拿來給你看看。」

「我答應過要把他的歷史講給你聽，阿卡提說。」

「水甲蟲的歷史嗎？」

的。」
「巴莎羅夫，我伯父的歷史。你聽了就會知道他不是你想像的那種人。他是應當同情，不應當受冷笑的。」

「我不想來反駁你，但是爲什麼要去惦念他？」

「一個人應當公平些，巴莎羅夫。」

「那末，他的歷史怎樣呢？」

「你聽……」

阿卡提所講他伯父的歷史，讀者請讀下章便知道了。

(註一) 辭妻 (Schiller，一七五九——一八〇五) 德國大詩人。

(註二) 哥德 (Goethe，一七四九——一八三二) 德國大詩人。

(註三) 黎皮格 (Justus Freiherr Vor Liebig，一八〇三——一八七三) 德國大化學家。

七

白福爾也和他弟弟一樣，起初在家裏受教育，後來進了貴族少年教育班。他從小就爲了長得好看起来引人注意。而且他很有自信心，還帶了些談諧諷刺的成分，所以人家都很喜歡他。他一得了將校的委任，便到處看見他在走動了。他很受社會上的贊美，他也縱情於一切的遊玩，吃，喝，而且還裝腔作勢，可是就是這些事，能引人喜歡。女子們簡直爲了他而顛倒若狂，男子們稱他做花花公子，暗地裏卻羨慕他。我們已經說過，那時候他和他的兄弟住在一塊，他十分愛他的兄弟，雖然他們的性情很不相同。尼哥拉有點拐腳，他的細小而和氣的面貌，時常帶有幾分愁容。小小的黑眼睛，稀疏的軟頭髮，他爲人很懶散，但是也喜歡讀書。他和人交際很膽

小白福爾卻沒有一晚住在家裏，他的敏捷和大膽是有名的（使運動能流行於貴族少年之間的就是他）他至多只看過五六本法國小說。二十八歲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上尉。他的前途正充滿着光明的希望。不料一切事情忽然都改變了。

在那時候，彼得堡的社交界裏，常常可以看到一位R公爵夫人，就是到現在都還有許多人記得她，她的丈夫是個出身於貴族，受過良好教養的。只是有些兒傻相。她並沒有兒女，時常忽然到外國去，忽然又回到俄國來，總之，她是過着一種古怪的生活。人家都說她是個輕浮的媚婦。她無論對那一種娛樂，都是盡情的享受。跳舞要跳到精疲力極，時常同少年人笑着玩着。在吃晚飯前暮色蒼茫的時候，在客廳中接待他們。可是一到夜晚，她便哭泣起來，禱告起來，不能安靜，時常在房間裏走到天明，痛苦地絞弄着兩手，或是面色慘白，身體戰慄着對着一本聖詩坐到天亮。一到天亮，她又變成了上流社交界的女子，她又走出門去，笑着談着。只要能給她一點消遣的地方，她便進去。她的身材長得長短合度；她的金黃的頭髮，像金子一樣的沉重，下垂到膝邊，但是沒有人能說她是個美人，她的面部惟一好的地方是一對眼睛，但便是她的眼睛也不算生得好，那對眼睛是灰色的，並不很大——只是她的眼光是敏捷而深沉，不關心到傲慢的程度，深思到憂鬱的樣子——真有一種難以了解的眼光。就是她在說無聊的閒話時，那雙眼睛也會閃出奇異的光來。她穿的衣服也十分講究。

白福爾在一個跳舞會裏碰見了她，同她跳了一次馬熱嘉舞，在跳舞的時候，雖然她沒有說過一句合理的話，可是他卻熱烈地愛她了。他是常獲勝利的。這一次也不久達到了目的，可是這種容易的成功，並不會使他的心冷下來。反而使他更加委曲地緊緊地束縛在她的裙下，至於她呢，就是完全把身子委他的時候，似乎也還有點東西依然神秘得不可捉摸，這些東西，沒有人能看得透。那個心靈裏到底藏着些什麼，那只有天知道了。好像她是受一種神秘力的支配，就是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力量；那些力量似乎在隨意地播弄她。

的理智卻無力去駕御他們。她的行動完全是矛盾的；她寫給一個陌生人的幾封信，要是被她丈夫看見了，一定會懷疑她的。她的愛情總帶有憂鬱的成分。她對她自己所選擇的愛人，既不對他笑，也不和他玩，只是帶着迷惑的神色望着他，聽着他。有時常會突然的把這迷惑的神色變成了寒冷的恐怖。她的面上帶着狂妄的像死人一樣的表情。她有時把自己關在臥房裏，她的女僕把耳朵貼着鎖孔去聽，可以聽見一種痛苦抑鬱的啜泣聲。白福爾也常在一個幽會之後回家時，內心覺到傷心痛苦的煩惱，這種煩惱只在完全失敗的時候纔會發生的。

『我還想要什麼呢？』他自己問着自己，同時他的心中又十分沉悶。

有一次，他送給她一只戒指，寶石上彫一隻斯芬克斯。(註二)

她問：『這是什麼？是斯芬克斯嗎？』

他答：『是的，這斯芬克斯就是你。』

她慢慢兒舉起謎一樣的眼睛來問道：『我嗎？你太恭維我了！』她帶着毫無意義的微笑說着，同時她的眼光還是那麼神祕。

在R公爵夫人愛白福爾的時候，白福爾已經感到十分痛苦，而當她對他的情感漸漸冷淡下去時，他簡直要發瘋了。心理非常痛苦，非常嫉妒。時常纏繞着她，到處跟着她。她對於他的到處追隨漸漸覺得討厭，後來她便跑到外國去了。他對於朋友的勸慰，長官的忠告，一概不聽，便辭去了軍職，尋訪她去了。他在國外跑了四年，有時追隨着她，有時又故意的離開她。他自己覺得很慚愧，對於自己的沒有氣骨很憤慨……可是一點也沒有用。她的形影她的不可理解的，無意義的，而迷人的形影，總是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上。後來在德國的巴登，他們又和從前一樣的要好了；而且她好像從來沒有這樣深切的愛他過……但是不到一個月，便什麼都完

了；火燄發了最後一次的光，便永遠熄滅了。他知道他們總免不了要別離的，想退一步和她做個朋友，好像同這樣一個女子做朋友總還可以……她卻祕密地離開了巴登，而且此後永遠躲避白福爾，他又回到俄國，想再過他從前的生活；但是他不能再回到他原來的職位去了。於是他就像一個發了狂的人一樣，東西南北地流浪着；他還到社交界去；他還保有世故很深的人的習慣；而且他還可以誇耀，又有兩三個女子愛他；但是他對於自己，或對於他人，都已沒有什麼期望了，所以他什麼事也不去做，他漸漸地頭髮白了；每晚在俱樂部裏消磨他的時間，感覺得很煩悶，很無聊，時常參加獨身者的辯論會，這已成了他必要的事務了——我們都知道，這是不好的現象。他自然對於結婚的問題，一點也不去想了。這樣的過了十年，無精無彩的過了去——而且很快的，飛快的過去了。無論什麼地方沒有像俄國的光陰過得快。有人說，在監獄裏的光陰過得更快。有一天，白福爾在俱樂部裏吃晚飯，聽見了R公爵夫人的死音。她死在巴黎，死時近於瘋狂的狀態，聽了這個消息，他從桌子邊站起身來，在俱樂部的屋裏踱來踱去，有時在鬪牌人們的桌邊呆呆地站一會，他依然等到平常歸家的時候纔歸去。過了一些時候，他接到一個包裹，包裹就是他送給公爵夫人的指環。她在斯芬克斯上面劃了一個十字形，還寫了幾個字，說謎的答案就是十字架。

這是在一八四八年的開始，正是尼哥拉夫人死了，到彼得堡去的時候。自尼哥拉住到鄉間去後，白福爾就很少看見他；尼哥拉結婚的時候，正是白福爾和公爵夫人開始認識的時候。他從國外回來時，曾到尼哥拉那裏去，本想住兩個月，表示同情他弟弟的幸福，但是只住了一星期。因為他們倆的情形相差太遠了。到了一八四八年，他們間的不同便漸漸地小了。尼哥拉失去了他的夫人，白福爾失去了他的想像的人——自從公爵夫人死後，他便抑制自己不再去想她，可是他們倆的感覺還是有點不同。尼哥拉感覺到一生過着很好的生活，他的兒子也親眼看他長大了；而白福爾卻正相反，他依然是孤零的獨身者，而且走入了悔恨近乎希

望希望近乎悔恨的黯淡朦朧的時期；青春是過去了，老年還不會來。這樣的時期，使白福爾更感到苦痛，因為他失去了過去，也就失去了所有的一切了。

『我現在不再請你到馬利諾（他爲了紀念已死的夫人，所以取這莊名）去了，』一天，尼哥拉對他這樣說，『我妻子還在的時候，你到那兒去還覺得無聊，現在去時，真要使你更氣悶了。』

『那時候我愚蠢好動，』白福爾說，『我即使沒有比以前聰明，卻鎮靜得多了。所以，如果你現在要我去，我倒很想常和你一塊兒住。』

尼哥拉高興得擁抱起他來，可是又過了一年半，白福爾纔決定實行他的計劃。但他到了鄉間以後，便一直不離開了。便在尼哥拉到彼得堡去和他兒子住了三個冬季的時候，他也沒有走過，他開始看看書，大半是英國書；他過的生活也是英國式的。很少和隣居住來，只有在選舉時纔出去，就在選舉場上他也不大說話，偶而發言，他那自由主義的言論總是使舊派的地主們又討厭又驚慌，而又不和新派的代表接近。但無論舊派新派的代表都說他傲慢，可是又誰都恭敬他，爲了他優美的貴族的態度；爲了他情場百勝的榮譽；爲了他穿得華麗的衣服，住的最上等旅館的最上等房屋；爲了他吃得很考究，而且還曾在法王路易·菲利普的筵席上和英國名將惠靈頓同過席，爲了他無論到那裏去，總帶着一付銀的梳妝盒，和一個旅行用的浴盆；爲了他身上時常有一種上等香水的香味；爲了他打牌打得很好，可是時常輸錢；最後一點，他們恭敬他的，是爲了他非常的誠實。女子們還覺得他十分的浪漫，可是他早已不和女子們來往了。

『所以你看，巴沙羅夫，』阿卡提講完了這段歷史說，『你剛纔批評我伯父的說話多麼不公平！更不必說，他好幾次的幫助我父親解決困難，把他所有的錢都交給我父親——你大概不知道他們還沒有分家——他很高興幫助他人，對於農人他總是極力的維護；雖然他同他們談話的時候，時常皺起眉頭和嗅着香』

水。」

「無疑的，是神經病，」巴莎羅夫插嘴說。

「也許是，可是他的心很好，而且他也並不蠢。他給了我很多有益的教訓，尤其是……尤其是關於女子方面的。」

「啊，啊，我們知道的，受了沸水燙過的狗，是見了冷水都怕的。」

「總而言之，」阿卡提繼續說，「他實在是最不幸的人，要輕視他是罪過的。」

「誰說是輕視他？」巴莎羅夫又說，「不過，我以為一個人，把自己的一生完全放在女子身上，而當這種生涯失敗時，便悲苦而失意地萬事灰心了，這種人是枉為男性，而沒有男子氣概的。你說他是不幸者，可見你還沒有完全了解他的頭腦裏面，還是不曾把那些愚蠢氣味洗脫了呢。據我看來，他依然自以為是一個優越的人，因為他覺得他在讀加里南尼雜誌，並且每月有一二次的赦免農民的鞭撻。」

「但是你要曉得，他所受的教育和他所生長着的時代呀！」阿卡提懇切地說。

「教育，」巴莎羅夫又插嘴說，「每一個人都應該自己教育自己的，譬如，像我吧……至於所謂時代，為什麼要受時代支配，難道我不會支配時代嗎？朋友，這些都是由於自己淺薄，自己沒有骨子呀！並且在男女中間究竟有了點什麼神祕關係呢？我們生理學者是明白這些關係的。你可以研究一下眼睛的解剖，到底你所謂謎一樣的眼睛是從那裏來呢？這些都是浪漫派和美學者的無意義的瞎說。倒不如去看我的水甲蟲來得有意義。」

於是這兩位朋友一同跑到巴莎羅夫的房裏，這房裏已經充滿着外科醫藥的氣味，和廉價的香煙氣味混合着。

(註一)斯芬克斯(Sphinx)是希臘神話裏面人面獅身的女妖，常在路旁叫往來的人們猜她的謎——早晨四隻腳，中午兩隻腳，晚上三隻腳——如果猜不中，她就將這個人吃了。後來此謎為帥底布斯(Cupidus)所猜中，說這謎是象徵人生由嬰兒而少年，而老年的三個時期的。於是她便羞憤而自盡了。

八

白福爾當其弟弟在和總管談話的時候，在旁邊沒有停留多久。這總管是瘦長的身材，輕微的聲音，狡猾的眼睛，對於尼哥拉所講的話，總是『是，是，老爺』這麼回答，並說一般農人都是些盜賊和酒鬼。他們的田地最近有了新改革的制度，可是，好像不會塗油的車輪一樣，好像潮濕木材所製的家具一樣，總覺不大便利。尼哥拉雖沒有灰心，但常常嘆氣，煩悶，他覺得沒有錢什麼事情都不能做，而他的錢是已經用完了。阿卡提講的話是真的，白福爾是常常幫助他弟弟的。他一看看到他弟弟煩惱的時候，往往沉思似的跑到弟弟的窗口，把手伸進袋子裏，一面說，『我給你點錢』，就把錢給他了。但今天因為他自己也沒有錢，所以覺得不如走開好。這些管理農務的瑣碎事情他也討厭，並且他常常覺得尼哥拉雖然熱心而勤苦地管理田產，但事情總辦得不大妥當，雖則他也不能確切指出其不對的地方。他想：『我弟弟做事總不大適當，他在受人捉弄。』同時尼哥拉也相信白福爾有辦事才幹，所以常常去問他。尼哥拉常常說，『我是個軟心腸的弱者，過了一生的鄉野鄙陋生活，你是見過了許多人情世故；你的眼光和鷹一樣，能看透人們的一切。』白福爾聽到這些話，常是掉過頭來一聲不響，但也不反對他弟弟所說的話。

只留尼哥拉一人在書房裏，他便沿着分此屋為前後部的廊下走着，當他走到一所低低的門上，他躊躇似的停步了，摸了摸鬍子，便敲門了。

「那一位，請進來！」是飛妮去嘉的聲音。

「是我，」白福爾說，他就把門推了。

飛妮去嘉抱了小孩馬上從椅子上站起來，便把小孩交給女傭，女傭馬上把他抱出門外去了。飛妮去嘉又急忙整頓一下自己的胸衣。

「對不起，打擾你了，」白福爾這樣說時眼睛並不望她，「我想託你……聽說他們到城裏去……請你託他們給我買點綠茶來。」

「好的，你要買多少？」飛妮去嘉回答。

「噢，我想半磅够了。你這裏的式樣改了。」他說時向四周約略望了一下，又望了望飛妮去嘉的面孔。「我是說這裏的窗簾，」他看她不懂他的話，所以又這樣解釋着。

「是的，掛了窗簾了，是尼哥拉給我的。不過已經掛得好久了。」

「對啦，我也好久沒有來看你了。現在這裏弄得很漂亮了。」

「這是尼哥拉的好意，」她輕輕地說。

「你住在這裏總比從前的小房子裏舒服點吧？」白福爾很有禮貌地問。可是一點笑容也不露。

「是的，這裏比較舒服點。」

「現在誰住在那邊了？」

「是洗衣婦住在那兒。」

「哦！」

白福爾半晌不語。飛妮去嘉心裏想，「他現在要走了；可是他不走，她只得站在他面前，動也不敢動。」

『爲什麼你把小孩子嘎人抱走了？』末了白福爾說：『我喜歡小孩子，抱來我看。』

飛妮去嘉臉孔通紅的，心裏又慌亂又歡喜。她很怕白福爾，因爲他一向很少同她說話。

『鄧妮夏』她喊道：『請你把米第亞抱來。』（飛妮去嘉對全屋子裏的任何人說話，總是很客氣的。）

『可是等一等，他得先穿一件襪子。』飛妮去嘉走向門口去。

『那不要緊，』白福爾說。

『我馬上回來，』飛妮去嘉答着，很快的走出去了。

白福爾一個人在房裏，他特別仔細的向周圍看了一下。這間小房間卻收拾得很清潔很舒適。有一股新油的地板和甘菊的香味。靠牆放着幾張古琴式靠背的椅子，是已故的將軍在出征波蘭時買的；牆角上放着一隻小牀，掛着一個洋紗牀帷，旁邊放有一只高蓋的鐵箱子。對面的角上，有一盞小燈點在熏黑了的聖尼哥拉的大聖像面前；一個小小的破雞蛋用一根紅絲線在像上凸起的圓光上懸掛着，垂下到胸前，窗口有幾隻綠玻璃缸盛有去年的菓醬，嚴密的封着，紙蓋上飛妮去嘉寫有『菓司醬』幾個大字，這是尼哥拉最愛吃的菓醬。一隻籠子繫在天花板上垂下來的一根繩子上，籠內有一隻短尾巴的金翅雀；在不斷的吱喳着跳躍着，鳥籠也不斷的在搖晃，籠裏的苧蔴子也輕輕的跌落到地上來了。抽屜櫃上面的牆上掛有幾張照得很壞的尼哥拉的相，每張都不相同，而且都是過街的照相師所攝的，另掛有一張飛妮去嘉的像，照得更不成樣；在深黑的鏡框裏，只看見一個沒有眼睛的臉孔，帶有勉強的笑容，此外什麼都看不出；在飛妮去嘉的像上面有一幅畫，畫着一個俄國名將 General Yermolov，穿着一件紗外套，怒氣勃勃的望着遠處的高加索的山，下面卻有一個插針的鞋子式的絲墊子正掛在他的額上。

過了五分鐘，隔壁有繚繚的響聲和低語的聲音。白福爾從抽屜櫃上拿起一本油垢的書，是馬沙爾司基

的「搶手」，翻了幾頁……房門開了，飛妮去嘉抱着米第亞走進來。她已給他穿上了一件繡花領的紅布衫，頭髮也梳過，臉也洗過了；他的呼吸氣很大，身子總在動着，一雙小手在搖着，這是所有健康的小孩子都是如此；不過他那件美麗的紅布衫，卻顯然有特殊的效力，使這個小胖子的臉上，露出一種愉快的神情來。飛妮去嘉的頭髮也梳得很整齊，頭巾也披得很好看，可是她就是先前那樣也就很可以了。難道世界上還有比一個美麗的母親抱一個強健的孩子更動人的嗎？

「這孩子多胖！」白福爾和藹地說，用他食指的長指甲在米第亞的雙頰下呵着癢。小孩子一面仰望着金翅雀，咯咯地笑了。

「這是大伯，」飛妮去嘉說，一面垂下臉去貼近他，輕輕地搖着他，這時鄧妮夏悄悄的把一枝點着的香放在窗口，底下放了一個半便士的錢。

「他有幾個月了？」白福爾問。

「六個月；到十一號就是七個月了。」

「不是八個月了麼，飛妮去嘉？」鄧妮夏膽怯地說。

「不，七個月；怎麼有八個月！」小孩又哈哈的笑起來，望着大箱子，忽然用他五個小手指抓他母親的口鼻。「調皮的小孩子，」飛妮去嘉說，並不把臉閃開。

「他很像我的兄弟，」白福爾說。

「不像他，像誰呢？」飛妮去嘉想。

「是的，」白福爾接着好像對自己說；「真是十分像。」他注意地，幾乎是憂鬱地望着飛妮去嘉。「這是大伯，」她又說了一遍，這次的聲音說得很低。

「啊，白福爾，你在這裏！」忽然聽見尼哥拉的聲音說。
白福爾急忙轉過身來，眉頭一皺，可是他的兄弟望着他又是快樂，又是感激的樣子，他也不能不回以一笑。

「我倒有一個很可愛的小孩子，」他說着，看了一眼錶。「我走來說要買點茶葉。」
白福爾顯出很淡漠的樣子走出去了。

「他自己走來的嗎？」尼哥拉問飛妮去嘉。

「是的，他打了一下門，就進來了。」

「唔，阿卡提有來見過你沒有？」

「沒有。我不如搬回小房子裏去吧，尼哥拉。」

「爲什麼？」

「我想在那邊也許方便點。」

「不——不，」尼哥拉躊躇地說，摸着他的額角。「我們早搬去倒好了……喂，小胖子。」他忽然高興起來，走近孩子身邊，親他的頰，又彎下腰去，猛吻了一下飛妮去嘉的手，她的手放在米第亞的紅布衫上，愈襯出乳一樣的白了。

「尼哥拉，你幹嗎這樣？」她低聲的說，把眼睛垂下去，然後又慢慢地抬起來。她舉目窺視的時候，溫柔地嬌憨地一笑，那種眼睛的表情真是嫵媚。

尼哥拉是這樣認識飛妮去嘉的。三年前他有一次在遠處的村鎮上一個旅店裏住了一晚。他感覺到他所住的那個房間非常清潔，床上的被褥也很潔淨，心裏很適意。他想這店裏的婦人一定是個德國人；可是她

卻是個五十歲上下的俄國人，穿得很整潔，像貌也很端正，很通達事理，口齒也很清潔。他吃早茶時和她談了一會，非常喜歡她。尼哥拉那時纔搬入他的新屋，他不願用農奴在房子裏，正要雇一個僕人，而旅店女主人這一方面卻正怨訴着來這鎮上的旅客不多，維持不易；他便向她提議到他屋裏去和他管家；她就答應了。她的丈夫早已身故，只留下一個女兒，飛妮去嘉。不到兩星期，阿里拉（新管家的名字）就帶了她的女兒到馬利諾莊來，就住在那個小房間裏。尼哥拉的選擇倒很不錯。阿里拉把屋子裏處理得很有秩序。至於飛妮去嘉，那時才十七歲，沒有人提到她，也很少有人看見她；她很安靜地住着。只有在星期日，尼哥拉才能在教堂的角上看到她那雪白的臉孔的側面。這樣的過了一年多。

一天早晨，阿里拉走進他的書房，照例很恭敬的鞠了一躬，她說她的女兒被火爐裏的火星爆傷了眼睛，問他有沒有藥醫。尼哥拉像所有長住在家裏的人一樣，研究過一點醫學，還備了一些治療的藥品。他立刻叫阿里拉把病人帶來。飛妮去嘉聽說主人要她去，心裏非常害怕；可是她還是跟她母親來了。尼哥拉帶她到窗口，雙手捧住她的頭，仔細地診察了她的紅腫的眼睛之後，就開了些敷洗的藥水，立刻親自把它配起來，把手巾撕成一片一片，告訴她怎樣的應用。飛妮去嘉聽他說完了話，就想走了。阿里拉道：『親了主人的手再走啊。傻孩子。』尼哥拉並沒有伸出手來給她，卻慌亂地自己在她垂下去的頭上分開的頭髮上吻了一下。飛妮去嘉的眼睛不久就好了，但她所給予尼哥拉的印象卻沒有立刻就消逝。他腦裏常常縈迴着那純潔、秀麗、怕羞地舉起來的臉，他手掌上常常覺到柔輦的頭髮，常常看到天真而半開着的嘴唇，從那兒露出珍珠似的牙齒，在太陽裏發閃着潤濕的光。他以後在教堂裏就很注意地看她，並想了種種法子來和她談話。起初她對他有點怕羞，有一天薄暮的時候，她在麥田裏一條狹隘的田道上遇見了他。她跑進滿是矢車菊和苦艾的濃密的麥田裏去，因為這樣他們便不會面對面遇到了，他在金黃色的麥穗中看見她的小頭，像一隻小鳥一樣，伸出

來探望，他便和愛地叫她道：

「你好嗎，飛妮！去嘉我不會咬人的。」

「你好啊，」她低聲說，可是依舊不出來。

後來她漸漸的和他相熟了，可是見了他還是怕羞，她的母親，阿里拉，忽然患虎列拉症死了。飛妮去嘉該怎樣呢？她傳有她母親的愛好秩序，規律和禮貌的習性；可是她年紀又輕，又孑然一身。尼哥拉又很和善，又能體諒人……其餘也就不用了……

「我的哥哥是這樣進來看你的麼？」尼哥拉問她。「他敲一下門，進來的，是嗎？」

「是的。」

「唔，這是很好的。讓我來給米第亞拋一下。」

尼哥拉把米第亞幾乎拋得天花板那樣高，拋得小孩子十分歡喜，母親非常擔心，每一次把小孩子拋上去時，她總伸出手去接他那光着的小腿。

白福爾回到他美術化的書房裏去，書房牆上糊有青灰色的美麗的紙，有些軍器掛在釘在牆上的一條彩色的波斯絨毯上；胡桃木的傢具，舖有深綠色的天鵝絨，一個古老的黑橡木的文藝復興時代形式的書架，一只華麗的寫字桌上放有幾個青銅像，還有一個壁爐。他倒身在沙發上，把他的雙手抱着後腦，一動也不動的靠着，臉上露出差不多是絕望的神氣，望着天花板。不知是爲了不讓那牆壁看見他的神色哩，還是爲了別種緣故，他站起來放下那厚重的窗帷，又倒身坐在沙發上了。

九

就在這天巴莎羅夫也和飛妮去嘉相識了。他和阿卡提在花園裏散步，對他解釋爲什麼有些樹，尤其是橡樹，長得不好的原因。

「你們應該在這裏種幾株白楊和雲杉，或者菩提樹，給它們加一些肥土。這個亭子旁的花就長得好」，他說，「因爲這是合荆欒和紫丁香花，這些都容易種植的樹，不用十分看顧的啊，這裏有人哩。」

亭子裏坐的是飛妮去嘉，鄧妮夏和米第亞。巴莎羅夫站住不動，阿卡提向飛妮去嘉點點頭，彷彿是招呼老朋友。

「那是誰？」巴莎羅夫等她們走過去了就問。「這個女子不錯！」

「你是說那一個？」

「你知道；其中只有一個生得不錯。」

阿卡提感覺到有點不好意思地簡單的告訴他飛妮去嘉是誰。

「啊哈！」巴莎羅夫說，「你的父親的眼光真不差。我很喜歡他，你的父親，噯，他真是個快樂人。不過我也得認識認識她。」他說着轉身向亭子走去。

「巴莎羅夫，阿卡提驚慌地在後面叫他，「請你留心點你的語言行動。」

「你不必擔心，巴莎羅夫說，「我知道怎樣的對人應事——我可不是什麼獸漢。」

他走到飛妮去嘉那邊，脫下他的帽子。

「請讓我來介紹我自己，」他恭敬地鞠了一躬說。「我不是什麼壞人，而是阿卡提的一個朋友。」

飛妮去嘉從椅子上站起來，眼望着他，卻沒有開口。

「這個孩子多可愛！」巴莎羅夫繼續說，「不用煩慮，我的讚美從不會有什麼厄運的。他的兩頰怎樣這

樣紅他是在出牙嗎？」

「是的，」飛妮去嘉說；「他已經出了四個牙了。現在牙根又腫了起來。」
「給我看，不用害怕，我是個醫生。」

巴莎羅夫抱起那小孩子，他卻並不掙扎，也不着驚，使飛妮去嘉和鄧妮夏大大驚異。

「看見了，看見了……沒有什麼事，一切都很好；他將來長的一排牙齒是很好的。要是有什麼不好，請你告訴我。你自己身體很好吧？」

「託福，很好。」

「真的——身體是最重要的。你好嗎？」他轉身向鄧妮夏說。

鄧妮夏在主人的屋子裏是很拘謹的，出了門又很頑皮了，她只咯咯的笑了一笑。
「唔，那就很好。把你的孩子抱去吧。」

飛妮去嘉抱過她的孩子來。

「你抱着他一點都不響，」她低聲的說。

「小孩子抱在我手裏總是很好的，」巴莎羅夫答道，「我對小孩子是有方法的。」

「小孩子也知道誰愛他們，」鄧妮夏說。

「是的，他們自然知道，」飛妮去嘉說。「米第亞有些人是不要他抱的。」

「他要我抱嗎？」阿卡提在老遠的地方站了一會之後，走到亭子裏來說。

他哄着米第亞抱到了他的手裏，可是米第亞把頭往後一仰就哭了，使飛妮去嘉很不安。

「過幾天我和他相熟點再抱吧，」阿末提很隨便的說，這兩個朋友就走開了。

「她叫什麼名字？」巴莎羅夫問。

「飛妮去嘉……飛陀西亞，阿卡提答。

「她父親的姓呢？也得知道她的姓才行。」

「尼哥拉夫那。」

「好極。我喜歡她的是在她並不十分怕羞。我想有些人卻認爲這一點是她的短處。那是多無聊！爲什麼她怕羞呢？她是一個母親——她是沒有錯的。」

「她是沒有錯，阿卡提答，『可是我的父親——』

「他也是沒有錯，巴莎羅夫插口說。

「不，我卻不以爲然。」

「我想你不喜歡多一個承繼人吧。」

「我真想不通你怎麼會把這種念頭加在我身上！」阿卡提氣憤地說，「我不是爲了這一點而認爲我父親不對。我想他應當正式的娶她。」

「赫赫！」巴莎羅夫鎮靜地答道，「我們的度量多大！你還這樣的重視結婚儀式，倒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兩個朋友靜默地走了幾步。

「你父親的產業我已全看過了，巴莎羅夫重新說，「牛是劣等的，馬是生病的，房屋是歪斜的，工人是遊蕩好閒的；只有那個管家還是一個傻子，或是一個惡棍，我還沒有十分弄明白。」

「你今天真喜歡說壞話，巴莎羅夫。」

「就是那班良善的農民，無疑的也在作弄你的父親。你知道俄國有句俗語說，「俄國的農人連上帝都要欺騙的。」」

「我倒有點同意我伯父說的話，」阿卡提說；「你的確看不起俄國人。」

「這算得什麼，俄國人的唯一長處就在他自己看不起自己。二乘二等於四，這才真是重要，其餘都是無聊。」

「難道大自然也是無聊嗎？」阿卡提說，凝思地望着遠處的光采四披的田野，明媚而柔和的日光，還沒有升到正中。

「照你所說的大自然也是無聊。大自然並不是一個廟，而是一個工廠，人便是工廠裏的工人。」

「這時候，一陣大提琴的長音調從屋子裏吹送出來。有人在奏着與國名曲家 Schubert 的祈望曲，情趣盎然，可是手法卻不很熟練。這種音調和美地在空氣中浮蕩着。

「那是誰？」巴莎羅夫問道。

「是我父親。」

「你父親會奏大提琴嗎？」

「是的。」

「他今年多大年紀了？」

「四十四歲。」

巴莎羅夫忽然大笑起來。

「你笑點什麼？」

「的確，一個四十四歲的人，一個一家之主，在這種偏僻的鄉村裏，還奏大提琴哩！」
巴莎羅夫接着又一陣大笑，阿卡提雖然尊敬他的導師，可是這一次卻連笑容都沒有露出來。

十

二星期過去了。馬利諾莊的人照常過着他們的生活，阿卡提很閒散的過活，巴莎羅夫卻做些工作。屋子的每一個人對於他的隨便的態度，簡短而唐突的言語都習慣了。尤其是飛妮去嘉和他更熟識，有一晚米第亞發了抽筋病，她派人去叫醒他，他走了去，照常的一半談笑着，一半打着呵欠，在她那邊逗留了兩點鐘，把孩子醫好了。在另一方面，白福爾卻一心的厭惡巴莎羅夫；他認為他是一個傲慢的，無禮的，諷刺的，鄙陋小人；他疑心巴莎羅夫並不尊敬他，而且還輕視他——他，白福爾！哥拉卻有點怕這個年輕的「虛無派」；而且懷疑他給予阿卡提的影響不知是好是壞；可是他很喜欢聽巴莎羅夫說話，更喜歡去看他做科學和化學的試驗。巴莎羅夫帶了一個顯微鏡來，時常用上幾個點鐘。僕役們也很親近他，雖然他時常嘲笑他們；他們總覺得他也和他們一樣，不是一個主人。鄧妮夏看了他時常咯咯的笑，有時像隻兔子一樣在他旁邊輕輕的跳着過去，偷偷的給他投一個有意義的眼光。彼得是個好矜驕而又非常蠢笨的人，終日的皺鎖着眉頭，他整個的長處只有外表很有禮，能夠一字一字的讀他的報，和很勤勉的刷他的衣服——就在巴莎羅夫注意他的時候，他也立刻的裝出一副高興的笑容來。農家的孩子們，就像小狗一樣跟着這位醫生跑。只有普羅柯費區那個老人不喜歡他；他端菜給他的時候，總帶着一種愠怒的臉色，叫他是「屠夫」和「暴發戶」，說他雖然長滿了鬍鬚，他的樣子還是像豬欄裏的豬。普羅柯費區在他的範圍內，也像白福爾一樣是一個貴族。

一年中最好的時候——六月初來了。天氣十分晴和，遠處雖然是鬧着虎列拉了，可是這一省的人民已

經見慣了這種景象了。巴莎羅夫照常很早的起來，出去走二三里路，並不是散步——沒有目的的散步他是
不去的——他出去是爲了採集植物和昆蟲的標本。有時他和阿卡提一塊去。時常在路上回來時發生一種
辯論，阿卡提老是失敗，雖然他說的話比他的朋友多。

有一天他們在外回蕩了很久才回來；尼哥拉走到花園裏去接他們，當他走到亭子裏時，他忽然聽見這
兩個少年人的急遽的腳步聲和說話聲。他們是在亭子的那一邊走，所以看不見他。

『你沒有完全了解我的父親，』阿卡提說。

『你的父親是個好人，』巴莎羅夫說，『可是他已是時代的落伍者了；他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

尼哥拉很用心的聽……但沒有聽到阿卡提的回答。

落伍的人了，這種思想使他一動也不動的站了兩分鐘，然後才慢慢的潛回家裏去。

『前天我看見他在念普式庚的詩集，』這時巴莎羅夫又說。『請你和他解釋，那是毫無用處的。你知道，
他不是一個小孩子；應該丟棄那些廢物了。現在這個時代還想什麼浪漫主義麼，給他點有用的書去讀吧。』

『該拿點什麼書給他呢？』阿卡提問。

『我想開始拿波卻納的物質與力給他讀吧。』

『我也這樣想，』阿卡提贊成道，『物質與力這書的文字很淺白。』

『似乎，』這一天飯後，尼哥拉坐在書房裏對他的哥哥說，『你和我都已經落伍了，我們的時代已經過
去了。唉，唉，也許巴莎羅夫是對的；不過我想有一件事使我很難過，我希望就在現在可以和阿卡提親近些；可
是我卻變成落伍了，而他已走向前面去了，我們不能互相瞭解了。』

『他怎樣已走向前面去了呢？他已經比我們高明了幾多呢？』白福爾不耐煩地問。『這是那個目空一

切的盧無派先生把那種思想放到他腦裏去的。我討厭那個醫生；在我看來，他只是個庸醫；我相信，雖然他解剖了許多田蛙，他對於醫學也不會有什麼成就的。」

「不，哥哥，你不要這樣說；巴莎羅夫是聰明的，他對於醫學很有研究的。」

「他那種自負的神氣使人引起反感，白福爾又插口道。

「是的，」尼哥拉說，「他很自負。可是似乎沒有自負就不成；這一點使我不明白。我以為我已盡量的在適應着時代；我創辦了一所模範農場；我盡力的幫助農人，所以全省的人都叫我「赤色急進黨」；我時常讀書，研究，竭力的去適應時代的要求——可是他們說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而且，哥哥，我也以為那句話是對的。」

「爲什麼？」

「我告訴爲什麼吧。今天早上我坐着在讀普式庚的詩……我記得，我正在念「The Gripsies」這首詩……忽然阿卡提走進來，一句話也不說，滿臉露出很和藹的神氣，好像當我是個小孩子，輕輕的把我的書拿去，放了另外一本書在我面前——一本德文書……他笑了一下，拿了我的普式庚詩集走了。」

「真的！他給你什麼書？」

「就是這一本。」

尼哥拉從口袋裏拿出一本第九版的波卻納的名著來。

白福爾拿在手裏翻了一下。「哼！」他說，「阿卡提倒留心起你的教育來。那麼，你有念這本書麼？」

「念的，我念了一下。」

「那麼，你以爲怎樣？」

『要不是我太蠢了，就是這本書完全是——胡說。我想一定是我太蠢了。』

『是不是你忘記了你的德文呢？』白福爾問。

『不，德文我還懂得。』

白福爾又把他的手裏的書翻了一下，從眼底望了他弟弟一下。兩個人都不做聲。

『啊，是的。』尼哥拉顯然想改變談話的題目，『我接到郭萊仁的一封信。』

『馬德維的信麼？』

『是的。他是來——是來省裏視察的。他現在是個要人了，他寫信給我說，因為都是親戚，他很想同我們會面，請你我和阿卡提到城裏去。』

『你要去嗎？』白福爾問。

『不，你去嗎？』

『不，我也不去。我們犯不着走五十俄里路去吃天鵝肉。馬德維無非想顯顯他自己的威風，他有全省的人會奉承他；像我們這種人不去也與他無損。真的，樞密院顧問的銜頭也着實不少。要是我還在軍隊裏服務，要是我還在當軍官，我現在也做了參謀總長了。而且，你我都都是落伍的了，你知道。』

『是的，哥哥；似乎我們該定做一口壽材，把雙手交叉着放在胸前了。』尼哥拉嘆口氣說。

『唉，我卻不願這樣容易的就屈服。』他的哥哥怨聲說，『我相信，我得和那個做醫生的吵鬧一次呢。』這天晚上喝茶的時候，他們果真吵鬧起來。白福爾走進客廳的時候，已經很生氣，決心的準備打架。他只等着一個藉口便向敵人進攻；可是等了很久也找不到什麼藉口。因為巴莎羅夫在『老丘莎諾夫』（他是這樣稱呼他們）的面前，向來很少說話，這晚他的心境又不好，只是喝茶，一杯又一杯的，一句話也不說。白

福爾忍着—肚子的氣；可是他的願望終於達到了。

他們的談話談到鄰近的一個地主。「腐化的勢利貴族，」巴莎羅夫冷淡地說。他在彼得堡會過他的。

「請問，」白福爾氣得嘴唇都發抖了，說，「在你看來，「腐化」和「貴族」這兩個字的意義是同樣的嗎？」

「我是說「勢利貴族，」」巴莎羅夫懶懶地喝了一口茶，答道。

「是的；可是我想你對於貴族和勢利貴族是同樣的見解的。我以為我該告訴你，我並不抱這種見解。我敢說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主張自由，贊成進步的人；可是，就爲了這種緣故，我尊重貴族——真正的貴族。好好的記着，先生。」（說到這句話，巴莎羅夫抬起頭來望着白福爾）「好好的記着，先生。」他嚴厲地又說了一遍——「英國的貴族。他們對於自己的權利一點也不放鬆，所以他們也尊重別人的權利；他們要人家對他們履行義務，所以他們也履行他們自己的義務。英國的自由是貴族所賜與的，也是貴族所維持的。」

「這類的話我們聽過許多次了，」巴莎羅夫答道，「可是你用這種話來證明什麼呢？」

「我要證明，先生，（白福爾氣得故意把他的話這樣省略的說，自然他知道這種話是不十分合文法，在這種話中還保留有亞歷山大時代的習慣。那時候的貴族說他們自己的語言時，也偶然的用這種拖沓的語句，譬如說，「自然，我們生來是俄國人，同時是上等人，向來是不管學者們的文法的。」）我要證明，先生，要是沒有個人尊嚴的觀念，沒有自尊心——這兩種觀念在貴族中是很發達的——社會的……公益……社會的組織就沒有堅固的基礎。人格，先生——是最重要的；一個人的性格，必須堅如磐石，因爲一切都建築在其上面。例如我深知你對於我的習慣，我的服裝，我的修飾，都覺得十分可笑，可是這一切都是從自尊的觀念，責任的觀念——真的，責任的觀念發生出來的。我雖然住在鄉間，住在荒村裏，可是我不能降低我自己。我尊

重我自己的尊嚴。」

「白福爾，請問，」巴莎羅夫說，「你尊重你自己，而抱着手坐着；那於「公益」有什麼好處呢？要是你不尊重自己，還不是一樣嗎？」

白福爾臉色都轉白了。「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我現在絕對不需要對你解釋，爲什麼我抱着手坐着，隨你怎麼說都可以。我要告訴你的就只是貴族制度是一種主張，在我們的時代，除了不道德的或蠢笨的人外，沒有一個人是可以沒有主張而生活的。阿卡提回家的第二天，我就對他說過，現在我再重說一遍。對不對，尼哥拉？」

尼哥拉點了點頭。「貴族制度，自由主義，進步，主張，」同時巴莎羅夫說：「要是你想想，多少外國的：無用的名詞，對於一個俄國人是一點也沒有用的。」

「照你說來，什麼是有用的呢？聽了你的話，我們都是人類以外，法律以外的東西了。可是——歷史的理論需要……」

「可是理論與我們有什麼關係？我們沒有它也可以生存。」

「你這是什麼意思？」

「喔，就是說，我希望，你飢餓的時候，不必用「理論」來放一塊麪包到你嘴裏。這些抽象的名詞與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白福爾拚命的搖手。

「總之，我不明白你。你侮辱俄國人。我不瞭解你怎麼能够不承認主張，規律！那麼你根據什麼去行動呢？」

「我早已對你說過，伯父，我們不承認任何權威的。」阿卡提插口道。

「我們根據我們認為有用的事去行動。」巴莎羅夫說。「現在的時候，否認是最有用的——所以我們就否認——」

「一切？」

「一切！」

「怎麼，不單是藝術和詩歌……而且連……真不敢說……」

「一切。」巴莎羅夫又說一遍，態度非常的鎮靜。

白福爾凝視着他。他簡直料不到這着；同時阿卡提卻高興得臉都發紅了。

「可是，我以為，」尼哥拉說，「你否認一切；或者正確地說，你破壞一切……可是，你知道，同時也得建設啊。」

「那不是我們現在的事……第一先得把地上掃除乾淨。」

「現在一般人的情形是需要它。」阿卡提莊重地說，「我們必須實行這些需要，我們沒有權利只想滿足我們個人的利己主義。」

巴莎羅夫顯然不喜歡這最後的一個名詞；因為哲學的氣味太重了，就是說，這個名詞太富於浪漫的意味了。巴莎羅夫是把哲學也叫作浪漫主義的，可是他覺得沒有糾正他的年輕學生的必要。

「不，不，」白福爾忽然用力的說。「我不相信你們這些青年人真能了解俄國人，我不相信你們能代表他們的需要，他們的努力！俄國人並不是你們所想的那一種。他們是把傳統認為神聖的；他們是服從宗長的；他們沒有信仰是不能生活的……」

「我不和你爭論這一點。」巴莎羅夫打斷他的話說。「我甚至還承認你這種話是對的。」

「要是我的話是對的……」

「可是這種話還是沒有證明什麼。」

「正是還是沒有證明什麼。」阿卡提也這樣說，他很自信地，好像一個著棋的人，早已料到對方顯然要走很險的一著，所以一點也不露倉皇的神色。

「怎麼還是沒有證明什麼呢？」白福爾喃喃地說，心裏有點吃驚。「那麼你是不是反對人民呢？」

「即使是反對又怎麼呢？」巴莎羅夫叫道。「打雷的時候，人民不過認爲是先知伊里亞駕着車子在天上跑。還有什麼呢？我們能夠贊成這種意見嗎？而且，人民是俄國人；可是我們不也是俄國人嗎？」

「你不是俄國人，自從你剛才說了這些話後，我不能承認你是個俄國人。」

「我的祖先是耕田的。」巴莎羅夫非常傲慢地說。「你可問一下你們的無論那一個農夫，到底我們中——你和我——他準備認那一個做他的同胞。你還不知道怎樣和他們談話哩。」

「你是一面同他談話，一面卻在輕視他。」

「是的，要是他該受人輕視的話。你責備我的態度，可是你怎麼知道我的態度是偶然發生的，而不是你所藉以挑戰的民族精神所產生的呢？」

「什麼話，虛無派才有用哩！」

「我們卻不能決定他們有用或無用。哼，就是你不以爲你是個沒有用的人哩。」

「先生們，先生們，請不要攻擊個人。」尼哥拉站起來叫道。

白福爾笑了一笑，把他的手按在他弟弟的肩上，迫他重新坐下。

「不必擔心，」他說，「我不會失去我的身分，就因為我有種尊嚴的觀念，這種觀念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朋友，這位醫生所儘量嘲笑。請問，」他接着又回頭問巴莎羅夫：「你也許認為你的主張是很新奇的吧？那就完全錯了。你所贊成的唯物主義早已流行了，而且總是證明它缺乏……」

「又是一個外國名詞！」巴莎羅夫插口道。他漸漸有點生氣了，他的臉變成了一種粗銅色。「第一點，我們沒有贊成什麼，這不是我們的習慣。」

「那麼你們做點什麼呢？」

「我來告訴你，我們做點什麼。不久以前，我們時常說我們的官吏受賄賂；我們沒有公路，沒有商業，沒有真正的正義……」

「哦，是了，你們都是改革家——我想是這樣稱呼的吧。你所說的改革，有許多我也贊成，可是……」

「後來我們懷疑起我們的談論來，老是談論，光是談論社會的缺點，是不應當的，因為這樣只能導人入於淺薄的迂腐的路上去；我們看到了我們的領導人物——所謂新思想家和改革家，都是些無用的傢伙；我們整天忙的是無聊的事，談的是廢話，什麼藝術，怎樣無意識的創造，什麼議會制度，什麼陪審制度，還有什麼其他的鬼話；而實際上的問題，卻是什麼得到麪包，怎樣受粗俗的迷信的壓迫，怎樣我們的企業陷入了窘境，只因沒有忠實的人去辦，怎麼政府所領導的解放運動沒有成績，因為農人們只顧在酒店裏醉酒，卻不管他自己受人剝削。」

「是的，」白福爾插口道，「是的，你們深信了這些事，可是卻決心什麼事也不做。」

「我們決心什麼事也不做。」巴莎羅夫不快地跟着說了一遍。他忽然覺得一陣煩惱，因為他無故的這位先生發了這些議論。

『只是來辱罵你們自己？』

『只是辱罵我們自己。』

『這就叫做虛無主義？』

『這就叫做虛無主義，』巴莎羅夫又跟着說了一遍，這一次卻特別粗暴。

白福爾皺起了他的眉頭。『原來是這樣！』他用一種十分鎮定的口氣說。『虛無主義可以醫治我們的一切病痛，所以你們，你們是我們的英雄，我們的救主。可是你們爲什麼也攻擊別人，甚至還攻擊社會改革家？你們不也跟別的人一樣，只說不做的嗎？』

『我們的缺點儘管多，可是這個缺點卻沒有，』巴莎羅夫咬緊了牙齒說。

『那麼，是什麼你們也做了什麼嗎？你們也準備做什麼嗎？』

巴莎羅夫沒有回答。白福爾的身體有點顫動，可是他立刻制止了自己。

『哼……做事，破壞……』他接着說，『可是還不知道爲什麼要破壞，又怎樣能破壞？』

『我們要破壞，是因爲我們有一種力量，』阿卡提說。

白福爾看了他侄兒一眼，笑了起來。

『是的，一種力量是不可非難的，』阿卡提強硬地說。

『可憐的孩子，』白福爾悲痛地說，他實在再不能保持他的鎮定的態度了。『你們只要想一下，你們會把俄國弄成什麼樣子。不，就是一個天使也不能再容忍了。力量！開爾麥克的野人也有一種力量，蒙古人也有一種力量；可是與我們有什麼關係呢？我們所認爲寶貴的是文明，真的，真的，先生，文明的結果是可寶貴的。你們不必說文明的結果沒有價值；就是最拙劣的畫家，一晚只拿到五個銅子的奏跳舞音樂的人，也比你們更

有用處，因為他們是代表文明的，而不是代表粗野的蒙古力量，他們認為你們自己是新人物，可是你們只合住在開爾麥克的草棚裏。力量！你們這班有力量的先生，請記着你們只有四個半人，其餘的人卻有幾千百萬，他們不會讓你把他們的神聖的習慣踐踏在你們的腳下，他們卻要在你們身上踏過去呢！」

『要是他們能踏倒我們，倒也罷了。』巴莎羅夫說。『可是這卻還成一個問題。我們的人數，並不像你們所想的那麼少。』

『怎麼？你認真以為你們可以和整個民族較量嗎？』

『你要知道，一個銅子的蠟燭可以焚燬整個莫斯科。』巴莎羅夫答。

『是的，是的。第一是惡魔式的傲慢，其次是嘲笑——這就可以引誘青年，這就可以得到沒有經驗的孩子們的信服！這裏就有一個孩子坐在你傍邊，崇拜你得五體投地。你看一看他，（阿卡提聽了轉過臉去，眉頭皺了一下。）這種傳染病已經傳佈得很廣。聽說在羅馬的俄國畫家從沒有進過教皇宮。他們把十六世紀初意大利的大畫家拉飛爾簡直看作一個傻子，因為他是一個權威者；可是這些畫家自己卻一點也沒有成就，貧乏得可憐，他們無論怎樣去努力，他們的想像力卻不能超越過「河邊女郎」這類的東西，而且連女郎還畫不好。在你看來，他們才是傑出的人吧，是不是？』

『在我看來，』巴莎羅夫說，『拉飛爾一個銅錢也不值，他們也不會比他高明。』

『妙哉！妙哉！你聽，阿卡提……這就是現代的青年所應該說的話！你只要想一想，他們怎麼會不跟你跑！在從前，青年人該讀書；他們不願意人家叫他笨伯，所以不管他們喜歡不喜歡，他們總得勤奮地用功。可是現在，他們只消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無聊！」就行了。青年人非常高興的確，他們從前不過是蠢東西，現在忽然變成虛無主義者了。』

「你所讚美的自尊的觀念已經失敗了，」巴莎羅夫說，同時阿卡提一身熱得眼都發紅了。「我們辯論得太多了；我想，最好是停止吧。等你在我們現在的生活中，無論是家庭生活或社會生活，能夠舉出一種完全不用破壞的制度來，我再來同意的意見，」他說着站了起來。

「我能舉出幾千萬種這類的制度來，」白福爾叫道——「幾千萬種！嘿——例如，農民協會。」
巴莎羅夫彎着嘴唇一陣冷笑。「唔，關於農民協會的事，」他說，「你最好對你的弟弟去說。我想他現在已經看出來農民協會的內容是什麼——它的連環保證，它的節制飲酒和其他這一類的事。」

「那麼，就以家庭來說，在我們農民中間的家庭！」白福爾叫道。

「我想這一個問題也最好不要詳細去討論。你也知道家長選媳婦得不到什麼好處的，白福爾，你聽我的勸告，費兩天功夫去想一想，當場你大概不會想得出來，把俄國的所有的階級一個個的仔細想一下，同時我和阿卡提要……」

「要把什麼東西都嘲笑，」白福爾插口道。

「不是，要解剖田雞哩。來吧，阿卡提，再見，兩位先生！」

兩個朋友走了。兩弟兄留在那裏起初他們只互相對望着。

「這就是，」白福爾說，「這就是現代的青年！這就是我們的後輩！」

「我們的後輩，」尼哥拉跟着說，帶着淒然的一笑，他在他們辯論的時候，始終是如坐在針刺上，只有偷偷地望阿卡提一眼，心裏非常苦悶。「你知道我想起了什麼事，哥哥？有一次我和母親爭論一件事，她大發脾氣，不肯聽我的話。末了我對她說，「自然，你不能了解我，我們是兩個時代的人。」她十分生氣，可是我想道，「那有什麼辦法呢。樂丸總是苦的，可是她也得吞下去。」你看，現在輪到我們了，我們的後輩可以對我們說，

「你們不是我們時代的人；吞你們的藥丸吧。」

『你的度量真大，真會謙遜。』白福爾答道。『可是我卻相信你我是比這些青年們有理點，雖然我們說的是老古套的話，老古套，倒沒有現代青年那樣驕矜自負……沒有那樣，大言不慚！你要問他「你要喝紅酒還是白酒？」他裝着嚴肅的神氣，拖長着聲音答道，「我向來是喝紅的！」好像那時候全世界的人都釘着眼在望他……』

『你們還要茶嗎？』飛妮去嘉問，在門口伸進頭來；她聽見裏邊有爭論的聲音，不敢走進客廳來。

『不要了，你叫他們來把烹茶壺拿去吧。』尼哥拉站起身來接她，白福爾對他突然說了一句『晚安，』便回到他自己書房裏去了。

十一

半點鐘後，尼哥拉到花園裏走到他心愛的亭子中。他心裏充滿了抑鬱的思想。因為這是他第一次看清了他和他兒子間的距離；他預料這距離一定天天的加大。那麼，他幾個冬天在彼得堡，有時整天的在看新書，也是無效的；他聽過青年們的許多議論也是無效的；在他們熱烈辯論的時候，他插進一二句話而覺得高興，也是白高興的。『我的哥哥說我們是對的，』他心裏想，『就除開了虛榮來說，我想我們也比較他們接近真理，雖然同時我也覺到他們有些東西是我們所沒有得到的，是比我們優越的……難道就是年輕嗎？不，單是年輕。他們的優越莫不就是在他們比我們少了些紳士氣吧？』

尼哥拉沮喪地垂下了頭，把手在臉上摸了一下。

『可是否定詩歌？』他又想，『對藝術，對大自然都沒有同情……』

他向周圍望了一下，彷彿要想知道一個人爲什麼對於大自然沒有同情。這時已黃昏了；太陽藏入離園半里許的小白楊樹叢後去了；樹影子模糊地綿延着在靜悄悄的田野上。一個農夫在樹叢旁的一條狹窄黑暗的小路上騎了一匹白馬疾馳而過，他雖然在陰暗處，可是他的面貌，甚至連他衣服上的補綻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馬蹄飛也似的過去。陽光從遠方射入樹叢裏，穿過濃厚的樹葉，在白楊樹幹上照上一層紅熱的光，看起來好像是松樹了，它們的葉子差不多成了深藍色，樹林之上是淡藍的天空，微微的染上了落日的紅暈。有幾隻燕子飛得很高，風完全靜止了，幾隻徘徊不去的蜜蜂，在紫丁香花叢中慢慢地懶懶地飛鳴着，一羣蚊蚋在一枝孤獨地突出的樹枝上盤旋。『多美麗，天呀！』尼哥拉心裏想，他喜歡的詩句幾乎要脫口而出，可是一想起阿·卡提的物質與力——他就默然不響了，但還是坐在那裏，依然沉浸於抑鬱的孤寂的思想的安慰中。他喜歡夢想，他的鄉間生活更使他發展了這種傾向。不久以前，他也是這樣的夢想着，坐在驛站裏等他的兒子，可是會幾何時，已經有一個很大的變遷了；那時候他們父子的區別還不十分清楚，現在卻非常清楚了——而且多清楚呢，他的亡妻的影子又回到了他的想像中，可是卻不是他許多年來所熟悉的她的模樣，不是一個良善的主婦的模樣，而是一個瘦小臉龐的少女，帶着一對天真而疑問的眼睛，在她白嫩的頭上捲起了一個髮髻。他又想起第一次怎樣的遇見她。那時候他還是個學生，他在他住宅的樓梯上遇見她，無意的在她身邊擦了一下，他想說句道歉的話，可是他只說了句『對不起，先生。』她垂下頭去，笑了，忽然又彷彿吃了一驚，便跑走了，雖然在樓梯的轉角處，還很快的望了他一眼，帶着很正經的神氣，臉也紅了。後來他又想起第一次膽怯的訪問，吞吐的談話，偷偷的微笑，和種種的侷促；苦悶懷念，和末了那種陶然的大樂……可是現在都消滅到那裏去了。她做了他的妻子，他享到了很少人享受得到的幸福……『可是，』他沉思道，『爲什麼這些甜蜜的初期不能夠永遠的持續下去，永遠的不消滅呢？』

他並不想把他的思想記得清清楚楚；可是他覺得他希望有一種比記憶力更堅強的東西把他的幸福的時期緊緊的縛住；他希望他能够重新覺到他的馬麗亞在他的旁邊，體貼到她的溫暖和呼吸，他已經覺得在他的頭上……

『尼哥拉，飛妮去嘉的聲音離得很近叫他，『你在那裏？』

他嚇了一跳。他並不感覺難過，並不感覺慚愧。他從來沒有承認過在他的妻子和飛妮去嘉之間有比較的可能，可是她這時候來找他，很使他不安。因為她的聲音立刻使他想起了他的花白的頭髮，他的年齡，他的現實……

他剛走進銷魂盪魄的世界，正從過去的黯淡的雲霧中走出來，忽然又動搖了——消滅了。

『我在這裏，』他答道；『我就來了，你去吧。』『又是紳士的氣質，』這種思想在他心裏閃過去。飛妮去嘉探頭入亭子裏來望了他一下，沒有開口，便走了；他覺得很驚奇的，他在夢想時，黑夜已經來了。四周都是漆黑和寂靜。他看見飛妮去嘉的臉上發出蒼白和幽微的光。他站了起來，正想回屋子裏去，可是他心裏引起來的情感一時不能平靜下去，於是他慢慢地，在園子裏散步，有時望着他腳下的地，有時舉眼望一下天空，羣星在那兒閃爍着。他走了好一會，一直走到疲乏了，可是內心的不寧，一種熱切的，暗淡的，抑鬱的不寧依然不能靜下去。唉，要是巴莎羅夫知道了他這時候的心情的話，他一定會怎樣的笑他了！阿卡提也會責備他了。因為他，一個四十四歲的人，一個農業者，一個地主，居然流起眼淚，流起無緣無故的眼淚來了；這簡直比奏大提琴更壞了一百倍。

尼哥拉還是走來走去，不能決心到屋子裏去，到舒暢平靜的窠裏去，雖然每個窗戶裏都放出光來迎接他去；他沒有勇氣離開這黑暗，這園子，這拂面的涼風，這抑鬱，這不寧的慾望。

在小徑的轉角處，他遇到了白福爾。「你怎麼了？」白福爾問他道，「你的臉色白得像鬼；你不舒服嗎？爲什麼不去睡覺？」

尼哥拉簡單地把他的心境告訴他，便走了。白福爾走到園子的盡頭，他也沉思起來，他也舉眼望着天。可是在他美麗的烏黑的眼睛中，所反映出的只有星光。他生來不是一個理想家，他那難於取悅的，淡漠的，審美的心靈，帶着法國人的犬儒派的色彩，是不能夢想的……

「你知道嗎？」這晚上巴莎羅夫對阿卡提說。「我想了一個很好的計劃。你的父親今天說他接到你們的一個貴戚的邀請。你的父親不想去，讓我們到X城去一趟吧；你知道，你也是被邀請的一人。你看這個天氣多好；我們到城裏去逛逛，散散步。我們出去遠足個五六天，快樂一下。」

「那你還要回這裏來嗎？」

「不，我得上我父親那裏去。你知道，他住在離X城三十俄里的地方。我有好久沒有看見我的父親和我的母親了，我得去安慰安慰他們。他們待我很好，尤其是我的父親，他是很喜歡玩的。我是他們的獨生子。」

「你要在你父親那裏住很久嗎？」

「我想不至於，自然住久了，是無趣味的。」

「你回來時還要到我們這裏來嗎？」

「不一定……再看吧。唔，你說如何？我們去不去？」

「隨你的便。」阿卡提懶懶地說。

他的心裏是十分高興他朋友的提議，可是他覺得他應當把他的情緒藏起來。那才不算白做了虛無主義者。

第二天他和巴莎羅夫到X城去了。馬利諾莊的年輕的人看他們去了，心裏都有點難過，鄧妮夏還哭了……可是老年人卻覺得輕鬆了些。

十一

我們的朋友所去的X城，是由一個年輕的省長統治的，他一方是個新派，同時又是很專橫的，這在俄國卻是很常見的。他接事不到一年，就不單和貴族的將軍——一個退伍的侍衛軍官，是個很好客的，又是養馬專家——吵過嘴，而且還和他的屬下鬧意見。鬧得愈來愈兇，鬧到後來彼得堡的部裏不能不派個可靠的人來調查詳細的情形。當局的選擇就選中了馬德維·郭萊仁，就是尼哥拉兄弟倆在彼得堡讀書時的保護人郭萊仁的兒子。他也是一個『青年人』就是說，他才過了四十歲，可是他已經準備走上政治家的路上去了，胸前兩邊都掛了一個勳章——的確，有一個是外國的，而且不是一等章。他也像他所來調查的省長一樣，可算是個新派；雖然他已經是一個要人了，可是還不像一般的要人。他對於自己非常重視，他的虛榮心高到了極點，可是他的舉止很坦白，態度很溫和，聽話時很謙遜，笑起來很親愛，和他初次相識的人，總會稱他一聲『一個好好先生』。然而，他也知道，像俗語說的，在緊要的關頭，怎樣的擺出他的威風來。他那時常說，『毅力是必需的，毅力是政治家的第一要素。』雖然是這樣，可是他卻時常受人愚弄，稍有點經驗的官吏便可以把他運之於掌上。馬德維常常很尊敬地提到傑左（法國的大政治家）而且還要使每一個人都知道他並不是一個專辦例行公事的人，也不是個無聊的官僚，社會生活中的每一個現象，他沒有一件不注意過的……這一類的話他已經說得很熟了。他還注意現代文學的發展，雖然帶着自尊的冷淡的態度，彷彿一個成年的人在街上遇到了一隊的孩子，有時也會跟在後面跑。實際上，馬德維的手段和亞歷山大時代的政治家也差

不了幾多，這班政治家在赴晚上斯維欽夫人的宴會時，常常先念熟了一頁康第萊克的文章；不過馬德維的方法是不太點，更新一點。他是一個很靈敏的朝臣，一個大偽善者，此外就別無所有了；他沒有辦事的專才，沒有特殊的智力，可是他卻知道怎樣把他自己的地位弄得很穩，沒有一個人能把他弄倒的，確，這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馬德維很和藹的接見阿卡提，他的態度還帶有一般明達的高級官吏所有的好嬉笑的特質。然而他聽到了他所邀請的兩個表兄弟躲在鄉下不出來，覺得有點奇異。『你的父親向來是很古怪的。』他說着，一面用手弄着他那華麗的天鵝絨寬袍的繩子，忽然他轉身，帶着很鄭重的神氣，向一個穿着一件鈕扣扣得很緊的制服的少年官吏說，『什麼？』這位少年因為靜默了很久，嘴唇都膠黏住了，站起來，惶惑地望着他的長官。可是，馬德維爲難了他的屬吏一下，就不再理會他了。我們的上級官員通常都愛爲難他們的屬下；不過他們所以達到這種目的的方法卻大不相同。下面的方法，是很流行的，用英語說起來，『is quite a favourite』；就是一個高級官忽然連最簡單的話都聽不懂，裝作完全是雙了。例如，他問，『今天是那一天？』

他屬下很恭敬的告訴他，『今天是星期五，大……大……大……大……大……大人。』

『嘎？什麼？那是什麼？你說什麼？』這個大人物很注意的說。

『今天是星期五，大……大……大……大人。』

『嘎？什麼？什麼星期五？什麼星期五？』

『星期五，大……大……大人，就是星期中的一天。』

『什麼，你是要來教訓我嗎？』

馬德維也是這一類的高級官吏，雖然他可算是個自由主義者。

『我勸你好孩子，去拜訪一下省長。』他對阿卡提說，『我勸你去見他，並不是因為我有那種舊思想，以為一個人該去奉承當局的人，而是因為省長是一個好人，而且，你大概也想認識認識這裏社交界的人。我想你不是一個莽夫吧？他後天要開一個大跳舞會哩。』

『你到不到跳舞會哩？』阿卡提問。

『他是為我開的，』馬德維答，差不多帶憐憫的樣子。『你會跳舞嗎？』

『會的，我會一點，可是不大好。』

『那太可惜！這裏有許多漂亮女子，一個青年男子不會跳舞是丟臉的。不過，我不是說老古套的話；我也並不以為一個男子的聰明是可從他的腳上去判斷，不過抱擺倫主義是可笑的，這是不合時宜的了。』

『可是，表叔，我並不是抱擺倫主義……』

『我來和你介紹這裏的小姐們；我來招呼你好了，』馬德維打斷他的話道，很得意地笑了。『你會感到很快樂呢，嘎？』

一個僕人進來報告財政廳長來了，是一個眼光慈和的老人，嘴邊有很多皺紋，他是十分愛好大自然的，尤其是在夏日，在他說起來，那是『每一個勤勞的小蜜蜂向每一朵小花兒收取一點兒賄賂』的時候，阿卡提便辭了出來。

他在他們住的旅館裏找到了巴莎羅夫，他費了半天邀巴莎羅夫和他一起去見省長。『唔，那也沒有辦法了，』末了，巴莎羅夫說，『既然來了，也祇得去見了。我們本來是來看這些紳士的；我們就去看他們吧！』

省長很和藹地接見這兩個青年人，可是他並不請他們坐，他自己也不坐。他老是忙着，早上起來他常常穿上一件緊身的制服，帶上一條很硬的領子；他連吃喝的時間都沒有；時時刻刻在指揮做事。他請阿卡提·

丘莎諾夫和巴莎羅夫到他的跳舞會去，過了幾分鐘又邀請他們一次，當他們是兩弟兄，叫他們丘莎諾夫。他們從省長那裏回來的路上，忽然從他們面前走過的馬車裏跳下一個矮小的，穿着斯拉夫式的服裝的人來，叫道：『巴莎羅夫！』一面向巴莎羅夫這邊跑來。

『喔！原來是你，西尼柯夫先生，』巴莎羅夫說，依然在行人道上走着；『你怎麼會到這兒來的？』

『真想不到在這裏遇見你，』他說着，轉身對着馬車招了幾下手，喊道：『跟我們來，跟我們來！』他跳過了一條陰溝，又說：『我的父親在這裏有事，是他叫我來的。……今天我聽說你來了，所以剛才去看你……』（真的，這兩個朋友回到旅館裏時，看到了一張名片，名片的兩角都折壞了，上面寫着「西尼柯夫」，一面是法文，一面是斯拉夫文。）『我希望你們不是從省長那裏來吧？』

『不用希望，我們恰好從他那裏來。』

『啊！那麼我也得去拜訪他一下了……』巴莎羅夫請你給我介紹你的……』

『這是西尼柯夫，這是阿卡提，』巴莎羅夫含糊地說，還是向前走着。

『幸榮之至，』西尼柯夫說，帶着笑在旁邊走，急忙脫下他那副十分優美的手套來。『久仰得很……我是巴莎羅夫的老朋友，而且，還可說——是他的學生。我該感謝他，纔得到我的新生……』

阿卡提探望了一下巴莎羅夫的學生。在他那瘦小的，洗得很乾淨的，愉快的臉上露出一種興奮的遲鈍的表情來，他的小型的眼睛好像凹了進去，有一種很注意而又不安的神情，他的笑也是不安的——一種短促，呆笨的笑。

『不知你信否，』他接着說，『巴莎羅夫第一次對我說一個人沒有承認權威的必要時，我覺得真高興……好像我的眼睛忽然光亮了！我想，終究給我發見了一個偉人了！哦，巴莎羅夫，你實在該認識這裏的一位

女士，她的確能夠了解你，你去訪她，她一定十分喜歡的；我想你也聽說過這個人吧？」

「是那個？」巴莎羅夫很不願意地說。

「柯克與夫人。她是一個非凡的人，真可說是個解放了的，新婦女。你看怎樣？我們現在就一起去看她。她住在這裏不遠。我們到她家裏吃中飯。我想你們也還沒有吃中飯吧？」

「沒有。」

「哦，那就再好沒有。你知道，她是和她丈夫分居了的；她不依靠任何人。」

「她漂亮嗎？」巴莎羅夫插口問。

「唔……不，這倒不能說。」

「那麼爲什麼你要叫我們去看她呢？」

「咄；你總是開玩笑……：她會請我們喝香檳酒哩。」

「噢，原來如此。你倒是個講實際的人。是了，你的父親還是做酒生意嗎？」

「是的。」西尼柯夫連忙說，又發出高聲的急遽的一笑。「唔？你們去不去？」

「我卻不能決定。」

「你是要看人來的，去吧。」阿卡提低聲說。

「你說怎麼辦，阿卡提先生？」西尼柯夫插口道。「你也得去，沒有你，你不能去。」

「可是怎樣可以都跑了去呢？」

「那沒有關係。柯克與夫人是很慷慨好義的。」

「會有一瓶香檳酒吧？」巴莎羅夫問。

『三瓶，』西尼柯夫說，『我可以擔保。』

『用什麼擔保？』

『我的頭。』

『還是用你父親的錢袋來擔保吧。好的我們去吧。』

十三

柯克興是住在X城的一條新近被火燒過的街上一幢莫斯科式的小公館裏；大家都知道我們的省會隔了五年是要火燒一次的。那間小公館的門上釘有一張歪斜不正的卡片，上面有一個門鈴，他們進了門廳，有一個女子來迎接他們，她既不像個女僕，也不像個女伴，戴着一頂小帽——顯然可見這屋子的女主人是傾向於新派的。西尼柯夫問了一下柯克興夫人是否在家。

『是你嗎，維克多？』隔室一種尖銳的聲音問。『請進來吧。』

戴小帽的婦人立刻便不見了。

『我不是一個人來的，』西尼柯夫說，向阿卡提和巴沙羅夫銳利地望了一眼，便很敏捷地脫下他的大衣來，露出好像馬車夫穿的天鵝絨的短襖。

『不要緊，』那聲音又答，『進來吧。』

三個少年人進去。他們進去的那個房間不像個客廳，倒像個辦公室。新聞紙，信箋，許多俄國雜誌，大部分沒有裁開的，都很凌亂的堆在滿是灰塵的桌上；到處都丟有香煙頭。一個年紀還輕的女子躺在一張皮沙發上。他的美麗的頭髮蓬鬆着；她穿的一件綢外衣，不十分整潔，一串很重的鐲子，戴在她的短手臂上，頭上扎了

一條繡花手帕。她從沙發上站起來，不經意地把一條淡黃色的銀鼠的披肩往肩上一拉，懶洋洋地說，『早呀，西尼柯夫。』和他握了一下手。

『這是巴莎羅夫，這是阿卡提，』他學巴莎羅夫的樣子很簡略地說。

『幸榮之至，』柯克興夫人說，把一對圓眼睛注視着巴莎羅夫，兩眼中間是一個可憐的，鼻孔向上的小紅鼻子，『我知道你的，』她說，也和他握手。

巴莎羅夫皺了一下眉。這個解放了的相貌平庸的小婦人，樣子倒不使人討厭；可是她面部的表情卻使人生一種不快之感。人家都覺得想問她：『怎麼了？你肚飢嗎？煩悶嗎？怕羞嗎？為什麼這樣侷促不安呢？』她和西尼柯夫都好像老是不安的樣子。她說話是十分隨便，但同時又很侷促，顯然是她自己認為她是一個好性情而又坦白的人，她無論做什麼，使人家總覺得不是她自己想做的樣子；她的一切似乎都是如小孩子說的，故意做出來的，就是說，並不率直，也非不自然。

『是的，是的，我知道你，巴莎羅夫，』她重復說。（她也有一般莫斯科和內地的女子所有的習慣，初次和人見面就呼人的姓名。）『抽一枝雪茄吧。』

『雪茄也很不錯，』西尼柯夫插口道，他現在已經躺在一張安樂椅裏，雙腳翹得半天高；『可是還得給我們備餐午飯。我們肚很飢了；再吩咐他們拿一小瓶香檳酒來。』

『這麼奢侈，』柯克興夫人說着笑起來。（她笑時連上齒的牙齦都露了出來。）『可不是嗎，巴莎羅夫；他不是個奢侈的人嗎？』

『我愛舒服的生活，』西尼柯夫很莊嚴的說。『這可不妨礙我做個自由黨。』

『不會妨礙的，會妨礙的！』柯克興夫人說。可是她依然命令她的女婢去備辦午飯和香檳。

『你認為怎樣？』她轉身對巴莎羅夫說，『我相信你是贊成我的意見的。』

『不倒不是，』巴莎羅夫答道，『就是從化學的觀點看來，一塊肉也比一塊麵包好。』

『你是研究化學的嗎？那是我所喜歡的科目。我還發明了一種油膏呢？』

『一種油膏？』

『是的。你知道做什麼用的嗎？是用來使洋田田的頭不易破裂。你看，我也是講實用的。可是現在還沒有完全成功。我還要研究黎皮格的書哩。哦，莫斯科新報裏，基司萊柯夫有一篇討論「婦女勞工」的文章，你看過嗎？請你看一看。我想你對於婦女問題很有興趣吧？對於學校問題也很有興趣吧？你的朋友是做什麼的？他叫什麼？』

柯克興夫人裝着極不經心地把問題一個一個的說出來，並不等人家的回答；好像溺愛慣的孩子對他們奶媽說話，就是這樣。

『我叫阿卡提，』阿卡提說，『我什麼事也不做。』

柯克興夫人格格的笑了。『真不錯！怎麼，你們都不抽煙嗎？西尼柯夫，你知道嗎，我真恨你！』

『恨我什麼？』

『聽說你又在歌頌法國女作家喬治桑了。她只是一個落伍的女子，還有什麼呢？人家怎麼可以拿來同美國作家愛墨生相比呢？她對於教育學、生理學，什麼都不懂。我相信，她還沒有聽過胚胎學這個名詞呢，在現在這個時代——還可以沒有胚胎學嗎？（柯克興夫人說時還把雙手一擺。）『啊，伊麗西維區對於這個問題的一篇文章寫得真好！他真是一個有天才的先生。』（柯克興夫人常常用『先生』這個字來代替『人』字。）『巴莎羅夫，請坐在我傍邊的沙發上。也許你不知道，我是十分怕你哩。』

「爲什麼怕我？我可以問嗎？」

「你是個危險的先生；你是個批評家。噯啊！多可笑，我說這些話竟像個鄉下女地主。可是我的確是一個鄉下女地主。我自己管理我的田產；我只想，我的管家，愛羅斐，是一個怪物，極像柯普的「開拓者」；他倒有點自然的本性，我後來到這裏來安居，這個城真令人難堪，是不是？可是有什麼辦法呢？」

「這個城跟別的城一樣。」巴莎羅夫冷冷地回答。

「這些人的興趣都是很小的，那是最討厭的，我以前常常在莫斯科過冬……可是現在我的丈夫，柯克興先生還住在那裏。而且，莫斯科現在……我可不甚知道——還和以前一樣吧。我很想到外國去，去年我就想去了。」

「我想，到巴黎去吧？」巴莎羅夫問。

「到巴黎和到海特爾堡去。」

「做什麼要到海特爾堡去？」

「你怎麼會問這句話？彭生（Punzen 德國大化學家）不是在那裏！這句話巴莎羅夫可不知所答了。」

「庇爾……你認識他嗎？」

「不，我不認識。」

「不認識庇爾……他時常在麗第亞家裏的。」

「我也不認識她。」

「唔，就是他答應陪我去的。感謝上帝，我一點也沒有拘束；我沒有孩子……我剛才說：感謝上帝！可是

要緊。」

柯克與夫人用她那被煙薰得很黃的手指捲起一支香煙來，放在舌上，舐了一下，就吸起來了。女婢端了一個盤子進來。

「啊，飯來了！你們要先來一杯開胃的東西嗎？西尼柯夫，開瓶子，這是你的事。」

「是的，這是我的事。」西尼柯夫低聲的說，他又發出急遽的一笑。

「這裏有什麼漂亮的女子嗎？」巴莎羅夫問，一面喝着第三杯酒。

「有的，」柯克與夫人說，「可是她們都是頭腦空虛的。例如，我的朋友，奧定騷甫夫人就生得很好看。可惜她的名聲有點不……那倒沒有關係，只是她的見解太差，太狹隘，沒有……沒有什麼。整個教育制度都得改變一下。我對這個問題曾經想了許久；我們女子所受的教育太差了。」

「她們沒有法可想，」西尼柯夫說，「一個人應當輕視她們，我是完全輕視她們的！」（西尼柯夫對於表示輕視人的說話最感到愉快；他尤其喜歡攻擊女子，可沒有料到幾個月後，他的命運就派定他蹲伏在他夫人的面前，因為她是個杜陀羅騷甫的公主呢。）「她們沒有一個人能了解我們的談話的，沒有一個人配受我們這種正經人的談論的！」

「可是她們一點也不需要了解我們的談話，」巴莎羅夫說。

「你是說誰？」

「漂亮的女子。」

「怎麼？那你是贊成法國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的意見的？」

巴莎羅夫毅然的說，「我什麼人的意見也不贊成；我有我自己的意見。」

「打倒一切權威！」西尼柯夫喊道，在他所絕對崇拜的人面前能够大膽地發表他的意見，他高興極了。

「可是就是麥皋萊，」柯克興夫人開始說……

「打倒麥皋萊，」西尼柯夫大聲喊。『你是擁護那些蠢女子嗎？』

「我不是擁護蠢女子，我是爲女權說話，我發誓到最後一滴血都要維護女權。」

「打倒！」西尼柯夫說到這裏便停住了。後來他又說，『可是我並不否認女權。』

「不，我知道你是一個親斯拉夫派。」

「不是，我自然不是個親斯拉夫派……」

「不，不，你是個親斯拉夫派。你是贊成家長專制的。你想在手裏拿一根鞭子！」

「有一根鞭子多麼好，」巴莎羅夫說，『可是我們已到了最後一滴。』

「一滴什麼？」柯克興夫人說。

「一滴香檳，可敬的柯克興夫人，最後一滴香檳——不是你的血。」

「我，從來不能默然的聽人家攻擊女子，」柯克興夫人接着說。『這是太可怕，太可怕了。不必攻擊她們，

還是讀讀 *Michélet* 的戀愛論。那是更好沒有先生們，我們來談談戀愛吧，」柯克興夫人說着，把一隻手

臂懶懶地放在起皺的沙發墊子上。

接着是一陣突然的靜寂。

「不，爲什麼我們要談戀愛，」巴莎羅夫說，『不過你剛才提起的奧定騷甫夫人……我想是這個名字吧？這位女士是誰？』

『她真漂亮，真漂亮！』西尼柯夫尖聲說，『我可以給你介紹，是個聰明的，有錢的，一個寡婦。可惜，她的思想不太新；她該多和我們的柯克興夫人接近接近。我祝你健康，柯克興夫人！我們來碰一碰杯！』
『噯！噯！噯！』
『噯！噯！噯！』

『西尼柯夫，你是一個壞蛋。』

這午餐吃了很久。一瓶香檳酒後，接着來兩瓶，三瓶，甚至還來四瓶……柯克興夫人不停嘴的亂說話；西尼柯夫附和着她。他們把些問題討論了很久，結婚是一種偏見呢，還是一種罪惡；人類生來是不是平等的；個性到底包含點什麼。到後來，柯克興夫人喝得滿臉飛紅，把她的手指甲去彈奏一個音節不和諧的鋼琴，用沙啞的喉音唱起來，先唱吉普息歌，又唱西摩俠夫的『格拉拿大昏昏沉沉的睡了』。這時西尼柯夫拿一條圍巾纏住頭，裝着將死的情人，和着唱——

『把你的嘴唇放在我的唇上

接一個熱烈的吻。』

末了，阿卡提忍不住了。『先生們，這簡直成了瘋人院了。』他高聲說。

巴莎羅夫在談話時只偶然的插入一二句諷刺的話——他只顧喝香檳酒——這時大聲的打了一個呵欠，站起身來，也沒有跟他們的女主人告辭，便和阿卡提走了。西尼柯夫也跳起來跟着他們走。

『喂，你看她如何？』他問，曲意奉迎的樣子。從他們的右邊跳到左邊。『我已經告訴過你們，她是一個非凡的人，我們只要多認識幾個這種女子，她在她自己的範圍內，是最高道德的表現。』

『你父親的那間店舖也是最高道德的表現吧？』巴莎羅夫指着他們正走過的一間酒店說。

西尼柯夫又發出一陣尖聲的笑。他對於自己的出身常覺非常慚愧，因此對於巴莎羅夫的突然的戲謔

不知還是該認爲光榮呢，還是該認爲侮辱了。

十四

過了幾天省長的跳舞會舉行了。馬德維是這跳舞會的唯一要角。那個貴族的代表對每個人都說他是爲了馬德維才來的；那位省長，雖然在跳舞會中雖然他站着那裏不動，還是在指揮做事。馬德維的和藹的態度恰好與他的尊嚴相等。他對一切人都很和善，不過對有些人略帶厭惡的神氣，對有些人又帶點尊敬的樣子；在小姐們的面前他總是笑容滿面，鞠躬如也，真和法國的騎士一樣，而且不斷的發出一陣有力的、宏亮的、刺耳的笑聲，那是很適合於一個大政治家的身分的。他拍一拍阿卡提的背，大聲的叫他『老侄』，對於巴莎羅夫——他穿了一件舊晚服——只側眼向他溜過了一下——不注意地但又謙恭地——說了句含糊的客氣話，只聽得『我』和『很好』幾個字；對於西尼柯夫卻伸了個手指來給他，還笑了一笑，可是笑的時候，他的臉已轉過去望別人了；就是對柯克興夫人——她戴了雙骯髒的手套，束了根撐裙箍，髮上插了隻快樂鳥——也只說了聲『榮幸之至』。會上到的人很多，跳舞的也並不少，文官都躲在牆邊站着，武官卻跳得很殷勤，尤其是有一位軍官，他曾在巴黎住過六星期，學會了各種大膽的感慨話，如“*Zu?*”“*Ab, ficht-re*”“*Pst, pst mon hibi!*”這一類的聲音。他說這些聲音說得很完美，純粹是巴黎的腔調，可是他把『*Si J'aurais*』當作『*Si J'avais*』用，把『*Absolument*』當作『完全』用，那是常常使法國人笑爲大俄羅斯式的法國話的，要是他們覺得沒有奉承的必要，說我們說的法國話是跟安琪兒一樣。

我們知道阿卡提跳舞跳得很壞，巴莎羅夫更完全不會跳舞，他們兩個人都躲在角落裏，西尼柯夫也跟他們在一塊，臉上露出一種輕視的冷笑，說出些惡意的批評，傲慢地左右迴顧，似乎感到十分愉快的樣子。忽然

問他的臉色一變，轉身向阿卡提說，『奧定騷甫夫人來了！』說時似乎顯出不好意思的樣子。

阿卡提回身一望，看見一個身材很高的穿黑衣的女子站在跳舞廳的門口。她那種端莊的儀態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她的一雙裸露的手臂優雅地垂在她那柳條似的腰邊；幾枝海棠花從她光澤的頭髮上優雅地下垂到她的嫵媚的肩上；一雙明秀的眼睛，陪襯在稍稍聳出的白額底下，帶有一種恬靜的——只是恬靜的，不是沉思的——聰明的表情，嘴唇上微微的浮着一點笑容。她的臉上有一種優美溫柔的力量。

『你認識她嗎？』阿卡提問西尼柯夫。

『熟得很。你要我給你介紹嗎？』

『好吧……等跳完了這次舞吧。』

巴莎羅夫也對奧定騷甫夫人注意起來。

『那是個可人兒，』他說，『卻不像其他的女子。』

等到這一次舞跳完後，西尼柯夫帶了阿卡提到奧定騷甫那裏去；可是他似乎與她不很相熟；他說話時很有點侷促，同時她望着他也帶點驚異的表情。可是她聽見了阿卡提的姓名，臉上就露出愉快的神色來。她問他是不是尼哥拉的兒子。

『是的。』

『我見過你父親兩次，也常聽人談到他，』她接着說，『現在認識你，我非常高興。』

這時一個副官飛也似的跑過來，請她陪他跳一次四班舞。她答應了。

『那麼你也跳舞的？』阿卡提很恭敬地問。

『是的，我也跳舞。爲什麼你以爲我不跳舞？你覺得我太老了嗎？』

『我那能這麼想……可是既然如此，我也來請你陪我跳一次馬熱伽舞吧。』

奧定騷甫夫人溫和地一笑。『好的。』她說，望了阿卡提一眼，望時並沒有高傲的神氣，只像一個出了嫁的姊姊望着一個年紀很輕的小弟弟。奧定騷甫夫人比阿卡提只大了幾歲——她是二十九歲——可是阿卡提在她面前，卻覺得自己是一個學童，一個小學生，所以他們間的年齡好像相差更多了。馬德維走前來，帶着一種尊嚴的態度，嘴裏說着取悅人的話，阿卡提走在傍邊，可是他依然望着；就是在他跟人跳四班舞時，他的眼睛還是牢牢的釘住她。她同她的舞伴說話時和同那個要人說話時一樣的自然，輕輕地回她的頭，轉她的眼，輕輕地笑了兩次。她的鼻子——和大多數的俄國人的鼻子一樣——略為大了一些，她的膚色也不十分潔白；可是阿卡提卻肯定地說，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可愛的一個女子。他耳朵裏只留心聽着她說話的聲音，眼睛只看着她，似乎她衣服上的摺痕也比別人不同，好像更優雅，更別緻——她的動作也好像特別的平穩自然。

阿卡提聽見了馬熱伽舞的音樂響起來，他坐在他舞伴的傍邊，心裏忽然膽小起來；他預備和她談話，可是他只把手在頭髮上摸了一下，一句話也想不出來說。不過他的膽小和着急並沒有延長多久，因為奧定騷甫夫人的寧靜態度，使他心安下來；不到一刻鐘他就很自由地和她談起他的父親，他的大伯，和他在彼得堡以及鄉間的生活來了。奧定騷甫夫人帶着親切的同情聽他說話，輕輕地打開或合起她的扇子，只在有人來請她同舞的時候，他的話才停；西尼柯夫也來請她去舞了兩次。她回來還是坐在那裏，拿起扇子，她的心也並不跳得快些，阿卡提又和她談起話來，他在她傍邊，同她談話，望着她的眼睛，她的可愛的額角，美麗端莊而又聰明的臉孔，就覺得全身充滿了幸福。她說話不多，可是她的話都含有人生的意義，阿卡提聽了她幾句話，就覺得這個年輕女子已經經歷過和思想過許多東西了……

「西尼柯夫先生帶你來的時候，」她問他，「那位同你站在一起的是誰？」

「你看見他了嗎？」阿卡提也反問她。「他的相貌很英俊，是不是？那是我的朋友，巴莎羅夫。」

阿卡提又談起他的朋友來。他把他的事說得非常詳細，非常熱心，奧定騷甫夫人回頭去仔細地把他看了一下。這時馬熱伽舞快要完了。阿卡提還不捨得離開他的伴侶；他又快樂地同她消磨了一小時的時間，真的，在整個時間中他都覺得她是在屈就他，好像他是應當感激她的……可是青年人的心是不會給這種感覺壓倒下去的。

音樂停止了。奧定騷甫夫人說了聲「謝謝」便站起來。「你答應了來看我的；請把你的朋友也帶來。我很想見這一位大膽不信一切的人。」

省長走到奧定騷甫夫人面前來說，晚餐已預備好了，說時，帶着焦慮的樣子，伸過手來給她。她走的時候，回轉身來給阿卡提最後的一笑，對他點了點頭。他鞠了一個躬，望着她的後影，在他看來，她那穿着發出深暗的光來的黑綢衫的身材多麼婀娜！他心裏想，「這時她已不知有我這個人了，」同時心中又覺得有一種微妙的溫柔。

「唔！」他一回到巴莎羅夫那角上，巴莎羅夫就問他道。「你很快樂吧？剛才有一位先生對我說那位女士，他說：『她是——嘿！嘿！』可是我認為這個人是傻瓜。你以為她怎樣，是嘿！嘿！嘿！」

「我不甚懂得你的意思，」阿卡提答。

「唉！你真是個老實人！」

「那麼，我不懂得你說的那個先生是什麼意思的，確，奧定騷甫夫人是很可愛，可是她的態度是那麼冷淡，那麼嚴肅，使人……」

『靜寂的水，不斷的流……你知道這個諺語嗎？』巴莎羅夫插口道。『就在這裏面才有刺激。我想你也喜歡冰淇淋吧？』

『也許。』阿卡提說。『這一點我可不清楚。不過她希望認識你，她要我帶你去見她。』

『我能够想像到你是把我說得怎樣的！可是你做得不錯。就帶我去好了。不管她是什麼——不管她是一省的女名人，還是和柯克興夫人一樣的新女子——總之，她的一對肩膀是我多年來所沒有見過的。』

巴莎羅夫的冷諷熱嘲使阿卡提心裏很難過，可是——照平常看起來——他怪怨他的朋友的倒不是他不高興他的地方……

『爲什麼你不願意讓女子有自由的思想？』他低聲的問。

『因爲在我看來，女子中有自由思想的都是些古怪的。』

他們的談話到這裏便中止了。晚餐後兩個少年便走了。柯克興夫人對他們發出一陣神經質的惡意的，但是有點膽怯的笑聲；在這個會裏他們兩個人誰也沒有理會她，使她的虛榮心受了很大的打擊。她在跳舞會中等的時間最久，在早上四點鐘時，她還和西尼柯夫跳了一次巴黎式的波加馬熱伽舞。省長的跳舞會也在這最後一次的跳舞之後結束了。

十五

『讓我們來看一下這位女士是屬於那一種的哺乳動物，』第二天巴莎羅夫同阿卡提提到奧定騷甫夫人所住的旅館裏去，在上樓梯時說。『我覺得這裏的氣味有點兒不正。』

『你這個人真怪！』阿卡提喊道。『怎麼？你巴莎羅夫也堅守着狹隘的道德觀，那是……』

「你這個人真古怪！」巴莎羅夫打斷他的話說，「難道你不知道在我說話中「有點不正」就是說「很正」嗎？自然，這是於我們有好處的。今天早晨你不是自己告訴我的，她的結婚很怪，雖然，在我看來，嫁一個有錢的老頭子也決不算什麼奇怪的事，而且還是很聰明的。我不相信城裏人的飛短流長，可是我卻也想到，就如我們那位文雅的省長說的，未免有因吧。」

阿卡提沒有回答，敲一下房間的門。一個年輕的穿制服的僕人帶這兩位少年，進一間大房間裏，裏面陳設得很壞，和所有俄國旅館的房間一樣，可是卻放了許多花。不一會奧定騷甫夫人穿了一件撲素的晨衣出來。她在這春天的陽光之下，似乎更年輕了。阿卡提介紹過了巴莎羅夫，看見他也有點侷促，倒不覺暗暗的奇怪起來。奧定騷甫夫人卻和昨晚一樣，非常的鎮靜。巴莎羅夫也覺察到自己的侷促，心中不由得激怒起來。「試試看——倒怕起女子來了！」他心裏想，一面像西尼柯夫一樣，躺在安樂椅裏，做出十分從容的樣子談起來，奧定騷甫夫人的那對明秀的眼睛不斷的望着他。

安娜·奧定騷甫是休蓋·洛克特夫的女兒，她的父親是個有名的美男子，投機家，和嗜賭如命的人，他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得意了十五年，後來把財產都輸光了，不得不搬到鄉下去住，在鄉下不久便死了，只留下一點兒財產給他的兩個女兒——二十歲的安娜，十二歲的愷第亞。她們的母親是家道中落了的且公爵的女兒，在她丈夫在彼得堡得意的時候便死了。安娜在她父親死後，她的處境非常困難。她在彼得堡所受的華美的教育卻不適於去管理家庭的事務——去過鄉村的暗淡生活。她簡直一個鄰舍也不相熟，沒有一個人可以商量。因為她父親在時有意的避免和鄰舍接近，他看不起他們，他們也看不起他。可是她並不慌亂，立刻差人去請她母親的姊姊阿芙道第亞和且公爵夫人——一個惡毒的傲慢的老太太，她一到了她姪女的家裏，便把一切好的房間佔據來自己用了，嘴裏從朝到晚不停的咒罵人，就是到園子裏去走走，也要她那個穿破

爛的藍邊青色制服，戴一頂三角帽的滿臉鬱氣的農奴跟着侍候她。安娜耐心的忍受她姨母的氣，自己督促着她妹妹受教育，好像已經順從命運準備在鄉間度她一生了——可是命運卻注定她去過別一種生活，有一個四十六歲的大富翁奧定騷甫，他是個脾氣古怪的憂鬱病患者，身體很肥胖，很笨重，外貌看似很粗暴，但不惡魯，性情也不壞，偶然的看見了她，便愛上了她，向她求婚。她答應了，便嫁給他，同他過了六年的生活，他死時把他所有的產業都遺給了她。他死後安娜在鄉間住了差不多一年，便和她的妹妹到外國去了，可是只到了德國，就感覺到厭倦，於是回到她所喜歡的尼哥爾斯哥莊來住，那地方離開X城不過四十俄里光景。她在那裏有一所極富麗的房子，陳設得非常華美，還有一個極美麗的花園，裏面有養花房；她那去世的丈夫對於他自己的享受是不惜花費的。安娜很少到城裏去，大都是有事情才去，去時也不耽擱很久。城裏的人對她不太高興，在她和奧定騷甫結婚時有許多可怕的非難，替她造了許多謠言；有人說她幫她的父親在打牌時以詭計贏錢，就是她到國外去，也說她有很大的原因，她是不得不到外國去掩飾一種可悲的結果……『你明白了嗎？』那些好事的造謠者會這樣說。有人說她『水裏火裏她都經歷過了』，城裏有名的諧談家常常還加一句問：『風裏土裏也經歷過吧？』這些話傳到她耳朵裏，她卻熟聽無聞，因為她的性格是獨立的，十分堅定的。

奧定騷甫夫人躺在安樂椅裏，交叉着手聽巴莎羅夫的談論。他正和他平時的習慣相反，談了許多話，顯然是想逗引起她的興趣來——這又使阿卡提覺得奇怪的。他不能決定巴莎羅夫是否達到了目的。在安娜的臉上也很難忖度出她的印象是怎樣的；她的表情還是很和藹的很文雅的，她那雙眼睛露出很注意的神氣來，但是很平靜的注意。巴莎羅夫的粗野的舉動最初給她一種很不快的印象，好像嗅到一種臭味，聽到一種怪聲一樣，可是她立刻就看出來，他是有些佻促不安，這倒反使她有些得意了。她所厭惡的只有庸俗，但

沒有人能說巴莎羅夫是庸俗的。阿卡提這一天所見到的都是些奇異的事。他以為巴莎羅夫對奧定騷甫夫人這樣一個聰明的女子，一定要談他的思想，他的見解了；她也曾表示過要聽一聽這位「大膽不信一切的人」的議論；可是巴莎羅夫卻不談他的思想，只是談談醫學類似症治療治和植物學。他們覺得奧定騷甫夫人並沒有虛度了她的孤獨的生活；她讀過很多有價值的書，說得一口極好的俄國話。她偶然談到了音樂，可是看見巴莎羅夫並不重視藝術，她又把話題輕輕的移回到植物學上去，雖然阿卡提正開始談論到民族歌曲的意義了。奧定騷甫夫人只當他是一個小弟弟；她似乎很看重他的性情溫和，少年率直，就是如此而已。他們興奮地談了三點多鐘，很自由的談論了各種問題。

末了，兩個朋友站起來告辭。奧定騷甫夫人很誠懇地望着他們，伸出她的美麗潔白的手來和他們握手，想了一會之後，帶着一種又猶疑又愉快的微笑說，「要是你們不怕煩厭，先生們，請到尼哥爾斯哥莊來玩。」

「啊，奧定騷甫夫人，」阿卡提喊道，「那是再幸福沒有了……」

「你怎樣，巴莎羅夫先生？」

巴莎羅夫只點了點頭，可是阿卡提又看到了最後一次的奇異；他覺到他的朋友臉紅起來了。

「怎樣？」在路上他對他說，「你對她是不是還是抱以前那種見解——說她是……」

「誰知道你看她多麼大方！」巴莎羅夫說，停了一會他又說，「她是一個公爵夫人，一個女王。她只缺衣服後面的長裾和頭上的一個皇冕罷了。」

「我們的公爵夫人還說不來那樣好的俄國話吧，」阿卡提說。

「她是歷經過酸甜苦辣的，孩子；她也嘗到過拮据的味兒！」

「無論如何，她是可愛的，」阿卡提說。

『身體多麼豐滿，』巴莎羅夫接口說。『我很喜歡把它放在解剖桌上。』

『別說了，多謝你吧，』巴莎羅夫怎樣說出這種話來！

『好吧，請別生氣，我的好寶寶。我是說她的身體是第一流的。我們到她家裏去玩幾天吧。』

『什麼時候去？』

『後天不好嗎？我們在這裏有什麼事做？和柯克與夫人喝香檳酒嗎？聽你們的表親，那個自由黨的要人談話嗎？……我們後天就去吧。不錯，我父親家裏也離那裏不遠了。尼哥爾斯哥是在S路上，不是嗎？』

『是的。』

『很好，還用什麼猶疑？又不是傻子和頑固者……我又得說，她的身體多麼豐滿！』

三天後，這兩個朋友坐了車到尼哥爾斯哥莊去。天氣很好，並不太熱，毛色光滑的馬跑得很快，搖動着它們的編好了的尾巴。阿卡提望着大路，不知爲什麼笑起來了。

『恭喜我吧，』巴莎羅夫忽然說，『今天是六月二十二日，是我的守護神的日子。看他怎樣的看護我。今天他們在盼我回家，』他放底聲音說……『唔，讓他們去盼望吧……有什麼要緊！』

十六

奧定騷甫夫人住的別墅是在一個向陽的小丘上，離開不遠便有一個綠頂白柱的黃石教堂，大門上有一幅意大利風格的『基督復活』的壁畫。圖畫的前景是一個戴着頭盔，面容很黑的武士橫臥在那裏，顯出他的肥胖的輪廓。教堂後面有兩排人家，是一個很長的村子，茅屋頂上到處都是煙囪。別墅的建築也和教堂一樣的格式，那種格式我們都稱之爲亞歷山大式的，屋子也漆着黃色，屋頂是綠的，柱子是白的，前面的三角

頂上鑲有一個紋章。建築這兩所房子的工程師曾得已故的奧定騷甫大大的讚賞，他自己說，他不能忍受那些無聊的亂來的新玩意兒的。房子的兩傍都有園子裏高大的樹木蔭蔽着；門外的夾道傍栽有修剪過的松樹。

我們的朋友到了門廳口就有兩個穿制服的僕人出來接應；其中一個立刻跑去找管家。那位管家，一個穿黑禮服的胖子，一會兒就出來，帶這兩個客人上一個舖有地毯的樓梯，走到一間特別的房間裏，裏面已經爲他們放好了兩隻床，和其他梳洗用的必需品。一望而知這屋子裏是處理得很有秩序的；什麼東西都很清潔，到處都有一股芬芳的氣味，好像是部長們的接應室。

『奧定騷甫夫人說請你們半點鐘後去見她，』那位管家說；『現在有什麼事要做麼？』

『沒有什麼，』巴莎羅夫答；『或者請你給我弄一杯麥酒來。』

『是的，先生，』那管家帶一點疑問的神色說，說完便退了出去，走起路來皮鞋咯咯的響。

『多大的派頭，』巴莎羅夫說。『你們那種人是這樣說的，是不是？總而言之，她是個公爵夫人。』

『一個可愛的公爵夫人，』阿卡提說，『在初次會面時她就請你我這兩位大貴族來她這裏住。』

『尤其是我，一個未來的醫生，一個醫生的兒子，一個鄉村教堂傭工的孫子……我想，你知道，我是個教堂傭工的孫子吧？像大政治家斯伯蘭斯基一樣。』停了一會，巴莎羅夫縮起他的嘴唇來說：『無論如何，她是喜歡舒服的，嘎，不是麼，這位太太，我們要不要穿起晚服來？』

阿卡提聳了一聳肩……可是他覺得有點侷促。

半點鐘後，巴莎羅夫和阿卡提一同走到客廳裏。那是間寬大高敞的房子，陳設得十分豪華，但不感到有什麼特別的風味。笨重的值錢的傢具沿着糊有金花黃紙的牆邊放着；這些傢具是奧定騷甫託一個朋友，一

個酒商，從莫斯科買來的。牆的中間有一隻沙發，上面掛了張已經褪色的，淡黃頭髮的男子的肖像——好像很高興地望着客人。『這一定是那位去世的可憐蟲。』巴莎羅夫低聲的對阿卡提說，仰起了他的鼻子，接着又說，『我們還是逃走吧……』可是這時候那位女主人進來了。她穿了件淡色的薄絨衫；她的頭髮光滑地梳到她的耳後，使她那純潔妍豔的臉上發出一種少女的面容。

『你們沒有失約感謝得很，』她說。『你們可在這裏多住幾天；這裏確實還不錯，我可以給你們介紹我的妹妹；她奏鋼琴奏得很好。這個對你是沒有興趣的，巴莎羅夫先生；可是你，我想，阿卡提先生，是喜歡音樂的。除了我的妹妹，還有一個老姨母和我一起住，有一個鄰舍有時來這裏玩紙牌；我們這裏就只有這些人來往。現在我們坐下來談吧。』

奧定騷甫夫人把這一段話說得特別清楚，好像她是背熟了來的；隨後她和阿卡提談起來。發見她的母親是認識阿卡提的母親的，而且還是在她和尼哥拉戀愛時的心腹人。阿卡提就開始熱烈地談起他的已故的母親來；這時巴莎羅夫卻在翻閱照片本子。『我變成一個多麼馴服的人了！』他自己心裏想。

一條頸上帶有藍色頸圈的美麗的獵狗，跑進客廳裏來，它的狗爪輕輕地在地板上走，後面跟着一個七八歲的女子，黑頭髮，褐色的皮膚，圓圓的愉快的臉，烏黑的小眼睛。她手裏提着一籃的花。

『這是我的愷第亞，』奧定騷甫夫人點了一下頭說。愷第亞略為彎了一彎腰，坐在她姊姊傍邊，選別她的花，那條獵狗，名字叫非非，走到兩個人客跟前，對他們輪流的搖着尾巴，把它的冷鼻子去嗅他們的手。

『那都是你自己採的嗎？』奧定騷甫夫人問。

『是的，』愷第亞答。

『姨母來喝茶不？』

「來的。」

帶第亞說話時，帶着一種很嫵媚的笑容，既可愛，又膽小，又坦白，她垂下頭望人時，帶了一種又幽默又嚴肅的樣子。她的一切都表示出很年青，正在發育；她的聲音，她滿臉的紅潤，玫瑰色的手白的手掌，狹隘的肩：她不斷的臉紅，不斷的喘氣。

奧定騷甫夫人轉身對巴莎羅夫道：「你這樣有禮地在看畫片嗎，巴莎羅夫？」她說：「那使對你沒有興趣的。你還是到我們這裏來，我們來討論一個問題吧。」

巴莎羅夫走近前來：「你想討論什麼問題呢？」他說。

「由你喜歡吧。我警告你吧，我是個十分好辯的人。」

「你麼？」

「是的，似乎使你覺得奇怪。爲什麼？」

「因爲，在我判斷起來，你的性格是很恬靜很淡漠的，好辯的人卻必須有一種衝動。」

「怎麼你這樣快的便明瞭了我的性格？第一，我是很不耐煩很固執的——你問帶第亞便知；其次，我是很容易激動的。」

巴莎羅夫望了一下奧定騷甫夫人：「也許是你自己一定知道得清楚些。可是既然你想討論個問題——好吧。我剛才在你的照片集裏看了些薩克遜山的風景，你說那是不能引起我的興趣的。你說這話，是因爲你以爲我鑑賞藝術的情緒，這倒實在是沒有；可是這些風景也可從地質學的見地來引起我的興趣，譬如說，從山嶽的地層上。」

「對不起；可是要是一個地質學家，你就得趕快去探求書籍，搜尋專門的著作，不會來找圖畫看了。」

『書籍要看十頁才能明白的；圖畫卻一看就夠了。』

奧定騷甫夫人停了一會兒沒有做聲。

『難道你真沒有一點兒鑑賞藝術的情緒嗎？』她說，把肘子撐在桌子上，這樣把她的臉很湊近巴莎羅夫了。『沒有它怎麼能活下去呢？』

『怎麼，請問，鑑賞藝術的情緒有什麼用？』

『哦，至少能夠使一個人去研究，去解人類。』

巴莎羅夫笑了一笑。『第一，人生的經驗就能做到這一點；第二，老實對你說，研究各個的人是不值得去麻煩的一切的人，無論是心靈上或身體上，都是彼此相同的；每一個人有同樣的腦子，同樣的脾臟和心肺，就是所謂道德的本質也都是相同的；其中稍有不同的地方卻是些無關重要的。所以只要有一個人的例子便足以判斷所有的人類了。人好像林子裏的樹木；沒有一個植物學家想去研究每一株的樺樹的。』

博第亞正在慢慢的整理花朵，這時帶着迷惑的神色舉起眼來望了一望巴莎羅夫，正和他的迅疾的無意的眼光相接觸，害她羞得連耳根都紅了。奧定騷甫夫人搖了搖頭。

『林子裏的樹木』她跟着說。『那麼，照你說來，笨人和聰明人，好人和壞人是沒有分別的。』

『不，有分別的，正和有病的和健康的分別一樣。一個有肺病的人的肺是和你我的肺部的形態不一樣，雖然它們的構造是相同的。我們大概可以知身體上的疾病是怎樣來的；至於道德上的疾病，卻是從不良的教育，從小時候就裝滿了一腦子的胡說，從不健全的社會狀態而來的；總而言之，能改造社會，就沒有道德上的疾病了。』

巴莎羅夫說這些話的時候，帶有一種神氣，好像他自己心中在想，『隨你信不信，對我都一樣。』他把他

的手指慢慢地去摸他的鬍子，他的眼睛卻在環視房間的四周。

『那麼你的結論是』奧定騷甫夫人說，『社會改造了之後，便沒有笨人私惡人了？』

『至少，在正當的社會組織中，一個人無論是智是愚，是善是惡，都是完全一樣了。』

『哦，我明白了；他們的脾臟都一樣了。』

『一點不錯，太太。』

奧定騷甫夫人對阿卡提說：『你以為如何，阿卡提？』

『我同意巴莎羅夫的話，』他答道。

愷第亞從她的眼簾下望了他一下。

『你們真使我驚異，先生們，』奧定騷甫夫人說，『可是我們等一會再討論。現在我聽見我姨母走來喝茶了；我們不要煩擾她吧。』

奧定騷甫夫人的姨母，且公爵夫人，是個瘦小的婦人，一張受過磨折的臉，縮得像一個拳頭，額際灰白的假髮下一雙含惡意的眼睛注視着人，她走進來，幾乎沒有和客人點首，便倒在一張寬闊的天鵝絨的安樂椅上坐下了，這張椅子是只有她能坐的。愷第亞給她腳下放了張踏腳凳；這老婦人沒有謝她一聲，連眼也不望她，只把手在黃色的圍巾底下動了一下，那條圍巾差不多把她的軟弱身子全都蓋住了。這位公爵夫人喜歡黃色；她的帽子上也飾有淡黃色的緞帶。

『你睡得好吧，姨母？』奧定騷甫夫人提起聲音問。

『那隻狗又在這裏了，』老太太喃喃地答，看見非非遲疑地向她方面走近兩步來，她叫道：『唏——唏——』愷第亞叫着非非，給它開了門。

非非很高興的奔出去，以為是要帶它去散步；可是它發見是被關在門外了，便哀號着用爪爬起門來。公爵夫人皺着眉頭，愷第亞正想走出去……

『我想茶已預備好了，』奧定騷甫夫人說。

『來吧，先生們，姨母，你來喝茶吧？』

公爵夫人沒有出聲，從椅子站起來，先走出會客廳去，他們都跟着她進了膳廳。一個穿了制服的小廝從桌子底下拖出一張放有幾個坐墊的椅子，拖得格格地響，這張椅子也是專為公爵夫人用的；她倒身坐下去，愷第亞倒茶，先給她倒第一杯，杯上繪有一個宗教紋章。老太太放了些蜂蜜在她杯裏（他認為茶裏放糖是罪過的，是奢侈的，雖然她自己從沒有花過一個錢），忽然用她沙啞的聲音問道，『伊萬公爵寫信來說什麼？』

沒有人回答她的話。巴莎羅夫和阿卡提立刻就猜到她們都不理會她，雖然她們待她很恭敬。

『因為她是出身貴族，』巴莎羅夫心裏想……

喝完了茶，奧定騷甫夫人提議出去散步；可是這時天下起小雨來了，這一團人除了公爵夫人，只好回到客廳裏，那位鄰舍，喜歡打牌的，來了，他的名字叫做樸飛利，是個強健的，花白頭髮的人，他的腿很短很細，態度很客氣很和藹。奧定騷甫夫人還是只和巴莎羅夫談話，問他高興和他們打一次舊式的『優先』牌否？巴莎羅夫同意說，『他應當預先準備一下將來怎樣去盡他鄉村醫生的職務。』

『你得小心點，』奧定騷甫夫人說，『樸飛利和我要打輸你哩。還有你，愷第亞，』她說，『奏些鋼琴給阿卡提聽；他喜歡音樂的，我們也可以聽一下。』

愷第亞很勉強的走到鋼琴邊，阿卡提雖然是喜歡音樂，也是很勉強的跟着她去；在他好像奧定騷甫夫

人是催他走開一樣，他像所有在他這種年紀的青年人一樣，他覺得心中已經浮起了一種模糊的緊壓的情緒，好像是戀愛的預兆。憐第亞打開了鋼琴蓋，並沒有望阿卡提，便低聲的說：

『你要我奏什麼調子？』

『隨便你吧，』阿卡提冷淡地答。

『你最喜歡那一種音樂？』憐第亞又問，還是沒有望他。

『古典的，』阿卡提也以同樣的聲調回答。

『你喜歡莫柴特（Mozart 奧國作曲家）嗎？』

『喜歡的。』

憐第亞取出莫柴特的C調短音程的幻想曲來。她奏得很好，雖然太呆板了些。她坐直了身體，一點也不動，她的眼睛注視在鍵子上，她的嘴唇合得很緊，直到曲終的時候，她的臉也熱得紅了，頭髮也蓬散了，有一小束垂下到她的褐色的額上來。

阿卡提特別感動的是末了的一段，在無所掛慮的狂歡的曲調中，忽然插入了一種悲哀痛苦，幾乎是悽慘的音調……可是莫柴特的曲調在他心中所發生的感想却和憐第亞沒有關係。他望着她，心中只是想，『唔，這位年輕小姐的鋼琴奏得不壞，她樣子也並不難看。』

憐第亞奏完了一曲，手還放在鍵子上，問道，『夠了嗎？』阿卡提說他不敢再麻煩她了，於是和她談起莫柴特來；他問她是不是她自己選擇的這個調子，還是有人介紹給她的。可是憐第亞只答了些『是，不是，不』的單音節字；她的樣子好像她已退縮到她自己的內裏去了。她一退縮了，便不容易立刻又回出來；這時她的臉上便露出一種尚執的，差不多是蠢笨的表情。她卻不是怕羞，只是有點不自信，有點怕那個教養她的姊姊，

但她姊姊卻沒有猜疑到這一點。阿卡提後來只得把非非叫到面前，帶着和藹的笑容，輕輕地撫它的頭，裝出很隨便的樣子。

禮第亞又去整理她的花了。

巴莎羅夫這時一再的輸。奧定騷甫夫人的牌打得很好；撲飛利也能沉着應戰。巴莎羅夫輸的錢雖然不多，可是已經使他很不愉快了。晚餐時，奧定騷甫夫人又談起植物學來。

『明天早晨我們出散步一下，』她對他說。『我想請你教我些野花的拉丁名字和它們的種類。』

『你要知道拉丁名字有什麼用？』巴莎羅夫問。

『每一種東西都需要知道它的種類，』她答道。

『奧定騷甫夫人真是個聰明的女子，』阿卡提在他們的臥室裏時對他的朋友說。

『是的，』巴莎羅夫答，『是個有頭腦的女子。是的，她也有人生的經驗。』

『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巴莎羅夫？

『是好的意思，好的意思，好朋友，』阿卡提，我相信她把她的產業管理得很好。可是了不起的女子不是她，而是她的妹妹。』

『什麼，是那個黑黑的小傢伙？』

『是的，是那個黑黑的小傢伙。她是活潑的，純潔的，害羞的，不開口的，還有種種隨你說吧。她是可以教育可以發展的。你可以把她造成一個很了不起的女子；可是另外一位——卻是一塊陳麵包了。』

阿卡提沒有答覆巴莎羅夫的話，他們各人懷着各人的思想上牀去睡了。

奧定騷甫夫人那天晚上也在考慮她的客人。她喜歡巴莎羅夫的是在他沒有一種假作慇懃的樣子，以

及他的敏銳堅定的見解。她覺得他有些新奇的地方，那是她以前所沒有遇到，所以引起了她的好奇心。

奧定騷甫夫人是個奇怪的女子。她對任何東西都沒有偏見，沒有堅強的信念，她對什麼也不退讓，也不附和。她把許多東西都看得很清楚；她對許多東西都有興趣，但沒有一種可以完全使她滿足的；確，她也不想完全的滿足。她的智力又熱心探討，又漠不關心；她的懷疑永遠不能消除，可是也不至於增強到使她迷亂。要是她不是有錢而能獨立，她也許會努力去奮鬥，而知道熱情的意味。可是她的生活是非常舒適，雖然有時她也覺得很煩厭；她一天一天過着暇豫的日子，從沒有慌亂不安。雖然有時彩虹色的夢在她眼前跳動着，可是這些夢幻消逝了之後，反而使她呼吸得自由了，所以不覺得可惜。她的想像的確超過了習慣道德所容許的範圍；可是雖然如此，她的血液還是很平靜的，在她優雅沉靜的身體裏流着。有時蘭湯沐罷，嬌軟無力的時候，她不禁思想到人生的空虛，悲哀，勞苦，惡毒來……她的心靈就會突然充滿了勇氣，湧出高潔的熱情，可是只要從半開的窗門裏吹進了一陣風來，她又會回復了故態，而埋怨起來，差不多發怒了，這時她只有關慮到一件事——就是避免那可怕的風吹來。

她像所有戀愛沒有成功的女子一樣，覺得缺少一樣東西，可是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實在說起來，她什麼也不少；可是在她看來，似乎什麼都需要一樣。她很勉強的忍耐着已故的奧定騷甫（她嫁他是出於慎審的動機，雖然要是她不以爲他是個好人，也許她不會允許嫁給他），因此對於一切的男子暗中都懷有一種反感，她覺得男子都是些不整飭的，呆笨的，懶惰的，沒有耐心的人。有一次，在國外某個地方，她遇見一個美麗的瑞典青年，帶有一種豪俠的氣概，在他的廣額下面一雙誠實的碧眼；他給了她一個強烈的印象，可是這個印象也不能阻止她，不回到俄國來。

『這個醫生是個怪人！』她躺在華麗的床上，枕着繡花枕頭，蓋了一條輕薄的綢被，心裏這樣想……

定騷甫夫人的父親遺傳了一些愛浮華的習氣給她。她十分愛她的好賭成癖，可是性情溫和的父親，他也很愛護她，常常很友愛地跟她開玩笑，好像她是一個平輩，有什麼事都完全告訴她，和她商量。她的母親，她就不太記念她。

「這個醫生是一個怪人！」她又對自己說了一句。她伸一伸四肢，笑了一笑，把雙手抱着腦後，張眼看了兩頁無趣味的法國小說，那本書掉下——就閉眼睡着了，一個純潔冷靜的人睡在清潔芬芳的被中。

第二天早晨早餐後，奧定騷甫夫人就和巴莎羅夫一起出去採集植物標本，在午飯時纔回來。阿卡提什麼地方也沒有去，只和愷第亞消磨了大約一點鐘。他對她倒並不煩厭，她自己提議再奏一次前一天奏過的曲子；可是末了奧定騷甫夫人回來了，他一看見她，心裏立刻就覺到一陣難過。她帶着疲乏的腳步從園子裏走來，她的兩頰很紅，眼睛比平時更亮，頭上戴了頂圓草帽。她用手指搓着一根野花的細莖，她的輕紗的披肩已經落下到她的肘上，一條灰色的闊邊的帽帶垂在她的胸前。巴莎羅夫跟在她後面。一如平常的自信和不經心，可是她臉上的表情雖然很高興，很和愛，卻不能使阿卡提滿意。巴莎羅夫從牙縫中迸出了一聲「早！」便回到他房裏去了，奧定騷甫夫人隨便地和阿卡提握了握手，也在他身邊走過去了。

「早！」阿卡提心中想……「好像我們今天還沒有見過面一樣。」

十七

大家都知道，時間有時飛得像鳥一般快，有時爬得像蟲一樣慢；可是一個人不感覺時間過得快或過得慢的時候，通常總是最幸福的。阿卡提和巴莎羅夫就是這樣的在奧定騷甫夫人家裏過了兩星期。她家裏的良好秩序和她一部分的生活習慣，使他們能得到這種結果。她自己也很嚴守着秩序，同時強制別人也去遵守。

一日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照着一定的時候去做。早上，正八點鐘的時候，全家人都在一塊吃早餐；早餐後到午飯前，各人做各人喜歡做的事，女主人是同她的總管（她的產業是採取租稅制度的），管家和管家婦商量事務。晚飯前一家人又會聚在一起，談天或讀書；晚上是去散步，打牌，奏音樂；十時半，奧定騷甫夫人便回到她自己房裏，吩咐些第二天要做的事，就上牀睡了。巴莎羅夫卻不喜歡這種有規律的，有點矯枉過甚的準守時刻的日常生計，『像在軌道上滾動一樣。』他這樣說；那些穿制服的僕役，循規蹈矩的管家，都觸犯了他的民治的情操。他說要是一個人這樣子做，不如連吃飯也學英國式的——穿着燕尾服，打起白領結來。有一次他很率直的把這件事對奧定騷甫夫人說。因為她的態度是不論誰都可以坦白地把他自己的意思向她說。她聽了他的話，就說，『從你的觀察點來看，你是對的——也許，在這一方面，我太富於貴婦人的氣息了；可是住在鄉間的生活卻不能沒有秩序，不然就得惱煞人。』她還是繼續她的辦法，巴莎羅夫的怨聲不絕，可是他和阿卡提能够在奧定騷甫夫人家裏過着很舒適的生活，也就因為她家裏的一切都是『在軌道上滾動的。』雖然如此，這兩位青年人在尼哥爾斯哥住了幾天之後，都有了一種改變。巴莎羅夫雖然奧定騷甫夫人很少贊同他的意見，可是顯而易見的他對她是很感興趣的，這時他漸漸的顯出一種前所未有的心神不安來；他很容易的發脾氣，不大願意說話，一臉的怒氣，坐立不定，好像有一種祕密的慾望在心中作怪的樣子。同時阿卡提卻斷定了自己是對奧定騷甫夫人發生了戀愛，漸漸的生出一種沉鬱的情緒來。可是這種沉鬱卻不妨礙他和愷第亞的友誼；而且還加強他對她的友愛親熱。『她並不看重我好吧……可是這裏有一個好人，她並不討厭我，』他想的，心又體驗到了寬大的甜美的情緒。愷第亞模糊地覺察到他和她的交遊是想尋求一種安慰，但彼此都有一種半含羞，半親信的友誼的天真的愉快。他們在奧定騷甫夫人面前時並不交談；愷第亞在她姊姊銳敏的眼睛底下便退縮了回去；阿卡提呢，正像一個戀愛的人一樣，在他所愛的對象之

前，不能再注意到別的東西了；可是他和愷第亞單獨在一起的時候，他却很快樂。他覺得他沒有能力能引起奧定騷甫夫人的興趣；他和她單獨在一起時，他覺得很羞怯，茫然無所措手的，她也不知道和他談點什麼纔好，因為在她看來，他年紀太輕了。阿卡提和愷第亞在一起，却正相反，他覺得很舒服；他很謙卑的對待她，鼓勵她談論從音樂，從閱讀小說，詩歌，和從其他的瑣屑事件中得來的印象，卻沒有注意到這些瑣屑的事件也正可以引起他的興趣的。在愷第亞方面倒並不是想驅除他的沉鬱。

阿卡提和愷第亞在一起時，覺得很舒適，奧定騷甫夫人和巴莎羅夫在一起也是這樣，所以常常四個人初起在一塊，一會兒便分成兩塊了，尤其是在散步的時候。愷第亞愛好自然，阿卡提也愛自然，雖然他沒有敢承認；奧定騷甫夫人卻像巴莎羅夫對於自然的美是很冷淡的。這兩個朋友的常常分離就產生了一種結果，他們間的關係漸漸的生了變化了。巴莎羅夫對阿卡提絕不談起奧定騷甫夫人，甚至連她的『貴族態度』也不罵了；對愷第亞，他倒還是照常的稱讚她，只是勸告他抑制她的傷感的情緒，可是他的稱讚很倉卒，他的勸告很淡漠，總而言之，他對阿卡提的談話比從前少了……他似乎在躲避他，似乎和他在一起是很不舒服的。阿卡提也看出了這種情形，可是他把他種種的觀察都藏在心裏。

這種『變化』的實在原因，是奧定騷甫夫人在巴莎羅夫心裏引起了一種使他痛苦，使他顛狂的情感，然而要是有入即使遠遠的暗示到他，說他有發生這種情感的可能，他也會立刻帶一種輕蔑的冷笑和譏諷的冒罵來否認的。巴莎羅夫非常愛女性和女性美；可是理想的愛，或者照他說來，浪漫的愛，他是認作瘋狂，和無可寬恕的獸子的；他把對女性慇懃的騎士的情感認為是一種變態或疾病，並且曾一再的說過，他很奇怪，為什麼杜琴保和所有日耳曼的抒情詩人和浪漫詩人沒有被送入瘋顛病院去。『要是一個女子中你的意』他常常說，『那麼就努力去達到你的目的；可是如果你不能達到目的——那麼就放棄她——海裏面

何必愁沒有大魚。」奧定騷甫夫人是中他的意了；人家對她的謠言，她思想的自由和獨立，她顯然的喜歡他，一切都似乎對他有利，可是他不久便看出來，他對她是不會「達到目的」的，而放棄了她吧，他自己又覺得沒有那種勇氣。他只要一想到她，他的血就會立刻沸騰起來；他的血倒還容易抑止，可是還有別的東西——他從沒有讓他襲進內心，而且時常譏笑，時常引起他自負心的反感的東西——牢牢的盤繞住他。同奧定騷甫夫人說話的時候，他對於浪漫事情的態度，比從前還要表示得輕蔑；可是當他一個人的時候，卻很憤怒地發見他自己也有了浪漫的成分了。有時他跑進林子裏去；大踏步的走着，踏斷在路邊阻礙他的樹枝，低聲的詛咒她和他自己；有時他跑進穀倉裏去，躺在乾草上，硬硬的閉上眼睛，強制他自己入睡，自然，這不一定常常能睡着的。忽然他幻想到一雙純潔的手抱住了他的頸，一張傲慢的嘴唇回他的吻，一對明慧的眼睛，溫柔地——是的，溫柔地——凝注着他的眼睛，他的思想在旋轉了，一剎那間他忘懷了自己，一會兒他心裏又湧上憤怒來。他自己覺得他在想種種『可恥』的思想，好像是一個作弄他的魔鬼在驅使他。有時他覺得奧定騷甫夫人也有了一點改變；她臉上的表情有些特別的徵候；也許……可是想到這裏他就會頓腳，磨牙，緊握了拳頭。

同時巴莎羅夫也沒有完全看錯。他打動了奧定騷甫夫人的心，他引起了她的興趣，她常常的想着他。不在面前的時候，雖然她不感覺無聊，並不焦急的望着他來，可是他一到來總使她更加興奮起來；她喜歡和他單獨在一塊，她喜歡和他談話，雖然明知他時常會激怒她，或觸犯她的嗜好，和文雅的习惯。她好像急切的思想試探他和試驗她自己。

一天他同她在園子裏散步，突然用很唐突的口氣對她說，他想不日就回到他父親家裏去……她聽了他的話，臉色都轉白了，好像有什麼東西使她很痛苦，這種痛苦直使她很久以後還覺得很奇怪，還不知是什

麼意義。巴莎羅夫說到他要走，倒不是想要試探她的態度如何；他從沒有「故意做作」的。這一天早晨他見到了他父親的總管，第謨費區，他曾在他小時候侍候過他。這個第謨費區是個極有經驗，極幹練的老頭子，枯黃的頭髮，陽光曬赤了的臉孔，皺起的眼眸中含有小滴的眼淚，突然的走到巴莎羅夫面前來，身上穿了件灰藍粗布的短衫，腰上束了一條皮帶，腳上穿了雙擦了油的皮鞋。

「喂，老頭子，你好吧？」巴莎羅夫喊道。

「你好啊，巴莎羅夫。」這個細小的老人說，臉上帶着愉快的笑容，使他滿臉立刻都皺了起來。

「你來做什麼？他們差你來找我的嗎？」

「不是，少爺，我那會有這種事？」第謨費區含糊地說。（他記得出門時他主人是怎樣的鄭重叮囑他的。）

「好吧，別說謊了！」巴莎羅夫打斷他的話說。「這條路是進城去的嗎？」第謨費區遲疑了一會，沒有回

答。「我的父親身體好嗎？」

「感謝上帝，很好。」

「我的母親呢？」

「阿麗娜也很好，上帝的庇佑。」

「我想他們在盼望我吧？」

這個小老人把他細小的頭倒在一邊。

「啊，巴莎羅夫，他們十分焦灼的盼望你回去；一點也不說謊。」

「是了，是了，不用說吧！告訴他們我就回來了。」

『是的，少爺，』第謨費區嘆了一口氣說

他走出屋子的時候，兩手拉下他的小帽蓋了頭，爬進一輛破爛的馬車，很快的走了，可是不是向進城的方向去。

這天晚上，奧定騷甫夫人同巴莎羅夫坐在她自己的房間裏，阿卡提在大廳裏走來走去聽着愷第亞奏琴。公爵夫人上樓到自己房裏去了；她向來不能耐煩客人，尤其對這兩個她所說的『新流氓』在廳子裏她只是含着愠怒；回到房間裏便破口大罵她的侍婢，罵得連她的帽子和假髮都跳動起來。奧定騷甫夫人也完全知道。

『你怎麼就想走了？』她說；『你怎樣答應人的？』

巴莎羅夫嚇了一跳。『答應你什麼？』

『難道你忘記了嗎？你不是說要教我點化學嗎？』

『那有什麼辦法！我父親望我回去；我不能再逗留了。可是，你可以讀佩羅斯和法萊美的化學概論；那是本好書，文字也很流暢。這本書可以找出你所需要的一切。』

『可是你要記得，你對我說的，一本書不能代替……我忘了你是怎樣說的，可是我也明白我的意思了……你記得嗎？』

『那有什麼辦法！』巴莎羅夫又說了一遍。

『爲什麼要走呢？』奧定騷甫夫人放輕了聲音說。

他望了她一眼。她的頭倒在安樂椅的背上，她的手臂，兩肘都露出在外面，交叉在胸前。她在一盞有孔的紙罩子的燈光底下，好像臉色更蒼白了。一件寬大的白長衣把她整個兒都包蓋在摺紋中；就連她交叉着的

脚尖也遮住了。

『爲什麼要住下去呢？』巴莎羅夫答。

奧定騷甫夫人略略回過臉來。『你問爲什麼嗎？你和我們在一塊不是很快樂嗎？你以爲這裏沒有人會懷想你嗎？』

『我相信不會有。』

奧定騷甫夫人靜默了一會。『你那想法就錯了。可是，我不信你的話。你不會認真說這種話的。』巴莎羅夫還是坐着不動。『巴莎羅夫，你爲什麼不開口？』

『叫我對你說什麼呢？一般人都是不值得去懷想的，我更其不值得。』

『爲什麼？』

『我是一個老實的，沒有趣味的人。我不知道怎樣的說話。』

『你又客氣了，巴莎羅夫。』

『這倒不是我的習慣。難道你還不知道我一點也沒有你所極力讚美的人生的優雅的舉止嗎？』
奧定騷甫夫人咬着她的手帕角。

『無論你怎樣想，可是你走了之後，我就會煩悶了。』

『阿卡提還在這裏，』巴莎羅夫說。奧定騷甫夫人輕輕地聳了聳肩，她又說，『我就會煩悶了。』

『真的嗎？無論如何，你不會煩悶很久的。』

『何以見得？』

『因爲你對我說過，你只有在你的有規律的秩序打破了的時候才會煩悶。你已把你的生活處理得十

分整齊，再不能容許什麼煩悶或憂鬱……和其他不快的情緒了。」

「你以為我處理得十分整齊嗎？……就是說，我的生活過得十分有規律嗎？」

「我想是的。這裏有個例子：再過幾分鐘就要打十點鐘了，我早先料到你就要趕我走了。」

「不，我不趕你走，巴莎羅夫。你可以再坐一會。開一開窗子吧……我覺得有點氣悶。」

巴莎羅夫起身把窗子一推，砰然一聲，就把窗推開了……他沒有想到開得這樣容易，手反兒有點顫動了。溫柔黑暗的夜色探入房間裏來，天空差不多是漆黑的，樹木微微的搖動，空氣清潔而芬芳。

「拉下百葉窗來，請坐吧，奧定騷甫夫人說，『在你沒有走以前我有幾句話同你說。告訴我一點關於你自己的事情；你從來沒有說過你自己的事情。』」

「我想不如說些有益的問題吧，奧定騷甫夫人。」

「你太謙遜了……可是我很喜歡知道些關於你的事情，你家庭的事情，以及你父親的事情，你是爲了他而離開我們的。」

「她爲什麼說這種話呢？」巴莎羅夫心中想。

「這些話是一點趣味也沒有的，」他高聲說，「尤其是對於你；我們是沒有聲名的平民……」

「你以爲我是一個貴族嗎？」

巴莎羅夫舉眼望了奧定騷甫夫人一下。

「是的，」他用非常銳利的口氣說。

她笑了一笑。「我看你還不了解我，雖然你以爲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不值得去研究他們。將來我總會把我的歷史告訴你……可是你先得把你的告訴我。」

『我還不了解你，』巴莎羅夫跟着說。『也許你這話是對的；也許，真的，每個人都是個啞謎。譬如你，你討厭交際社會，避開它，但你又邀兩個學生來和他一塊住。又如像你這樣的聰明，這樣的美麗，怎麼會住到鄉間來。』

『什麼？你說什麼？』奧定騷甫夫人急切的插口問。『像我的……美麗？』

巴莎羅夫皺了皺眉。『不用管它，』他說，『我是說我不十分明白爲什麼你會住在鄉間。』

『你不明白……可是你自己也總能說出個理由來吧？』

『是的……我以爲你常常住在一個地方，是因爲你疏散慣了，因爲你愛舒服，愛安逸，而對於什麼事情都很冷淡。』

奧定騷甫夫人又笑了一笑說，『你絕對不相信我也會被什麼東西打動心的嗎？』

巴莎羅夫從額角上望了她一眼。

『爲好奇心打動，也許，可是沒有別的了。』

『真的嗎？現在我明白了，爲什麼我們成了這種朋友；因爲你也正和我一樣的，你看。』

『我們成了這種朋友……』巴莎羅夫哽噎着說。

『是的……可是我忘了你要走了。』

巴莎羅夫站起來。燈光在這個黑暗的，華麗的，隔離開的房間中央朦朧地照着；百葉窗不時的搖動，吹進一陣陣清新的深夜的涼氣來；聽見有神祕的細語。奧定騷甫夫人一點也不動；可是她漸漸的爲隱藏着的情緒所佔有了。

這種情緒也傳給了巴莎羅夫。他忽然覺得他同一個年輕可愛的女子單獨在一起……

『你到那裏去？』她慢吞吞的說。

他沒有回答，倒在一張椅子上。

『那麼你以為我是一個平靜的，縱容慣了的，享受慣了的人，』她繼續慢吞吞的說，眼睛不住的望着窗子。『可是我卻知道我很清楚，我是個不幸福的人。』

『你不幸福？爲什麼？你還介意着那些無聊的謠言嗎？』

奧定騷甫夫人皺了皺眉頭。他把她的話當作這樣的一種意義解，她有點惱恨。

『這種謠言一點也不能影響我，』巴莎羅夫，我太高傲了，不去理會它。我的不幸福是因爲……我沒有生存的欲望，生存的熱情。你用懷疑的眼光望着我；你心裏想一個穿着繡花衣服，坐在一張天鵝絨的安樂椅上的「貴族」在說這話。我不否認這種事實；我愛你所說的舒服，可是同時我卻很不願意生存下去。你去解釋這一種矛盾吧。可是在你看來，都是些浪漫主義。』

巴莎羅夫搖了搖頭。『你身體又好，又自由，又有錢；你還要什麼呢？你還少什麼呢？』

『我還少什麼？』奧定騷甫夫人跟着說，她嘆了一口氣。『我很厭倦了，我老了，我覺得我好像已活得很久了。是的，我老了，』她又說，輕輕的拉一下外衣的兩端，蓋了她的裸露的兩臂。她的兩眼正和巴莎羅夫的視線相接觸，她臉上泛上了一陣微紅。『在我後面已經有了許多回憶；在彼得堡富裕的生活，到貧困的生活，我父親的死，結婚，國外旅行……許多回憶，都不必去記它，在我前面，在我前面是一條長長的路，但是沒有目的地……我不願意再走去了。』

『你已經覺悟了一切麼？』巴莎羅夫問。

『不是，可是我覺得很不滿意，』奧定騷甫夫人一個一個字的說。『我想要是我自己能對於某種東西

發生濃厚的興趣……」

「你想戀愛，」巴莎羅夫打斷她的話說，「可是你不能戀愛；你所以不幸福的就在此。」

奧定騷甫夫人細看了一會她的衣袖。

「我真的不能戀愛嗎？」她說。

「我說是不能。只是我說它不幸，那是我錯了。正正相反的，一個人有這種事情落到他頭上纔真是可憐呢。」

「什麼事情落到頭上？」

「戀愛。」

「你怎麼知道呢？」

「聽人這樣說，」巴莎羅夫含愠地說。

「你在賣弄風情了，」他心裏想，「你很煩厭，沒有事情做來戲弄我，而我……」他的心真的幾乎要破裂了。

「而且，也許你的標準太高了，」他說，把身子向前彎下去，手裏弄着椅子上的繯子。

「也許是。我的意思是戀愛不是整個的有，就是整個的沒有一條生命換一條生命。拿我的去，取你的來，沒有懊悔，沒有退縮。要不然，就不如沒有。」

「唔，」巴莎羅夫說，「那是公平的條件，我很奇怪怎麼你到現在……還沒有找到你所要求的。」

「你以為把自己整個的信託某一個人是件容易的事嗎？」

「要是你疑慮太多，等了又等，估定你自己的價格，就是說，抬高自己的價值，那自然不容易了；可是如果

沒有疑慮的去信託一個人，那是很容易的。」

「一個人怎樣能不抬高自己的價值呢？要是我是毫無價值的，誰又要我信託呢？」

「那就不是我的事了；估定我的價值，那是別人的事。最要的事是怎樣的能把自己信託人。」

奧定騷甫夫人把身子向前彎了些說：「聽你說來，好像你對於這些事很有經驗似的。」

「隨便說到的吧了，奧定騷甫夫人；你知道，我對這些事都不在行的。」

「可是你能知道怎樣的把自己信託人嗎？」

「我不知道。我不能誇口。」

奧定騷甫夫人沒有開口，巴莎羅夫默然不語，鋼琴的聲音從客廳裏傳入了他們的耳中。

「怎麼這樣晚愷第亞還在奏琴？」奧定騷甫夫人說。

巴莎羅夫站了起來。「是的，現在真很晚了；你應該睡覺了。」

「等一等；你爲什麼這樣急……我還要同你談一句話哩。」

「什麼話？」

「等一等，」奧定騷甫夫人低聲說。她的眼睛注視着巴莎羅夫；好像她是在很注意的觀察他。

他在房間裏，這頭走到那頭，後來忽然走到她那邊，匆忙的說：「再會。」把她的手緊握了一下，握得她幾乎叫起來，他便走了。她舉起她被握痛了的手指到嘴唇邊，輕吹了兩下，忽然衝動地從矮椅上站起來，急速的跑到門口去，好像她想把巴莎羅夫叫回來似的……一個侍婢用銀盤端了一只水壺進來。奧定騷甫夫人站住了不動，叫她出去，她又坐下了，又浸沉在思索中，她的頭髮鬆散下來，一捲一捲的披下到她的肩上。她房裏的燈很久以後還是點着，她一動也不動的坐了很久，只有時時的摩擦一下她的手臂，因爲夜寒襲來有點刺

人了。

兩點鐘後巴莎羅夫回到了他的臥室，皮鞋被露水打濕了，頭髮蓬亂地，心神很壞。他看見阿卡提手裏拿了本書坐在寫字桌邊，他的衣服紐得十分整齊。

『你還沒有睡嗎？』他說，口氣好像很煩惱的。

『今晚你和奧定騷甫夫人逗遛了好一會？』阿卡提說，沒有回他的話。

『是的，我同她在一塊的時間和你同愷第亞奏琴的時間一樣久。』

『我沒有奏琴……』阿卡提說到這裏便停止了。他覺得他的眼淚要在他的眼睛裏流出來了，他卻不願意在他喜歡譏笑的朋友面前哭出來。

十八

第二天早晨奧定騷甫夫人出來吃早點的時候，巴莎羅夫坐了好一會，低頭注視着茶杯，忽然他舉眼望了她一望……她也正在望他，好像他突然給了她一個打擊似的，他覺得她的臉色比昨夜更蒼白了些。她很快的回到她自己的房間裏，一直到午飯時才出來。清早起天就下起雨來；不能出去散步了。一家人都聚集在客廳裏。阿卡提拿起一本新出版的雜誌，便高聲的讀起來，公爵夫人照常的在她臉上露出驚奇的神色，好像他在做什麼不該做的事，接着是愠怒地把眼凝視着他；可是他卻不去理會她。

『巴莎羅夫，』奧定騷甫夫人說，『到我房裏來……我要問你……昨天你說的那本教本……』

她站起來走向門口去。公爵夫人四周望了一望，她的表情好像是說，『望一望我；看一下我多麼驚異！』又注視了一下阿卡提；可是他提高了聲音，同坐在他傍邊的愷第亞對望了一下，又讀起他的雜誌來了。

奧定騷甫夫人用很快的腳步走到她的書房裏去，巴莎羅夫也緊緊的跟着，沒有抬起頭來，只用耳朵聽着她的綉長衣發出瑟瑟的響聲在前面走。奧定騷甫夫人倒在她昨晚所坐的安樂椅上，巴莎羅夫也坐在她以前的原位置上。

「那本書叫什麼名字？」她靜默了一會兒便說。

「佩羅斯和法萊美的化學概論。」巴莎羅夫答。「我也可以介紹蓋諾特的實驗物理學概論給你。在這本書裏的插圖是很清楚的，這也是一般人用的教科書。」

奧定騷甫夫人伸出她的手來。「巴莎羅夫，對不起，我不是想請你來這裏談論教科書。我想要繼續我們昨晚的談話。你昨晚突然的走了……這不會使你煩厭吧……」

「我遵從你的意思，奧定騷甫夫人。可是昨晚我門談的是什麼呢？」

奧定騷甫夫人側眼望了巴莎羅夫一下。

「我相信，我們談的是幸福問題。我談關於我自己的話。對了，我既提到「幸福」這個字。我得請問你，爲什麼即使我們能够欣賞，如音樂，美麗的黃昏，或和同情者的談話的時候，也好像只感覺到一種虛渺的無限的幸福的暗示，而不是真正的幸福——就是說不是我們自己所有的幸福呢。這是爲什麼？或者也許你沒有這一種感覺吧？」

「你知道這句格言「現實無幸福」吧，」巴莎羅夫答；「並且昨天你告訴我，你是不滿足的。我却從沒有這種思想到我腦裏來過。」

「也許你認爲這種思想是可笑的吧？」

「不是，只不過這種思想不會到過我的腦裏。」

「真的嗎？你知道，我很願意知道你想點什麼？」

「什麼？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聽吧，我早就想坦白的同你談一下。那無須對你說——你自己也明白——因為你不是一個平常人；你還年輕——前途很遠大。你預備做什麼呢？將來你期待點什麼呢？我就是說——你想達到那一種目的呢？你向那方面去呢？你心裏想點什麼呢？簡單的說，你是那一種人，你要做那一種事？」

「你真說得奇怪，奧定騷甫夫人。你知道我是研究自然科學的，我要……」

「是的，你要做那一種人？」

「我已經對你說過我準備做個鄉村醫生。」

奧定騷甫夫人不耐煩地動了一下。

「你為什麼說這種話呢？你自己也不信這句話。阿卡提也許可以這樣的回答我，可是你不能。」

「為什麼阿卡提……」

「別說了！你從事這樣一種卑微的職業就能使你滿足了嗎？你不是常常說你是不信醫學的嗎？你——有你這樣的野心——做一個鄉村醫生！你說這種話是敷衍我的，因為你不信任我。可是，你要知道，巴莎羅夫，我是能夠了解你的；我也曾窮困過，也有過野心，像你一樣；我也許經歷過和你所經歷過的同樣的磨難。」

「那就很好，奧定騷甫夫人，可是你得原諒我……我向來不慣於自由地說我自己的事，而且在我中間更隔了一條鴻溝……」

間更隔了一條鴻溝……

「什麼鴻溝？你又要說我是一個貴族嗎？別說了吧，巴莎羅夫；我還以為我已經向你解釋……」

「就不拿這點來說，」巴莎羅夫插口道，「談論將來的事有什麼用呢？將來的事是大部分不能由我們

做主的。要是有機會給我們做事——那固然最好；要是沒有機會——至少也可以欣幸預早沒有說什麼無聊的空話。」

「你把朋友的談話當作無聊的空話嗎？……也許你認爲我是一個不配得你信任的女子？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們的。」

「我並沒有看不起你，奧定騷甫夫人，你也知道的。」

「不，我一點不知道……不過我們就作如是觀吧。我明白了你不願意談你將來的事；可是你現在心裏所發生的是什麼呢……」

「發生的！」巴莎羅夫說，「好像我是一個政府或一個社團總而言之，這是全無趣味的；並且一個人能把內心所「發生的」意象完全說出來嗎？」

「什麼，我不明白爲什麼你不能把你心裏所想的事坦白地說出來。」

「你能够嗎？」巴莎羅夫問。

「能够。」奧定騷甫夫人略爲遲疑了一回說。

巴莎羅夫低下頭去。「你比我幸福多了。」

奧定騷甫疑問地望着他。「隨你說吧，」她接着說，「可是我覺得我們總算沒有空認識了一場；我們會成爲好朋友的。我相信——叫我怎麼說，你的拘束和沉默到頭總會消滅的。」

「那麼，你覺察到我的沉默和……你所說的……拘束了？」

「是的。」

巴莎羅夫站起來走到窗口去。「你願意知道我的沉默的原因嗎？你願意知道我心裏所發生的意象嗎？」

「願意的。」奧定騷甫夫人說，不知怎樣她覺得一陣害怕。

「你不會生氣吧？」

「不會。」

「不會嗎？」巴莎羅夫背着她站着。「我對你說吧，我愛得你簡直發呆發瘋了……這是你逼我說出來的。」

奧定騷甫夫人伸出她的一雙手來；可是巴莎羅夫把他的額角緊貼在窗門的玻璃上。他的呼吸很短促；渾身戰抖着。可是這倒不是少年膽小的抖，也不是初次談情時的甜蜜的驚恐，而是熱情在他內心掙扎着，強烈地，痛苦地——像憎惡的熱情，也許近於憎惡的熱情……奧定騷甫夫人覺得又怕他又可憐他。

「巴莎羅夫。」她說，她的聲音裏有一種不自覺的溫柔。

他很快的轉過身來，探究地望了她一眼，忽然緊握了她的雙手，拉她到自己的胸前。

她沒有立刻就掙脫他的懷抱，可是一剎那間，她已經站在遠遠的角上，從那兒望着巴莎羅夫。他又奔向她那邊去……

「你誤會了我的意思，」她驚惶地急忙低聲的說。這時候好像他要是走前一步，她就要喊起來了……巴莎羅夫咬緊了嘴唇，走出去了。

半點鐘後一個侍婢送了一張巴莎羅夫的字條給奧定騷甫夫人；上面只有一行字：「我必須在今天走呢，還是可以住到明天？」

「爲什麼要走？我還沒有瞭解你——你也沒有瞭解我，」奧定騷甫夫人回答他說，可是她心裏又自己在想，「我也沒有瞭解我自己呢。」

她直到晚餐時都沒有出來，只在房間裏來回的走着，有時在窗口站一下，有時在鏡子前立一會，用她的手帕慢慢的擦她的頭頸，她覺得頸上有一處還是熱得像火一般。她問她自己什麼東西驅使她去『逼出』巴莎羅夫的話來，他的心事來，她是不是沒有料想到這種結果……『是我的不是，』她大聲的說，『可是我沒有料到這種結果。』她沉思着，想起巴莎羅夫向她奔來時那種差不多是獸類的面容時，她的臉不覺紅起來了……

『或者？』她忽然高聲說，又立刻停住了，把她的鬢髮向後一搖……她在鏡子裏看見她自己的影子；她的頭往後一仰，一種神祕的微笑浮在她半開半閉的眼睛和嘴唇上，好像在告訴她，一會兒就會使她侷促不安了……

『不，』末了她決定了。『誰曉得會有這種結果；他可不能開玩笑；安靜是世上最好的東西。』

她心裏的安靜並沒有動搖；可是她覺得很煩悶，甚至還落了幾滴眼淚，雖然，她也說不出什麼原因。——自然不是爲了她受了侮辱。她並不以爲自己是受了侮辱；她只有覺得自己是有罪的。在各種模糊的情緒的勢力底下，緬懷過去，企念將來，不覺迫她走上某一地點，迫她向前望了一望，可是她所看見的還不是一個深淵，只是空虛……或者厭惡。

十九

奧定騷甫夫人的自制力雖然很強，能克服一切的偏見，可是她走進客廳去吃晚飯的時候，也覺得有點侷促。然而這餐晚飯是很平安地喫過了。樸飛利走來談了許多故事；他是剛從城裏回來。他談到那位省長命令他的專員裝上靴距，以備有緊要事時他要差他們騎了馬出去辦。阿卡提同愷第亞低聲的談天，同時又留

心注意着公爵夫人的神色。巴莎羅夫嚴肅地默不作聲。奧定騷甫夫人望了他兩次，不是偷偷的，而是坦白的望着他的臉，他的臉色很乖戾，很不高興，垂着眼睛，滿臉輕蔑的堅決的神氣，心裏想着：「不……不……不……不……」吃過飯，她和一家人都到花園裏去，看見巴莎羅夫想同她說話，她便向傍邊走了幾步，站住了腳。他走前她那邊，但還是不抬起頭來，沙啞着喉音說：

「我得向你道歉，奧定騷甫夫人。你一定對我很生氣吧。」

「不，我並不對你生氣，巴莎羅夫。」奧定騷甫夫人答：「可是我很不安。」

「那更糟了。無論如何，我已經受了相當的處罰了。我的地位，你自然同意，是十分難堪的。你寫給我的條子說，『爲什麼要走？』可是我不能再住下去了，也不願再住了，明天我就要走了。」

「巴莎羅夫，爲什麼你要……」

「爲什麼我要走嗎？」

「不，我不是說這話。」

「過去的事不必回憶了，奧定騷甫夫人……這件事遲早總要發生的。所以我必須走了。我只能想到一個條件使我留在這裏；可是這個條件永遠不會有。原諒我的唐突，因爲我想你不愛我，也永遠不會愛我的吧？」

奧定騷甫夫人沒有回答他。『我怕這個人，』在她腦海裏閃過。

「那麼，再會吧。」巴莎羅夫說，好像他已猜到了她的思想，他便走回了屋子裏。

奧定騷甫夫人慢慢的在他後面走，叫愷第亞來，挽着她的臂。她直到晚上都沒有離開她。她沒有打牌，只是常常的發笑，這正和她的蒼白的迷惑的臉色不相適和。阿卡提覺得很奇怪，像所有的青年人望人的一樣

望着她——那就是說，他不住的問自己，『那是什麼意思？』巴莎羅夫藏在自已房間中；但喝茶的時候還是來了。奧定騷甫夫人想要同他說幾句好話，可是不知如何說法……

一件意外的事解除了她的困難，一個管家進來說西尼柯夫來了。

這個青年的進步黨走進廳裏來時，那種生疏的臉孔，真不能以文字來形容。雖然他有那種特殊的厚臉，決心到鄉下來拜訪一個不大熟識的而且沒有請他來的女子；（他說是因為得到了消息，知道兩個聰明的知己的朋友是耽擱在這裏。）可是他這時卻害怕到骨子裏，把預先準備好的道歉話客氣話全都忘了，只談了些柯克興夫人怎樣囑他來問候奧定騷甫夫人，也問候阿卡提，怎樣她還常常讚美他，這一類可笑的話……而且說到這裏便支吾着說不下去，心裏慌亂得竟坐在他自己的帽子上。可是既然沒有人趕他出去，而且奧定騷甫夫人還給他介紹她的姨母和她的妹妹，他不久便鎮定下來，又開始滔滔不絕的大談起來。一件平凡事情的參入常常是人生中一件有益的事；它可以鬆弛一張過於緊張的弦子，可以清醒太自信或太白犧牲的情緒，使它們回復原來的狀態。西尼柯夫的到來，一切事都變成遲鈍了些，簡單了些；他們大家都多喫了些，比平時早睡了半點鐘。

『我現在也可以對你說，』阿卡提睡在牀上對正在脫衣的巴莎羅夫說，『你從前對我說的話，「爲什麼你這樣的抑鬱？人家以爲你盡了什麼神聖的責任哩。」』近來這兩個朋友中間，發生了一種彼此隨便嘲笑的态度，這常常是暗中不愉快或說不出來的疑心的一種徵候。

『明天我要到我父親那裏去了，』巴莎羅夫說。

阿卡提抬起身上撐着肘子。他既覺得驚訝，又不知爲什麼的覺得快樂。『啊！』他說，『你就爲了這個煩悶嗎？』

巴沙羅夫打了個呵欠。「要是你知道太多，你就老得快了。」

「奧定騷甫夫人呢？」

「奧定騷甫夫人什麼？」

「我說，她肯讓你走嗎？」

「我又不是她雇用的人。」

阿卡提沉思起來，巴沙羅夫躺下，把他的臉朝着壁。

鎮默了幾分鐘。阿卡提忽然叫道：「巴沙羅夫？」

「怎麼？」

「明天我也和你一塊去。」

巴沙羅夫沒有回答。

「只是我要回家去。」阿卡提接着說。「我們可以同路浩爾夫斯基，到了那裏你可以在費道特驛站僱到馬車了。我倒很想認識你們家裏的人，可是我怕與他們不便，也與你不便。你不是不久還要到我家裏來嗎？」

「我的東西都放在你家裏呢。」巴沙羅夫說，沒有轉過身來。

「爲什麼他不問我，我爲什麼也和他一樣，突然的要走呢？」阿卡提心裏想。「其實，我爲什麼要走呢，他又爲什麼要走呢？」他接着又這樣想。他對他自己的問題想不出滿意的答案，可是他的心裏充滿了苦悶的情緒。他覺得很不願意丟棄他那已經過慣的生活；可是叫他一個人留在那兒，又覺得有點孤零零的。「他們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了，」他自己推想着。「他走了，我再住下去有什麼意思呢？她一定會十分討厭我，那我

就會失去最後對她的機會了。」他漸漸的想起奧定騷甫夫人來，可是另外一個面容，漸漸的遮掩了這位可愛的青年寡婦的影像。

「我也捨不得離開愷第亞！」阿卡提低聲的對他的枕頭說，一滴眼淚已經掉在上面了……忽然他把他的頭髮往後一搖，高聲的說：

「西尼柯夫那個傻瓜來這裏做什麼？」

巴莎羅夫先在牀上轉側了一下，然後說出下面的話來：「我看你還是一個傻子，孩子。我們是不能少西尼柯夫的。我——你明白嗎？我需要他這種笨人。實在的，燒磚瓦不是天神的事……」

「喔啊！」阿卡提心裏想，剎那間巴莎羅夫無限的浮誇已完全顯露出來了。「那麼，你我是天神嗎？至少你是天神了；那麼，我不是笨人呢？」

「是的，」巴莎羅夫說，「你還是一個傻子呢。」

第二天阿卡提對奧定騷甫夫人說，他要同巴莎羅夫一塊走，她也並沒有表示特別的驚異；她似乎很疲乏，很有心事似的。愷第亞默默地，誠摯地望了他一眼；公爵夫人趕快在她的圍巾底下畫起十字來慶祝，阿卡提自然也看到了。西尼柯夫卻完全着了慌。他穿了簇新的時式的——這一次不是親斯拉夫派式的——的衣服剛進來吃早飯；昨晚那個派來侍候他的僕人，看見他帶了這許多襯衫來，喫了一大驚，可是現在忽然他的朋友都要丟下他去了！他在屋子裏走了一回，變着背像一個被趕到了樹林的邊上的兔子，一會兒，突然的差不多帶了沮喪的神氣，宣佈說他也想要走了。奧定騷甫夫人並沒有想留他。

「我有一輛很舒服的馬車，」這個沒有運氣的青年對阿卡提說，「我可以載你去，同時巴莎羅夫就可以坐你的車子去，這樣就格外方便了。」

「可是，我不是和你同路的，到我家裏去很遠呢。」

「那沒有關係，沒有關係；我的時間很空；而且，我在那方面也有點事。」

「去賣酒嗎？」阿卡提問，非常輕蔑的樣子。

可是西尼柯夫卻懷喪得連笑也不笑了。「我敢擔保，我的車子是十分舒服的。」他說，「坐位也很寬敞，
三個人也坐得下呢。」

「不要過拂西尼柯夫先生的感情吧。」奧定騷甫夫人說。

阿卡提望了她一望，含有深意的點了點頭。

早餐後三位客人便動身了。奧定騷甫夫人伸手給巴莎羅夫告別的時候說，「我們還要見面的，是不
是？」

「隨你的吩咐。」巴莎羅夫答。

「那麼，我們再會面吧。」

阿卡提第一個走下石階；他坐上了西尼柯夫的車子。管家很恭敬的幫他放墊子，可是他卻恨不得殺了他，或自己哭一場。巴莎羅夫坐在阿卡提的馬車裏，他們到了浩爾夫斯基，阿卡提等驛站管理人費道特換好了馬，走到巴莎羅夫坐的馬車邊，帶着平日的笑容對他說，「巴莎羅夫，帶我一塊去吧，我想到你那裏去。」

「坐上來吧。」巴莎羅夫在牙縫裏說。

西尼柯夫正在他車轉的旁邊來回的走着，很起勁的吹着口笛，聽了這話，倒發了呆了；阿卡提冷靜地從馬車裏拿下他的行李來，坐進了巴莎羅夫旁邊的位子，很有禮的對他剛纔同車的朋友點了點頭，喊道，「走吧！」車子便轉動了，一會兒便看不見了……西尼柯夫十分慌亂，望了一望他的車夫，可是車夫正在用他的

鞭子玩弄着右側的馬的尾巴，西尼柯夫跳上馬車，對路傍經過的兩個農民怒聲說，『戴起帽子來，傻瓜，』就驅車往城裏去，到時已經很晚，第二天在柯克興夫人家裏，他大罵這兩個『討厭的傲慢的下流人。』

阿卡提坐在巴莎羅夫的車子裏，熱烈地緊握着他朋友的手，好久都沒有說話，好像巴莎羅夫很能領會和尊重握手和沉默的意義。前一天晚上他通宵都沒有睡着，幾天來差不多都沒有抽煙，沒有吃東西，他的臉頰很消瘦了，露出抑鬱而嚴峻的神氣，帽子戴到了眉毛邊。

『喂，老弟，』末了他說，『給我一支香煙。可是看一看我的舌苔是不是發黃？』

『黃的，』阿卡提回答。

『唔……香煙也沒有味兒，機器有點壞了。』

『你近來的樣子的確變了，』阿卡提說。

『不要緊！不久就好了。只有一件事麻煩——我的母親十分慈愛；要是我不能發胖得像一隻圓桶，十天吃上十次東西，她就要發急。我父親倒不錯，他經歷過種種的崎嶇不平，我不能抽煙，』他說着把香烟丟到大路上泥土裏去了。

『還要走二十五俄里吧？』阿卡提問。

『是的，可是問一問那位賢人吧。』他指着坐在車夫座位上的一個鄉下人，費道脫的工人。

可是那位賢人只答道，『誰曉得——這裏的路又沒有量過，』接着便低聲的咒罵那匹馬，因為它忽兒仰起頭來踢腳，忽兒低下頭去顫抖。

『是的，是的，』巴莎羅夫說，『這是給你一個教訓，少年朋友，一個好榜樣。誰曉得，這是多麼荒謬。每人都掛在一根線上，隨時隨刻他的腳底下都會裂開一個深淵來，可是他還要去造出種種痛苦來，去毀壞自己。』

的生命。」

「你是暗示點什麼？」阿卡提問。

「我並不指示什麼，我是直說我們兩個人的舉動都像個傻子。說它還有什麼用呢！而且，我在醫院裏實習時看到，一個人對他自己的病很生氣的人——他的病一定會克服的。」

「我不十分懂得你的意思，」阿卡提說，「我想你沒有什麼可以埋怨的吧。」

「你既然不十分懂得我的意思，那麼，我就對說這個——在我看來，讓女子來支配我的一個小指頭，還不如在大路上打石子。那些都是……」他正要說出他最愛說的話「浪漫行爲」來，可是他止住了，只說，「荒謬。你現不信我的話，可是我對你說，你我同女子交際的時候，覺得很快樂，可是脫離了這種交際之後，又好像在熱天洗冷水浴。一個男子沒有時間去注意這些瑣碎的事；西班牙有句很好的諺語：「一個男子不應當很馴服的。」喂，你這位賢明朋友，」他對坐在車夫座上的鄉下人說，「我想你有了老婆吧？」

那鄉下人向兩個朋友轉過他那眼睛遲鈍的臉來。

「老婆？一個男子怎麼沒有老婆？」

「你打不打她？」

「打我老婆？那可說不定。沒有緣故是不打她的。」

「那就是了。不過，她打不打你呢？」

那鄉下人拉一拉韁，「那有這種話，先生。你真愛開玩笑……」他顯然有點生氣了。

「聽見吧，阿卡提！可是我們卻挨了一頓打……那就是受了教育的結果。」

阿卡提勉強的一笑，巴莎羅夫臉轉開了，一路沒有再開過口。

二十五俄里路，阿卡提覺得好像有五十俄里。可是到頭終於在一個高崗的斜坡上，望到了巴莎羅夫父親所住的小村落了。村子附近，一個小樺樹叢中，可以看見一所茅頂的小屋。在他們經過的第一間茅屋前，有兩個戴了帽子的農夫在相罵。一個說，『你是隻大母猪，比吃奶的小豬更壞。』

『你的老婆是一個妖怪，』另一個回罵道。

『從他們的無拘束的舉動，』巴莎羅夫對阿卡提道，『和他們嬉戲的嫚罵，就可以猜到我父親的農夫是不大受什麼壓迫的了。』阿卡提自己走出台階上來了，他一定聽見了車鈴聲。是他了，是他了——我看得出他的樣子。唉，唉；他的頭髮變得這樣白了，可憐的人。』

二十

巴莎羅夫從車子裏探出頭去，阿卡提從他朋友的背後伸頭出去，望見在一個小莊子的石階上，站着一個高高的，瘦瘦的，頭髮蓬鬆，鼻子尖削的人，穿了一件舊軍服，紐子沒有扣上。他擺開腳站在那裏，抽着一根長煙管，眼睛不斷的轉動去抵禦太陽光。

馬停了下來。

『畢竟來了，』巴莎羅夫的父親說，還是抽着煙管，可是煙管卻在他的手指縫中顫動起來了。『下來；下來；讓我來擁抱你一下。』

他擁抱着他的兒子……『巴莎羅夫，巴莎羅夫，』聽見一個戰抖的女子的聲音。大門倏然開了，門口立着一個肥矮的老婦人，戴着一頂白帽子，穿了一件條子布的短衣。她笑了起來，身子抖動得站不住了，要不是巴莎羅夫扶住她，簡直會倒下去。她那雙肥胖的小手立刻就抱住了他的頸，她的頭靠緊了他的胸，一點聲音

也沒有。只能聽到她的斷續的啜泣聲。

老巴沙羅夫呼吸很短促，眼睛較剛纔更轉動得厲害了。

『好了，好了，阿麗娜！止住吧。』他說，望了一望阿卡提，他還是坐在車裏一動也不動，坐在車前的鄉下人把臉翻開去，『那是用不着的，請止住吧。』

『啊，梵西利！』老婦人吃吃的說，『隔了多少年了，我的好寶貝，我的心肝，巴沙羅夫……』還是不放開手，她舉起她的滿是皺紋和眼淚，和慈愛的臉來，用她那幸福的而又滑稽的眼光望了一下巴沙羅夫，又伏在他的胸前了。

『唉，唉，真的，這也是自然之理，』梵西利說，『不過我們還是進去吧。還有一位客人同巴沙羅夫一塊來的。請你原諒，』他轉身一隻腳向後一退，對阿卡提說，『你明白，女人的弱點，唉，母親的心……』

他的嘴脣和眉毛也在抽縮，他的鬍子也在顫抖……可是他顯然是想抑制他自己，表示出差不多冷淡的樣子來。

『我們進去吧，母親，』巴沙羅夫說，他領着那軟弱無力的老婦人進了屋子裏。放她在了一張很舒適的安樂椅上，他又匆促地擁抱了一下他的父親，和他介紹了阿卡提。

『蒙你光臨，非常榮幸，』梵西利說，『可是我們這裏簡陋得很，一切都像過軍營裏的生活。阿麗娜，請鎮定一下吧，真是懦弱！我們這位客人會看不起你了。』

『先生，』老太太含着眼淚說，『還沒有請教尊姓大名……』

『阿卡提，』梵西利鄭重地低聲的插嘴說。

『請你原諒我這個笨老太太婆。』老婦人揩了一下鼻子，彎下頭去，小心地擦了一下右眼，又擦了一下左

眼。『請你原諒我，你知道，我以為我要死……我活着看不見我的寶……貝了。』

『啊，現在我們可活着看見他了，太太。』梵西利插嘴說。『鄧尼昔嘉，』他回頭對一個正在膽怯地探頭進來，穿一件淡紅色的布衣，赤着腿的十三歲的小丫頭說，『給你太太倒一杯水來——放在盤子上，聽見沒有——你們兩位先生，』他帶着一種老派的滑稽的態度，『請到一個退伍老軍人的書房裏來吧。』

『讓我再來擁抱你一下，巴莎羅夫，』阿麗娜哭喪着臉說。巴莎羅夫彎下身子去就她。『唉，你長成了一個美男子了！』

『我倒沒有看出什麼美來，』梵西利說，『可是他已是俗語說的「成人」了。』阿麗娜現在滿足了你的慈母的心以後，我希望你也設法去滿足一下我們客人的肚子，因為你知道，就是夜鷹也不能以童話來充飢的。』

老太太從椅子上站起來。『梵西利，飯着一會兒就弄好了。我到廚房裏去叫他們去烹起水壺來，什麼東西都是現成的，什麼東西都有，唉，我三年沒看見他，三年沒給他弄飲食了；這是好受的嗎？』

『好吧，太太，趕快點吧；別弄得我們丟臉；先生們，請你們跟我來吧。』巴莎羅夫，第謨費區給你問候來了。我敢說，他也很高興，那老狗。『喂，你高興不高興，老狗？請跟我來吧。』

梵西利匆忙地走在前面，他的拖鞋在腳跟後拖得踢騰踢騰響。

他的房子一共有六個小房間。裏邊有一間——就是現在領我們朋友去的那間——叫做書房。一張粗桌腳的檯子，上面亂七八糟堆着許多紙張，紙張上已佈滿了灰塵，好像是被煙薰黑了一樣；檯子是放在兩扇窗戶中間；牆上掛有幾支土耳其鎗，幾根馬鞭，一把軍刀，兩張地圖，幾張解剖圖，一幅 Hofhand（德國物理學家）的肖像，一個黑框子裏有張毛織的花字，一個玻璃架中有張文憑，一張破爛不堪的皮沙發放在兩只

大樺木櫥中間；架子上的書籍，盒子，禽鳥標本，瓶子，罐頭，雜亂地堆放着；在一個角上放着一個破了的蓄電池。

『我已經告訴過你，親愛的阿卡提，』梵西利說，『我們住的，可說是和軍營……』

『好吧，別說了，你還謙虛什麼呢？』巴莎羅夫打斷他的話道。『阿卡提很明白我們不是豪富的克羅休斯，你家裏不是王宮。我們把他安置在什麼地方呢，這倒是一個問題。』

『對了，巴莎羅夫，在小屋裏有一間很好的房間，他住在那邊一定很舒服的。』

『你又起了一所小屋子嗎？』

『是的，洗澡間就在那裏，』第謨費區插嘴道。

『那個房間就在洗澡房的隔壁，』梵西利急忙說。『現在是夏天了……我現在立刻就去佈置；第謨費區，你去把他們的東西搬進來。你，巴莎羅夫，就住在我的書房裏吧。各人都舒適。』

『你看他一個有趣的老頭兒，性情很好，』梵西利才走出去，巴莎羅夫就說：『他也像你的父親一樣的一個怪人，不過是另一種怪脾氣。他說話太多了。』

『你的母親似乎也是個很好的女人，』阿卡提說。

『是的，她是一點也不會做假的。你等會兒看她給我們弄一頓什麼飯來。』

『他們沒有料到你今天會來，先生；他們沒有買牛肉，』第謨費區正拖着巴莎羅夫的箱子進來說。

『沒有牛肉我們也可以過活。用不着妄求。人們說，貧窮不是什麼罪惡。』

『你的父親有多少農奴？』阿卡提忽然問。

『這產業不是他的，而是母親的；我記得有十五個農奴吧。』

『一共有二十二個，』第謨費區帶着很不高興的神氣說。

拖鞋的聲響又聽見了，梵西利又走了來。「等幾分鐘你的房間就可以接你進去了，」他得意地叫道。「阿卡提……尼哥拉區？我想你是這個大名吧，這是你的當差人，」他指着一個同他一塊進來，頭髮很短，穿了一件破袖子的藍長衫和一雙不合腳的皮鞋的男孩子說，「他的名字叫費德加，還有，雖然我的兒子叫我不要說，我還是要求你原諒些，怕他服侍得不好。可是他知道裝煙，你當然抽煙的吧？」

「我平常多抽雪茄煙，」阿卡提回答。

「抽雪茄煙很好，我也很喜歡抽雪茄，可是在這窮鄉僻壤很不容易買到。」

「何必這樣謙虛，」巴莎羅夫又打斷他的話說。「你還是坐在這個沙發上，讓我看好好的看你一下。」梵西利笑着坐下來。他的面貌很像他的兒子，只是他的額角生得低些，狹些，他的嘴稍爲闊些，他坐着老是不能不動，一會兒聳一聳肩，好像他的衣服太緊，繃得他的膈肢窩很不舒服的，一會兒瞬眼，一會兒咳嗽，一會兒動手指，同時他的兒子卻顯出一種淡漠的鎮定。

「謙虛！」梵西利說。「巴莎羅夫，你不要以爲我說我們住在這種荒僻的地方，是想得到我們客人的同情。完全不是，我認爲一個有思想的人，沒有一個地方是荒僻的。至少，我盡我的所能不讓自己生鏽，可說，不讓自己落伍。」

梵西利從衣袋裏抽出一條黃色的絲帕來，那是他到阿卡提房裏去時拿來的，他手裏舞着手帕，接着說，「我這句話並不是指犧牲我自己的利益，給農民定了個租稅制度，把我的田地分一半給他們這件事說的。我認爲這是我的責任，常識也教我要這樣做，雖然別的地主連做夢也沒有想到這點。我現在所說的不讓自已落伍的話是指科學，指文化說的。」

「是的；我看你這裏有一本一八五五年出版的健康之友，」巴莎羅夫說。

「那本書是一個有交情的老朋友送給我的，」梵西利急忙說，「可是我們也知道點骨相學，」可是他話大半是對阿卡提說的，指着櫥上的一個畫有方格子的小石膏人頭說，「就是希萊茵和賴特馬丘，我們也知道。」

「怎麼這省裏的人還信仰賴特馬丘嗎？」巴莎羅夫問。

梵西利咳了一下。「在這個省裏……自然，先生們，你們知道得最清楚，我們怎樣能够跟你們比？你們已經代替我們了。在我的時候，有一個病源體液論者洪甫孟和活力論者勃朗——我們覺得他們很可笑，可是他們自然也有一個時期是很出名哩。你們的時代，又來個新人代替了賴特馬丘了；你們很崇拜他，可是二十年後，又輪到人們來笑他了。」

「我告訴你，再使你安心點，」巴莎羅夫說，「現在我們連醫學都嘲笑了，什麼人都不崇拜了。」

「怎麼說的你不是想去做一個醫生嗎？不是？」

「是的，可是這一件事不會妨礙那一件事的。」

梵西利把第三指插入煙管裏去，裏面還有些灰燼留着。「也許是——我也不和你們爭論了。我是什麼？一個退休的軍醫，不過是這樣吧了；現在命運已派定我去耕田種作了。我在令祖父的軍隊裏服務過，」他對阿卡提說，「是的，是的，我舊時也看過不少世面。各種的社會我都經歷過，各色各樣的人我都交接過，在你們眼前的這個我，曾經把過維脫更斯坦公爵和卻柯夫斯基的脈呢！他們是十四年南軍的將領，你知道。」（說到這裏梵西利有意的把嘴一縮。）「唔，唔，可是我的事是另一種；只要能應用外科刀針，別的什麼都不管！祖父是個可敬的人，是個真正的軍人。」

「你得承認，他是很笨的，」巴莎羅夫懶懶地說。

「啊，巴莎羅夫，你怎麼能說這種話！想一想……自然丘薩諾夫將軍不是一個……」
「好吧，別提了吧。」巴莎羅夫打斷他的話道，「我來時看見你的樺樹林，覺得很高興，那些樹長得很好了。」

梵西利露出歡悅的容色來。「你得看一看我現在佈置成了一個小花園！每一株樹都是我自已種的。裏面有果子，有莓子，還有各種的藥草。無論你們是怎樣的聰明，可是古時巴拉西爾塞斯的話是不朽的真理。」在藥草，樹木，石頭之中……「我是不做醫生了，你自然是知道的，可是每星期還是有二三次要我去從事向日的行業。他們來請我診治——我不能趕他們走。有時窮苦的人來求我救濟。這裏也確實沒有醫生。有一個鄰舍，一個退職的陸軍少校，也胡亂的給人看病。我問「他學過醫學沒有？」人家對我說，「沒有，他沒有學過，他完全是爲了慈悲……」哈哈！哈哈！了慈悲，你認爲如何哈哈！哈哈！」

「費德加，裝一筒煙來！」巴莎羅夫厲聲說。

「另有一個醫生到這裏來看一個病人。」梵西利不顧一切的說下去，「那個病人已經「回老家去了；」僕人們不等那醫生開口，便對他說「現在用不着你了。」他沒有料到這一點，慌亂起來，問道，「你的主人未死以前有打嚏嗎？」「打嚏的。」「打得厲害嗎？」「厲害的。」「唔，那就是了，」便回轉身走了。哈哈！哈哈！老人一個人在笑，阿卡提勉強露出點笑容。巴莎羅夫只伸了伸腰。這談話就這樣的繼續了一點鐘，阿卡提跑到他的屋子裏去過一下，那是一個運着洗澡間的前房，可是很舒適很清淨。末了，鄧尼昔嘉進來說晚飯已經準備好了。

梵西利第一個站起身。「來吧，先生們。要是我煩擾了你們請你們，大量的原諒我吧。我敢說我的賢妻會給你們一些滿意。」

「這餐晚飯，雖然是匆促辦成的，可是很適口，很豐富；只是酒卻不十分好；差不多是黑色的葡萄酒，是第讓費區在城裏一間相識的店裏買來的，有些兒銅質的味兒，又有些兒樹脂的味兒。蒼蠅非常的討厭。在平常日子，有一個農奴的孩子拿一條大樹枝不斷的趕蒼蠅；可是現在這時候梵西利怕少年人說閒話，叫他走開去了。阿麗娜換了一身衣服，頭上戴了一頂有絲邊的高帽子，披了一條淺藍色的印花的圍巾。她一見了她的巴莎羅夫，又哭了起來，可是不用她的丈夫來勸解她；她自己趕快把眼淚揩乾了，因為恐怕弄污了她的圍巾。只有兩個少年人吃東西，主人主母早已吃過飯了。費德加在桌旁侍候着，因為第一次穿皮鞋，顯然覺得很不習慣；另一個有點像男子，只有一隻眼的女子幫着他，這女子名叫安飛蘇昔加，是做管家、養雞、洗衣服的職務。吃飯的時候，梵西利來回的踱着，露出十分愉快，十分幸福的神色，談論些關於拿破崙政策和複雜的意大利問題所引起的深切的憂慮。阿麗娜不注意阿卡提，用拳頭支着她的圓臉，臉上腫的櫻桃色的嘴唇，兩頰上和眉毛上的小痣，使她表示出一種坦直和藹的神氣，她的眼睛老是望着她的兒子，不斷的嘆着氣；她急於想知道他要住多久，可是她又怕問他。

「要是他說只住一兩天，那怎麼辦呢？」她想着，她的心沉下去了。烤肉上了以後，梵西利走開了一會兒，回來時拿了半瓶開了的香檳酒。「看，」他說，「我們雖然住在鄉下，可是在歡樂的時候，我們也有點兒東西來歡宴一下！」他倒了三大杯，一小杯，祝了「我們佳賓」的健康，便像軍人一樣立刻乾了一大杯，又勸阿麗娜乾了一小杯。在蜜餞菓子上來的時候，阿卡提雖然不喜歡甜的吃物，也勉強的嘗了四種，巴莎羅夫反而堅決的拒絕不要，立刻抽起香煙來了。接着茶，牛乳，奶油，餅乾端上來，吃完了飯，梵西利領他們到花園裏去欣賞黃昏的美景。他們走過一張花園椅子的時候，他低聲的對阿卡提說——

「我最愛坐在這裏望着夕陽沉思默想；這是最適於像我這樣的一個退隱的人的。那邊，我種了幾株何

拉士所喜歡的樹。」

『什麼樹？』巴莎羅夫聽見了，問。

『噢……槐樹。』

巴莎羅夫打起呵欠來。

『我想現在是旅客們到夢神的懷抱中去的時候了，』梵西利說。

『那是說睡覺的時候了，』巴莎羅夫插嘴道，『這話很對的，確是睡覺的時候了。』

他對他母親道了晚安，在她額上親了一個吻，她擁抱了他一下，又偷偷地在他走後替他祝了三次福。梵西利領了阿卡提到他房裏去，希望他『像我少年時一樣睡得很好。』阿卡提在這間洗澡房裏確實睡得很好，那裏有一股薄荷味，爐子後面兩隻蟋蟀爭着發出催眠的嚶嚶聲。梵西利從阿卡提房裏走回他的書房裏，坐在他兒子腳邊的沙發上，想和他的兒子談一下；可是巴莎羅夫說他很困倦，立刻就打發他走了。可是他到天明時才睡着。他張大着眼睛狠狠的望着黑暗處，童年的回憶已經很模糊；可是新近的痛苦的印像卻還不能消淡下去。阿麗娜先盡興的禱告了一會，接着和安飛蘇昔加談了很久很久的話，安飛蘇昔加站在她女主人的面前一動也不動，把她的獨眼凝注着她，很祕密地低聲的說她對巴莎羅夫的觀察和推測。老太太的頭被快樂，香檳酒，和雪茄煙的煙薰昏了，她的丈夫想和她說話，可是只能失望地搖一搖手停止了。

阿麗娜純粹是一個舊派的俄國上流女子；她應當生在二百年前，生在舊莫斯科時代。她是非常虔誠，非常富感情的，她很相信相命，符咒，夢，和種種的預兆；她相信癡獸者的預言，家神，樹神，不吉的逢遇，凶眼，通俗的藥方，她吃過神聖週（復活節之前一週）祭祀的鹽，相信世界末日已到；她相信復活節晚禱時的燭光不滅，蕎麥的收成一定很好，要是有人眼睛看了一下草菇，草菇一定不會生長；她相信魔鬼喜歡住在有水

的地方，每個猶太人的胸前都染有一片血跡；她怕老鼠，怕蛇，怕田雞，怕麻雀，怕水蛙，怕雷，怕冷水，怕牆縫風，怕馬，怕山羊，怕紅頭的人，怕黑貓，她認為蟋蟀和狗是不潔的東西；她向來不吃小牛肉，不吃鴿子，不吃蝦蟹，牛乳餅，蘆荀，朝鮮薊，兔子肉，也不吃西瓜，因為切開的西瓜令她想到施洗約翰的頭來，也不吃牡蠣，甚至提到牡蠣就要發抖，她愛吃東西——可是嚴守着齋戒的日子，她一天要睡十小時，可是只要梵西利有點兒頭痛，她就全夜不睡覺；她在讀過阿雷克斯又名林中小屋一本書，別的什麼也沒讀過；她一年只寫一封，至多兩封信，可是她對於家政，製蜜餞，做菓醬非常能幹，雖然她自己從來沒有動一動手，並且一坐下來就不願意再動了。阿麗娜的心非常慈和，而且在她的範圍內也算不得笨。她知道世界上的人分成兩類，一種是下命令的主人，一種是執行命令的普通人——所以她對於卑屈的，跪伏在地的舉動並不覺得厭惡；可是她對待底下人卻很仁慈，很和藹，從不讓一個乞丐空着手回去，她從來不說人壞話，雖然她喜歡說閒話。她年輕時生得很美麗，會奏小鍵琴，也會說幾句法國話；可是自從跟她丈夫在外漂流了幾年之後，人長得肥胖了，音樂和法國話卻都忘掉了，她和她丈夫，結婚不是出於自願的。她說不出的愛她的兒子，也說不出的怕他；她把她的產業都交給梵西利去經管，從來不干涉；她一聽到她的老丈夫提起改良新政，和他自己的計劃來，就立刻怕得嘆聲唉氣，搖着手巾，眉毛愈抬愈高。她時常抱着杞憂，常常擔心有什麼大難臨頭，她只要想起什麼可悲的事，立刻就會痛哭起來……這種女子現在是很少了。我們該不該慶幸，只有上帝知道了。

二十一

阿卡提早上起來開了窗，一眼就看到梵西利。他穿着一件東方的長衣，腰部束着一條手巾，很勤奮地在掘他的菜園。他看見了這位年輕客人，就按住了鋤頭，叫道：「祝你康健，睡得好嗎？」

『很好，』阿卡提答道。』

『你看我在這裏像新納托斯一樣地種蘿蔔哩。現在這個時代——感謝上帝！——每個人要用自己的手來掙飯吃了；靠人家是沒有用的，一個人總要自己工作纔好。盧騷的話是對的。半點鐘以前，先生，我所做的事完全不是現在這樣的一個農婦來說她肚子瀉——那是他們的話，我們是叫做下痢——我……我……我要怎麼說纔好？我給他用了點鴉片，我可爲另外一個農婦拔了個牙齒。我想給她上點麻藥……她一定不要。我做這些事都是沒有報酬的——不是當爲職業。我時常做這些事；我只是一個平民，一個「新人」——不像我的妻子，我不是出於舊家庭……：：：：你不要到這裏蔭涼的地方來，呼吸些早晨的新鮮空氣，再去吃早點？』

阿卡提走出到他那邊去。

『歡迎歡迎，』梵西利說着，把手舉到油膩的圓帽邊，行了一個軍禮。『我知道你是過慣了奢華愉快的生活的，但就是世界上的偉人也不至於暫時住幾天茅屋，便會覺得討厭吧？』

『噯呀，』阿卡提抗議道，『好像我也是世界上的偉人了！我可沒有過慣奢華的生活哩。』

『對不住，對不住，』梵西利有禮地笑了一笑答道。『我現在雖然是個沒有用的人了，可是我也曾經歷過不少世面——我只要看見一隻鳥飛的樣子，就能知道是什麼鳥。我也多少是個心理學家，也是個命相學家。要是我沒有這一點本領，我敢說我早就陷入苦境了；像我這樣的一個平民，早就站不住了。我很不客氣的對你說，我看見你和我兒子的交誼，心裏十分歡喜。我剛才見過他了，他同平時一樣，起來很早——你大概是知道的，就到附近去散步了。請問——你同我兒子認識很久了嗎？』

『在去年冬天認識的。』

「哦。請再問一句——我們坐下來談好嗎？請你評我一個做父親的人，毫無隱藏的問一句，你對於我的巴莎羅夫的意見如何？」

「令郎是我所見過的人裏邊最了不得的一個人，」阿卡提鄭重地答道。

梵西利的眼睛忽然睜大起來，他的兩頰漲滿了輕微的紅暈。鋤頭也從手裏掉下去了。

「那麼你以為，」他接着說。

「我相信，」阿卡提插口道，「令郎的前途是很遠大的；他一定能光宗耀祖哩。我初次遇見他便這樣的斷定了。」

「那……那不見得吧？」梵西利用力纔說出來。他的廣闊的嘴唇上露出得意的微笑，這種笑容就永遠掛在他的嘴角邊。

「要不要把我和令郎認識的經過告訴你？」

「很好……還有一切的……」

阿卡提開始講他的故事，講到巴莎羅夫時講得非常起勁，比和奧定騷甫夫人跳舞的那一晚談得更高興。

梵西利靜聽他說話，一會兒瞬瞬眼睛，一會兒把手巾用雙手搓成一個球，一會兒咳嗽，一會兒摸摸他的頭髮，最後他實在忍不住了；他彎下頭去在阿卡提的肩上吻了一下。「你真使我快活。」他笑個不停，說道，「我實在告訴你，我……崇拜我的兒子，我的老妻不用說了——我們都知道做母親的人是怎樣的！——但是我，不敢在我兒子面前露出我的情感，因為他是不喜歡的。他不贊成種種感情的表示；許多人爲了他的性格剛強，說他的壞話，認爲他是傲慢無情，可是像他這樣的人是不應當用普通的標準來判斷的，你說是不是？」

譬如說，有許多像他這種地位的人，一定常常煩累他的父母；可是他自從出去以來，從沒有多用過一個錢，這是實在的話！

『他是個沒有利慾的正直的人，』阿卡提說。

『一點不錯，他是沒有利慾心的。而且我不獨是崇拜他，阿卡提，我還很得意他，我最大的希望是將來在他的傳記裏有這樣的一行：『他是個微賤的軍醫的兒子，可是這位軍醫早就看出他不是個普通人，所以盡力的完成他的教育……』』老人打斷了話頭不說下去。

阿卡提緊握着他的手。

梵西利停了一會又問道：『你斷定他能够成名，是不是在醫學界成名呢？』

『自然不是在醫學界裏，雖然他在這方面也會成一個第一流的科學家。』

『那麼，在那一界呢，阿卡提？』

『那現在是很難說了，不過他一定會成名的。』

『他一定會成名的，』老人復說了一遍，就沉入默想中去了。

『阿麗娜，差我來請你們去吃早茶，』安飛蘇昔加拿着一大盤熟的莓子走過來說道。

梵西利驚醒過來，說道：『有涼乳酪來佐莓子吃嗎？』

『有的。』

『很涼了吧！阿卡提，不用客氣；多用點吧。』巴莎羅夫怎麼還不來？

『我來了，』巴莎羅夫在阿卡提的房裏叫道。

梵西利立刻轉過身來說，『啊哈！你說要探望你的朋友；可是你來得太遲了，我已經同他談了很久的話』

了。現在我們去吃早茶吧，你的母親差人來叫我們哩。不過，我還有幾句話要和你談一下。」

『什麼話？』

『這裏有個農人，他是生疽血病……』

『你是說生黃疽病吧？』

『是的，是一種慢性的頑強的黃疽病。我給他開了些刺桐和「聖強」草；叫他吃胡蘿蔔；給他吃蘇打；不過這些都是緩和的方法；我們還要用更準確的治療纔好。你雖然嘲笑醫學，但我相信你能給我點實用的方法。不過我們等一會再談吧。現在先去吃早茶。』

梵西利從花園裏的凳上很敏捷地跳起來，口裏唱着羅泊爾的兩句歌——

『定一個律，我們來定一個律，

爲了愉快而生活，爲了愉快而生活！』

『朝氣勃勃呢！』巴莎羅夫說着，離開了窗。

正午的時候了。太陽從一層薄薄的連綴着的白雲後面照耀着。一切都守着靜默；到處沒有聲息，只有公雞在村子裏交啼着，使人家聽了發生一種疲倦煩厭的感覺；在某處的樹頂上，有隻小鷹不斷的悲鳴着。阿卡提和巴莎羅夫躺在一個小草堆的陰地上，下面墊着兩把發鏽繹聲的乾草，可是草色依然碧綠而且還有香味。

『那一株白楊樹，』巴莎羅夫道，『令我回憶起童年的景象；那株楊樹是生在一個舊磚窰的傍邊，在那時候我很相信那個磚窰和白楊樹有一種特殊的法力；因爲我在那附近遊玩總不感覺厭倦。我那時那裏知道，我們所以不感覺厭倦的，是因爲我是個小孩，唉，現在人長大了，法力也就消失了。』

「你在這裏一共住了幾久？」阿卡提問道。
「連續的住了二年；以後也曾來住過。我們是過着漂泊的生活，大半是從這個城市到那個城市的搬來搬去。」

「那麼這幢屋子蓋了很久了吧？」

「很久了。是我外祖父蓋的。」

「你的外祖父是做什麼的？」

「誰知道他。是個什麼少校吧。在蘇維羅夫將軍的軍隊裏服務過，所以時常講在阿爾帕山中行軍的故事——大概都是吹法螺吧。」

「所以你們有一張蘇維羅夫將軍的像掛在客廳裏。我很喜歡像你們這樣的小屋子；既和暖又古雅，而且還有點特殊的異香。」

「這是燈油和車軸草的味道，」巴莎羅夫說着，打了一個呵欠。「不過這小屋子裏很多蒼蠅……吁！」

「請問，」阿卡提停了一會又問道，「你小時候你父母管束你很嚴吧？」

「你可以看得出我的父母是怎樣的人。他們不會很嚴的。」

「你很愛他們吧，巴莎羅夫？」

「是的，阿卡提。」

「他們真愛你！」

巴莎羅夫靜默了一會。「末了他把兩手握著擎起在腦後，說道，『你知道我現在在想什麼？』

「不知道。想點什麼？」

『我想着我父母的生活很幸福。我父親已六十歲了，還是忙着做事，給人醫病，講論「緩和」治療法，對待農人們很寬大——總而言之，過着快樂的日子；我的母親也很幸福；他每天有許多事要做，又要吁吁氣，伸腰，連想自己的時間都沒有同時我……』

『你怎樣？』

『我想，我躺在這裏草堆下……我所占據的地位和我所沒有占據，與我沒有關係的其餘的空間比較起來是多麼的渺小；我所生活的時間在過去未來的無窮歲月中又何等的短促……可是在我身體的一個原子中，一個數學點中，血是在流動着，腦是在勞動着，而且還在想要東西……這不是煩惱嗎？不是無意義嗎？』

『你這種話可以應用於一般人身。』

『不錯』巴莎羅夫插口道。『我正是說他們——譬如，我的父母——整天的忙着，不怕麻煩，也不感覺自己的渺小，也不感覺厭惡……而我呢……我卻只感到厭倦和憤慨。』

『憤慨？爲什麼憤慨？』

『爲什麼？你還不知道爲什麼嗎？你難道忘了嗎？』

『我什麼都記得，但我總不承認你有什麼憤慨的權利，我承認你是不幸福，可是……』

『呸！阿卡提，我看你倒像一般時髦少年一樣，注意起愛情來了，你們在咯，咯，咯的呼着母雞，可是如果母雞走近來時，你們又跑開了。我可不是這樣。不用提了。說些沒有用的話也是件可恥的事。』他翻過身來。『啊哈！你看一個勇敢的蟻子拖着個半死的蒼蠅，拿住它，兄弟，拿住它，別理會它的抵抗；這是你們沒有惻隱的動物的特權——盡量的利用這種特權吧——不像我們這些受着良心而行的毀滅自己的動物。』

「你不該說這種話，巴莎羅夫，你什麼時候毀滅了自己來！」

巴莎羅夫擡起頭來。「只有這一件事使我得意的。我沒有糟蹋我自己，一個女人也不能糟蹋我。阿們！這都過去了。你不會再聽見我提起這件事了。」

兩個朋友聊了一會沒有說話。

「是的，巴莎羅夫道，「人真是個奇妙的動物。要是一個人站在老遠的地方，看見我們「祖先們」過着無精打彩的生活，一定要想道，怎樣能過得更好一點呢？你吃的，喝的，都知道照最合理，最明達的方法去行。要不然，你就會感覺厭倦。一個人還想和人家來往，即是來往要和人家相罵，也還是要來往的。」

「一個人應當使每一刻的生活都過得有意義，」阿卡提回想地肯定的說。

「我敢說，有意義的事，就是做錯了，也是快樂的；沒有有意義的事也還能夠忍容。可是瑣屑的事是很難容忍的。」

「如果一個人不承認瑣屑的事，就沒有瑣屑的事了。」

「哼……你剛才說的真是相反的老生常談哩。」

「什麼？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告訴你吧，譬如說，教育是有益的，那便是老生常談；可是如果說教育是有害的，那便把這句老生常談反過來了。這樣說法，好像是時髦一點，其實是一樣的。」

「那麼真理到底在那一方面呢？」

「那一方面？我也像回聲一樣的答聲「那一方面」？」

「你今天的精神很不好吧，巴莎羅夫。」

『真的嗎？一定是太陽曬壞了我的腦子，或者莓子吃得太多了。』

『要是那樣，還是睡一會吧。』阿卡提說。

『不錯，那請你別望我吧；一個人睡着了，面孔總是很蠢似的。』

『不管人家對你怎樣的感想，於你還不是一樣嗎？』

『我不知道要怎樣的和你說才好。一個男子漢應當不去顧慮這些事；人們對於一個男子漢是不用感想的。人們要不是服從他就是恨他。』

『那就怪了，我卻一個人也不恨，』想了一會，阿卡提才說。

『我可恨許多人。你是個心腸很軟，很柔弱的人；你什麼會恨人呢？……你太膽小了，太少自信力了。』

『那麼你，』阿卡提打斷他的話道，『很有自信力吧？你很贊美你自己吧？』

巴莎羅夫停了一會。然後一字一字的說道，『要是我遇到了一個能和我對抗的人，那時我才會改變對我自己的意見。是的，恨！譬如今天我們經過我們的管家斐利普的小屋子——就是那幢很細巧，很清潔的屋子——的時候，你說，要是最窮的農民也有這樣一所房子，那俄國一定達到完成之域了，我們應當大家來助它實現……我覺得很恨這個最窮的農民，這個斐利普或西寶，我替他很歡喜，他卻連謝也不謝我一聲……不過他又爲什麼要謝我呢？要是他是住在一所清潔的房子裏，同時我卻住在草棚棚裏——那於我有什麼好處呢？』

『別說了，巴莎羅夫……要是人家聽見你今天的話，他一定會罵我們沒有主義呢。』

『你也和你的大伯一樣說這種話。有什麼主義不主義——你到現在還不明白嗎？只有感覺。一切事情都是靠感覺的。』

「怎麼講？」

「譬如，我藉了我的感覺，一切都抱消極的態度；我喜歡否認——因為我的腦子生來如此，也就不過如此而已。為什麼我喜歡化學？你又喜歡蘋果——因為我們的感覺不同吧了。這都是一樣的。更深一層，人們就不能領悟了。這種話不是每個人都肯告訴你，我以後也不再對你說了。」

「什麼，誠實也是一種感覺嗎？」

「我想也是的。」

「巴莎羅夫，阿卡提用一種沮喪的聲調說。

「呀？怎麼，這話不合你的口胃嗎？」巴莎羅夫插口說道，「不然，兄弟。要是你決心斬除一切，就不必愛惜自己的腿子了。不過我們談哲理也談得夠了。普式庚說「大自然帶來睡眠一樣的寂靜。」」

「他從沒有說過這一類的話。」阿卡提抗議道。

「要是他沒有說，那麼他既是詩人，他也很可以說——而且也應該說，是了，他還做過軍人吧。」

「普式庚從來不會做過軍人！」

「那麼，怎麼他的每一頁上都有「準備戰爭！準備戰爭！為俄羅斯的光榮」呢？」

「你怎麼會造出這許多話來，這是太誹謗人了。」

「誹謗？這話多麼厲害，想用這句話來嚇我嗎！你放心吧，無論你怎麼誹謗一個人，他實際所做的一定還要壞上二十倍呢。」

「我們還是睡一會吧，」阿卡提帶着煩厭的聲音說。

「再好沒有，」巴莎羅夫答道。可是兩個人都睡不着。他們都懷有一種幾乎是敵對的情感。五分鐘以後，

他們大家張開眼睛來，互相靜默地望了一眼。

「看呀，」阿卡提忽然說道，「一片枯楓葉掉下來了；像一隻蝴蝶，一樣飛下來。這不是奇怪麼？最悲慘的偏殘的東西——倒像最快活的活東西。」

「呀，朋友，阿卡提，」巴莎羅夫叫道，「我求你別說這種優雅的話。」

「我是盡我所能的說……這真是太專制了。我有了一個思想，爲什麼不能說出來？」

「對呀；我又爲什麼不能說出我的思想來呢？我覺得那種優雅的話太難聽了。」

「那麼什麼話是好聽呢？罵人嗎？」

「哈哈！我看你真想步你大伯的後塵哩。要是那個馱子聽見了你的話，他一定會高興得很哩！」

「你怎樣稱呼我的大伯白福爾？」

「我稱他一個很確當的名字，叫做馱子。」

「這話太難受了！」阿卡提叫道。

「啊哈！又要說家庭情感的話了，」巴莎羅夫冷淡地說，「我覺得人們這種情感太牢固了，一個人願意放棄一切，就得打破一切偏見；可是要他承認他的兄弟是個偷人家手巾的賊——他便沒有這種勇氣了。是的，要是一個人想到我的兄弟，我的……不是個天才……這種念頭是沒有一個人能夠受得了的。」

「我說這話完全是出於公正的觀念，一點也沒有帶家庭的情感，」阿卡提憤慨地駁他，「你既然不了解這種觀念，你既然沒有這種感覺，你就不能來判斷它。」

「換句話說，阿卡提的思想太高深了，不是我能理解的。那我祇有低頭不做聲了。」

「請別再說吧，巴莎羅夫；再說下去，我們真要吵嘴了。」

「啊，阿卡提！請你照應點。我求你，讓我們認真的吵一會……」

「可是恐怕結果會……」

「會打架嗎？」巴莎羅夫插嘴道。「哦？那麼，在這個草地上，在這種美麗的環境中，又沒有人看見，就打一會架，可有什麼要緊呢。可是你卻不是我的對手。我一來就把你頸叉住了。」

巴莎羅夫伸出他的粗糙的長手指……阿卡提翻轉身來，好像開玩笑地，做出準備擡架的樣子……可是他朋友的面部表情似乎是很憤怒——一種嚴厲的恫嚇的神情流露在他歪着嘴的微笑和炯炯的目光裏，又使他不自覺地害怕起來。

「喔！你們到這裏來了！」這時忽聽見梵西利的聲音說，這位老軍醫立刻到了這兩個少年面前，他身上穿了一件手機織的麻布短衫，頭上戴了一頂手工做的草帽。「我那一處不去找你們……哦，你們倒找到了這樣一個好地方，你們也善於利用。躺在「大地上，仰望著天空。」你們知道，這是有特別的意義麼？」

「我從來不仰望天空，除非是要打噴嚏的時候。」巴莎羅夫發出怨聲說，然後又轉身來對阿卡提低聲的說道，「可惜他來阻礙了我們。」

「我看了你們，年輕的朋友們，」梵西利說，同時搖着他的頭，把雙手按在一條自己做的頂上雕有一個土耳其人頭，有點彎曲的手杖上，——「我看了，就不覺羨慕起來。你們有這麼大的精力，這麼年輕，這麼青春，這麼的能力和這麼的才氣！真像天上的雙星呢。」

「啊！——說起神話來了！」巴莎羅夫道。「你可以看出來，他年輕時候是深通拉丁文的，我似乎記得，你不是得過拉丁文論文的銀獎章嗎？」

「真是雙星，真是雙星！」梵西利又說了一遍。

「唉，父親，別說了；別誇耀你的神話了。」

「難得說一會，有什麼要緊？」老人喃喃的說，「可是，我不是特地來找你們，爲讚美你們的。我是有事情來的，第一是告訴你們，快要開飯了；第二是我先和你說明一下，巴莎羅夫！……你是個明白人，你懂得世故，你也曉得女人們的情形，所以你一定會諒解……你的母親爲了你回來了，要唱一場聖詩。你不要以爲我是來要你去參加這謝恩的儀式——因爲這儀式已經舉行過了，不過阿里克胥神父……」

「是這村裏的教士嗎？」

「是的，是這村裏的教士他……是要同我們……一塊吃飯……我並沒有料到，而且也不贊成……可是不知怎樣……他不瞭解我的意思……而……阿麗娜……不過，他的人倒還好，倒明達的。」

「我想他不會把我吃的一份都吃下去吧？」巴莎羅夫問道。

梵西利笑了起來。「你怎麼會這樣說！」

「哦，我只要問這一點。此外我和什麼人一塊吃飯都可以。」

梵西利把自己的帽戴正一下。「我早就知道，他說『你不會有什麼偏見的。我是個六十二歲的老頭兒了，我尚且沒有呢。』（梵西利沒有敢承認是他自己要這場感恩的禮拜的。他是同他的妻子一樣地虔誠。）
「阿里克胥神父也很想認識你。你也會喜歡他的，你看吧。他並不反對打牌，而且有時——這是我們自己談談——他還吸一筒煙哩。」

「很好，那麼我們吃過飯來打一回紙牌，讓我來大贏他一下。」

「唏，唏，我們看吧！一會兒才知道呢。」

「我知道你是個老手，」巴莎羅夫用勁地說。

梵西利的黃褐色的臉上泛上了一陣徬徨不安的紅暈。

「別不知恥了。巴莎羅夫……過去的事還說它幹麼，可是，我倒可以對這位先生承認我年輕時也有這種嗜好；我也受盡它的苦了！今天天氣真熱，讓我同你們坐一下，我想我不會阻礙你們吧？」

「不，一點都不會。」阿卡提答道。

梵西利嘆了一聲坐下到乾草上。他說，「你們現在的地盤使我想起了我在軍隊裏露營的生活和野戰病院來，也是這樣在草堆下，可是就是這樣，我們已經感謝不盡了。」他又嘆息了一下。「我一生經歷的事也真多，真多。譬如說，要是你們願意，我可以講一段巴莎拉比亞大瘟疫的故事給你們聽。」

「就是這一次你得到佛來定謨十字章的嗎？」巴莎羅夫插口道。「我們知道了，我們知道了……倒是，爲什麼你不把那獎章掛起來？」

「喔，我告訴過你我不是沒有偏見的。」梵西利含糊地說，（其實他昨晚才把掛獎章的紅緞帶從衣服上摘去的。）接着他就談起大瘟疫的故事來。「怎麼，他睡着了，」他忽然指着巴莎羅夫對阿卡提低聲的說，「和善地睜了一下眼。」巴莎羅夫起來吧，「他高聲叫起來。」我們去吃飯吧。」

阿里克胥神父是個生得很端正的身材高大的人，頭髮很密，梳得很光亮，淡紫色的絲織袈裟上束了一條繡花的腰帶，似乎是個很圓通很善應付的人。他趕快先伸出手來同阿卡提和巴莎羅夫握手，好像預先知道他們並不要他祝福似的，他的舉止也大半很大方隨便。他一方面既不減損他的尊嚴，一方面也不去得罪別人；他不怕人笑他在神學校裏學的拉丁文，卻盡力的擁護他的主教；他喝了兩杯酒，堅辭再喝第三杯；從阿卡提手中接過一枝雪茄，可是並不就吸，說要帶回家去。只有一件不十分令人高興的事，就是他不時小心地慢慢地伸手去捉他臉上的蒼蠅，有時捏死它們。他坐下，去打牌時並沒有露出高興的表情，但結果卻贏了巴

莎羅夫兩個半盧布的紙幣；他們在阿麗娜的屋子裏倒沒有想到銀子和紙幣的價格是不同的……她照舊的坐在她兒子旁邊（並沒有打牌）她的臉孔也照舊的支靠在她的小拳頭上；只有在吩咐人來一點新的食物時纔站起來。她很怕和巴莎羅夫親熱，他也不去鼓勵她，並不要她來親熱他；而且梵西利也曾叮囑過她不要過分「煩擾」他。「青年人是不喜歡這類事情的，」他對她說道。（這裏也無需說那天的飯是怎樣的豐美；天才亮第謀費區便獨自騎馬去買牛肉；管家又到另一個地方去買比目魚、鱸魚和龍蝦；光香蕈一項，就給了農婦四十二個銅板。）可是阿麗娜的眼睛，牢牢的注視着巴莎羅夫，不單是表示出她的關心和慈愛，在那副眼睛裏還看得出一種雜有恐懼和好奇的憂慮；還看得出一種忍氣吞聲的怨恨的神情。

可是巴莎羅夫卻沒有這種心情來分析他母親眼睛裏的表情；他很少轉身向她，就是說話也只有問一二句很簡短的話。有一次他要她借借她的「手氣」；她就輕輕地把她柔軟的小手放在他粗糙的大掌中。

「唔，」停了一會她問道，「好一點了吧？」

「手氣更壞了，」他答道，不經意的一笑。

「他牌打得也太冒險了，」阿里克胥神父抹着他的鬍子，好像表示憐憫的說。

「這是拿破崙的戰術，神父，拿破崙的戰術，」梵西利插口道，打出一張「愛司」牌來。

「可是還是把他送到聖希倫那島去了，」阿里克胥神父說，一面打出張牌來吃了「愛司。」

「你要喝杯莓子茶嗎，巴莎羅夫？」阿麗娜問。

巴莎羅夫只聳了一聳肩。

「不行！」他第二天對阿卡提道，「我明天要離開這裏了。我真討厭死了；我要去工作，可是我不能在這裏工作。我還是到你那裏去；我的儀器也都在那兒哩。在你們家裏總還可以一個人關起門來。在這裏我父親

雖然一再的對我說，「我的書房你儘管用吧。——沒有人來打擾你的。」可是他自己也老是一步也不離開。我又不好意思把他關在外面。我的母親也是這樣。時常聽她在隔壁嘆氣，要是去看她，又沒有話對她說。」

「你要走她一定十分難過。」阿卡提說，「你父親也一定難過。」

「我會回來的。」

「什麼時候？」

「回彼得堡去的時候。」

「我覺得你的母親特別可憐。」

「爲什麼？她請你吃莓子，使你感動了嗎？」

阿卡提垂下眼去，道：「你不瞭解你的母親，巴沙羅夫。她不單是個好人，而且還很聰明。今天早上她和我談了半點鐘，說了些很明達，很有趣的話。」

「我想她說來說去都是說我吧？」

「我們不僅僅是談你。」

「也許是；旁觀者看得清楚些。一個女人能够繼續談半點鐘的話，那總是好現象。可是我還是要走的。」

「你要向他們開口倒很不容易哩。」

「這倒是。今天又無端的惱壞了我的父親；前幾天他把一個付租稅的農民打了一頓，他打得不錯——你不用這樣恐懼地望着我——他打得不錯，因爲那個農民是一個大賊，又是個酒鬼；只是我父親並沒有想到我會知道這件事。他曉得我知道了這件事，心裏非常的不安，現在我又要使他格外難受了……不要緊！不用擔心！他就會平復過來。」

巴莎羅夫雖然說着『不要緊；』可是這一天過完了，他還是不敢把他的計劃告訴他的父親。直到晚上在書房裏向他道過了晚安，才假裝着打了一個呵欠，說道——

『哦……我幾乎忘記告訴你了……請你明早派人把我們的馬帶到費道脫去。』

梵西利呆得不能做聲。半晌才說道，『阿卡提君要走了嗎？』

『是的，我也同他一塊去。』

梵西利簡直要站不住了。

『你也去嗎？』

『是的……我一定得去。請你叫人準備好嗎？』

『好的……』老人支吾着說，『帶到費道脫去……好的……只是……只是……怎麼一會事呢？』

『我要去和他住幾天。不久我就要回到這裏來的。』

『啊！去住幾天……很好，』梵西利拿出他的手巾來，揩揩鼻子，身子差不多彎下到地上去。『好的……』

什麼都好辦。我還以為你會……多住些時。三天……別了三年，這也太短了，太短了吧，巴莎羅夫！』

『我已經對你說過我不久就要回來的。我是不能不去。』

『不能不……好吧！盡責任是最要緊的。所以馬一定得準備好了。很好，很好。阿麗娜和我，料不到這一會事。她纔向鄰居討了一點花來，想給你裝飾你的房間。』（梵西利還沒有說到每天早晨天一亮，就赤着腳，穿了拖鞋去找第謨費區，用他戰抖的手指取出一張張捲皺了的盧布票，吩咐他去買各種各樣的東西，尤其是好吃的東西和紅酒，這些東西他知道這兩位少年是非常喜歡的。）『自由……也是寶貴的東西，這是我的定律……我不想來阻止你……不……』

他忽然不說了，走向門外去。

『父親，我們不久再會面吧。』

可是梵西利並不回過頭來，只是搖了一搖手便出去了。他回到臥室裏，看見他的妻子已睡了，他便低聲的祈禱，因為恐怕驚醒她。可是她還醒着。『是你嗎，梵西利？』她問，

『是的，太太。』

『你是從巴莎羅夫那裏來嗎？我怕他睡在沙發上不舒服。已經告訴安飛蘇昔加把你的旅行毯子和新枕頭給他鋪上了；我想把我們的羽毛墊褥給他，可是我似乎記得他不大喜歡太軟的褥了。』

『不要緊，太太；你不用麻煩了。他很舒服。主啊，保佑我這個罪人。』他繼續用低聲的祈禱。梵西利很可憐他的老妻；他不願早一晚告訴她這個悲痛的消息。

巴莎羅夫和阿卡提第二天便動身了。從清早起屋子裏就充滿了慘淡的意味；安飛蘇昔加拿的盆子脫手打碎了；就是費德加也是茫然無措，最後只好把他的鞋子脫掉。梵西利忙得更厲害；他顯然是想竭力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說話很大聲，走路也很用力，可是他的面容卻很憔悴，他的眼光不時的避開他的兒子。阿麗娜在嗚嗚的啜泣；她是傷心透了，要不是她丈夫一清早就勸了她兩點鐘，她一定支持不住了。巴莎羅夫再三的答應他們一定不到一個月就回來，從他們的擁抱中掙脫了身子，坐上了馬車；馬便走動起來，鈴兒響着，輪子滾着，一會兒便看不見他們了，蓬起的塵沙也平了下來，第謨費區彎着身子，又蹣跚地爬回他的小房間裏去；他們的小屋裏只留下幾個老人，好像這屋子也忽然變為衰老萎縮了；梵西利站在臺階上熱心地揮舞了一會手巾後，便坐在一張椅子裏，把頭垂下到自己的胸前。『他丟了我們，棄了我們，』他戰慄地說，『棄了我們；他在這樣的生活太枯燥、孤獨呀，孤獨呀！』他重複地說了幾遍。這時阿麗娜走前來，把她的白頭湊近他

的白頭說，『那又有什麼辦法呢，梵西利，一個兒子是切下來的一片肉，他好像一隻鷹，飛來飛去由他高興，同時你和我卻像樹洞裏的一對菌，並排的生着，一動也不動。只是我永遠不離開你，你也永遠不離開我。』

梵西利把他放在臉上的手放下來，抱住他的妻子，他的好朋友，抱得比他少年時所能抱的還要緊；她安慰了他的悲哀。

二十二

只有偶然地交換幾句沒有意義的話以外，這兩個朋友沒有多說話，便到了費道脫的驛站。巴莎羅夫並不十分滿意他自己。阿卡提對他不高興。他心裏也覺到一種莫明其妙的悲愁，這種只有年輕人纔知道。車夫換好了馬，坐上了他的坐位，問道，『向右邊去，還是向左邊去？』

阿卡提身子動了一下。右邊的路是進城去的，從那裏可以去家裏；左邊的路是到奧定驢甫夫人的家去的。

他望了巴莎羅夫一眼。

『巴莎羅夫，』他問道，『向左去吧？』

巴莎羅夫轉過頭去，低聲說道，『這多無聊？』

『我知道是無聊，』阿卡提答道……『但有什麼要緊呢？這不是第一次。』

巴莎羅夫把他的帽拉下到眉毛邊。『隨你便吧，』他最後說道。

『向左邊去，』阿卡提喊道。

車子便朝着尼哥爾斯哥莊的方向去了。可是這兩位朋友決定了這件無聊的事以後，他們比以前更少

說話，而且似乎認真是生氣了。

一會兒奧定騷甫夫人的管家已在他的門口迎接他們，這兩位朋友立刻就覺到突然頓從了自己一時的衝動的這種舉動是錯了。他們顯然是沒有想到會到這裏來。他們在會客室裏坐了好一會，露出徬徨不安的神色。後來奧定騷甫夫人來了。她還是用平時的那種客氣的態度來接待他們，只是很奇怪他們怎麼很快就回來了；可是從她那迂緩的言語動作看來，她並不是十分高興。他們連忙的說明他們只是路過，而且在四小時內，就得趕到城裏去。她略爲寒暄了一會，請阿卡提代她問候他的父親，隨後就把她的姨母請了出來。公爵夫人睡眼惺忪地走出來，更使她那皺紋很多的老臉上顯出一種乖戾的表情。愷第亞不很舒服，所以沒有出來。阿卡提忽然感到他想見愷第亞的心和想見奧定騷甫夫人的心一樣的熱烈。四點鐘就在這個那個的瑣碎的談話中消磨過去；奧定騷甫夫人不論是聽人說話，或自己說話，面上都不露一絲笑容。待他們要離別了的那時候，似乎纔恢復了她以前的友誼來。

『我今天的心情不太好，』她說，『請你們不要見怪，有空再請過來——請你兩位都來——再會。』
巴莎羅夫和阿卡提兩人靜默地鞠了個躬，坐上車子去，一路並不停留，直向馬利諾去，在第二天的晚上便不安地抵達了。在路上兩個人誰都沒有提到奧定騷甫夫人的名字；尤其是巴莎羅夫，簡直很少開口，只是帶着惱怒的神情，呆呆地注視着遠處。

馬利諾的人看見了他們，一個個都眉飛色舞。尼哥拉因爲他兒子出門很久沒有回來，心裏正有點焦慮；所以飛妮去嘉很高興地跑去告訴他說「少爺們」回來了時，他喜歡得叫起來，從沙發上猛然跳了起來；就是白福爾也覺得非常興奮，和這兩個回家的出門人握手時露出謙遜的笑顏。接着談談問問，阿卡提說了許多話，尤其在吃晚飯的時候，這餐飯一直吃到半夜。尼哥拉叫人送上幾瓶剛從莫斯科帶來的黑啤酒來，自己

也很快樂地喝着，喝到兩頰飛紅才歇，不住的發出一陣半像小孩子的，半像神經質的笑聲。就是僕人們也感到這種歡樂。鄧妮夏跑上跑下好像發了瘋似的，時常把門關得砰瑯的響；彼得在深夜三點鐘了，還想拿六絃琴來奏一曲哥薩克旋舞曲。弦子在寂靜的空氣中發出一種和婉淒清的聲音；可是這位文雅的僕人彈了最初的幾彈，便彈不下去了；因為大自然沒有賦予他音樂的才說，正如沒有賦予他其他的才能一樣。

可是這時候馬利諾莊上的生活卻並不很和諧，可憐的尼哥拉正在過着痛苦的日子。農務上的困難一天天的增加了——雇來的長工也變得很調皮了。有的要他算清了錢，有的又要他增加工資，還有些預支了工資去便跑走了；許多馬兒病了；馬具也壞得不成樣子，好像被人用火燒過的一樣；工作做得很馬虎；從莫斯科定購來的打禾機因為太重不合用，第二架買來後，才用一次便壞了；牛欄燒去了一半，因為一個瞎眼老太婆，在大風天氣拿了一個火把去薰她自己的牛……雖然這個老太婆說，是她主人想做新式的乳酪餅，和各種牛乳的東西，所以闖出來的禍。管家也忽然變得懶了，漸漸地長得胖起來，正像其他的俄國人一樣，生活舒服了，便漸漸地胖起來。要是他遠遠地望見了尼哥拉，便把棒子打一下在他傍邊走過的小豬，或是叱責一個赤着半身的孩子，表示他做事勤奮，可是其餘的時候可總是在睡覺。那些租地去的農民並不按時來付租息，而且還要偷樹木；差不多每天晚上看守的人總要捉到幾匹農人們放在主人草田裏的馬，有時還硬硬的被他們搶了回去。尼哥拉定了一種賠償損害的罰金，可是結果往往是牽還給它們的原主，白耗費了主人一二天的草料。到了後來，農人們自己吵起嘴來了；兄弟要分析財產，妯娌不肯同住，忽然間發生了爭鬧的事情，好像聽到了信號一樣，全村的人立刻都擁到賬房門口，有的打破了頭，有的喝醉了酒，都圍住了主人，請他公平判斷；一陣喧擾聲和叫喊聲，夾雜着女人的哭泣和男子的詈罵。這時主人只好來詢問爭鬧的這一羣人，雖然明知沒有辦法能得到一個公平的判斷，但也不得不來調解，結果把自己的喉嚨也叫啞了。收穫的時候缺少

人手，鄰近的小地主，露出極誠實的表情，說是可以供給收穫的人手，每畝給他二個盧布的酬金，由他承辦了下來，結果卻毫無廉恥地被他騙了一下；農婦們要求出乎意料的工資，而麥子倒在田裏爛掉了；麥子既無法收割，而農民銀行卻在催逼他立刻把到期的借款利息全數付去……

『我沒有辦法了！』尼哥拉好幾次絕望地叫道。『我自己又不會打他們；要是叫警察吧，又和我自己的主張不合，可是如果沒有刑罰來威嚇他們，你就什麼事也不能做！』

『靜一點，靜一點！』白福爾對了這種情形總是這麼說。可是他自己也時常皺起眉頭，喟然嘆息地拉他的鬚髥。

巴莎羅夫卻並不過問這些事情，而且他是個客人，也實在不便去干涉別人的事。他到了馬利諾之後，就整天的從事研究他的田蛙，浸液蟲和種種的化學試驗，忙得不得開交。阿卡提呢，他覺得雖然不能幫他父親的忙，至少也該做出準備幫忙他父親的樣子來。他很耐心地聽他訴說，有一次還貢獻了他很多意見，雖然並沒有想他一定採納，可是可以表示出他的關心。農務的瑣屑事情並沒有引起他的厭惡；甚至以前他還時常幻想着在田地上工作的樂趣，可是在這個時候，他腦子裏是充滿了別種思想。阿卡提，他自己也覺得奇怪。不斷的想念着尼哥爾斯哥莊；從前要是有人對他說，他和巴莎羅夫住在一塊——而又住在他父親的家裏，他一定會感覺厭倦，他聽了這話不過是聳聳肩吧了。可是這時候他認真覺得厭倦，很想走開去。他有時拚命的走了很遠的路，直走到疲乏才止，可是依舊無效。一天他和他父親談天，聽到尼哥拉說藏有幾封極有趣味的信，是奧定騷甫夫人的母親寫給尼哥拉的夫人的，他就糾纏着他父親，要他拿出來看。尼哥拉翻了二十幾隻抽屜和箱子纔找出來給他。阿卡提得到了這些支離破碎的信箋，好像他看到了他現在應該去的目的地一樣。心裏寬慰了一點。『有空請你們兩位都來！』他常常自言自語着——這話是她自己對他們說的，『去吧，去

吧，別管它！可是他想起了來一次會面時，冷冷地接待他們，和他自己以前的侷促不安來，又膽小起來。畢竟青年人的『勇往直前』的精神，試一試自己的命運，看一看沒有人保護時，自己個人的力量如何的，那種願望，得到了最後勝利。他回到馬利諾還不到十天，就藉口研究星期日學校的組織，而跑到城裏去了，從那裏再到尼哥爾斯哥莊去。他好像個少年軍官去赴陣一樣，不斷的催促着車夫快走，他覺得交雜着害怕和高興的情緒，同時又着急得換不過氣來。『最要緊的是——不要想來想去。』他對自己說了幾遍。他的車夫像是個有脾氣的人，他每過一間酒店便停下來問，『要不要喝杯酒？』可是他喝過酒之後，卻一點也不體恤他的馬。最後已可以望見那間很熟悉的房子的高屋頂了……『我來做什麼？』阿卡提忽然腦子一想。『可是，現在卻無復回之理。』三匹馬並驅的前進，車夫呼喝叱叫着。一會兒經過橋樑，在馬蹄和車輪之下發出轟轟的聲音，一會兒經過栽有修剪過的松樹的道路，那些樹像是來接近他們的……在深綠叢中瞥見了一個女子的淡紅色的衣服，在一把陽傘的淺邊下窺見一個年輕人的臉孔……他認得是愷第亞，她也認出了他，阿卡提叫車夫停了馬車，從車上跳下來，走向她那邊去。『是你麼？』她喊道，臉上漸漸地漲紅起來。『我們到我姊姊那裏去，她在這裏園子裏，她一定很高興見你哩。』

愷第亞帶阿卡提到花園裏去，他遇到了她是個非常幸福的預兆；他見了她很高興，好像她就是他自己的妹妹。一切都是十分順利，不用管家，不用通報。在小路的轉角處他就望見了奧定騷甫夫人。她是背着臉站着，聽見腳步聲，便慢慢地轉過身來。

阿卡提又覺得侷促起來，可是她說出了第一句話就立刻使他的心寬慰了。『逃跑的人，來了麼，好吧！』她文靜和靄地說着，走前來迎接他，面帶着笑容，同時因為太陽照着眼睛，略略皺起了眉頭。『你在那裏遇到他的，愷第亞？』

『我給你帶了點東西來，安娜，』他說，『這是你料想不到的東西。』
『你把你自已帶了來，就比什麼東西都還好。』

二十三

巴莎羅夫送阿卡提走時，說了些譏嘲的同情的話，使他明白他出門去的真正目的一點也不能瞞他，送他走後，就關起門來一個人熱心地從事工作。他現時並不和白福爾爭辯，尤其是白福爾在他的面前時，顯出一個十足貴族式的態度，表示意見的時候，只用些沒有調節的聲音，而不用字句。只有一次白福爾對於討論巴爾的克省貴族的權利問題時，和這個「虛無派」發生了爭辯；可是他自已忽然又自動的停止了，並且冷淡地客氣的說，『總而言之，我們不能互相瞭解；至少我可沒有瞭解你的光榮。』

『我也認為不錯，』巴莎羅夫說，『一個人什麼東西都能瞭解——譬如以太如何震動，太陽如何運轉——可是爲什麼每一個人措他的鼻子的方式都和自己不同，那他就不能瞭解了。』
『什麼，這是句譏諷話嗎？』白福爾訊問地說，說後就走開去了。

不過有時他要求去看巴莎羅夫的試驗，有一次他甚至還把他洗得很乾淨，香馥馥的臉靠近顯微鏡去觀察一個透明的浸液蟲如何的吃一個小綠點，如何的用喉邊的兩對敏捷的毛很快地咀嚼。尼哥拉比他的哥哥更時常去巴莎羅夫那邊，要不是爲了農務的煩惱來分擾他，他簡直會每天來，照他的說法，來『研究』了。他並不妨礙這位少年人的研究科學的工作，來的時候也總是坐在房間的角上，用心的看着，偶然的才問一兩句通達的話。在吃午飯和晚餐的時候，他時常把他們的談話轉到物理學，地質學，化學的問題上去，因爲他覺得其餘的問題，不用說政治了，就是農業的問題，也會引起彼此的不快，即使不至發生爭辯。尼哥拉推測

到他哥哥對於巴莎羅夫的憎惡並沒有減少。在許多事件中，有一件不甚重大的事情，使他確信了他的推測。虎烈拉的症候開始在鄰近的幾個地方發現了，就是馬利諾莊也死了兩個人。一天晚上白福爾得了很厲害的病，一夜到天明都很難過，但他並不去請巴莎羅夫來替他診治。第二天他會見了他，他答巴莎羅夫問，「爲什麼不去叫他？」這個問話時，他說，「哦，我好像記得你說過，你是不相信醫學的。」這時他面色仍然很蒼白，可是對於頭髮和剃臉還是毫不苟且。

日子就這樣地過去。巴莎羅夫還是繼續不輟的做他的研究工作……這時在尼哥拉的家裏有一個人，即使他並不對她說心腹的話，至少他是喜歡和她談話……這個人就是飛妮去嘉。

他大都是在清早的時候在花園裏或天庭裏遇到她；他從來沒有到她房裏去看過她，她也只有一次走到他房門口問——她不可以替米第亞洗澡。她不單是信任他，不單是不畏懼他——而且簡直覺得她的語言行動在他面前時比在尼哥拉面前時自由得多，舒服得多。這種原因卻很難說明，也許是因爲她無意識地覺到巴莎羅夫沒有一種精神風度，沒有那種又使人羨慕又使人害怕的高貴氣概。在她眼睛看起來，他是一個很高明的醫生，也是一個很率直的人。她在他面前看顧她的孩子一點也不感覺拘束，有一次她忽然頭痛起來——她還從他手中吃了一湯匙藥。在尼哥拉面前時，她對於巴莎羅夫似乎持一種略爲疏遠的態度，並不是她有意假裝這樣，而是出於她的舉動合禮的感覺。她對白福爾比以前更爲怕懼；他注意了她好些時候，有時忽然出現在面前，好像是從她後面的地裏鑽出來的，穿着英國式的衣服，帶着目不轉睛注視人的樣子，雙手插在口袋裏。「好像是淋了人一桶冷水。」飛妮去嘉向鄧妮夏訴述，鄧妮夏答以一聲嘆息，而心裏卻想到另一個「無情」的人。巴莎羅夫一點也沒有疑心到，他成了鄧妮夏心中的「殘忍的專制君主」了。

飛妮去嘉喜歡巴莎羅夫；巴莎羅夫也喜歡她。他和她談話的時候，完全變了一個臉孔，總是露出愉快的，

和善的表情，他平常的冷淡態度也變爲談諧的注意的態度了。飛妮去嘉一天天的長得好看。青年女子的生命中間有一個時期好像夏天的玫瑰花一樣，忽然的開花了；飛妮去嘉正到了這個時期。她穿了一件很貼體的白衣服，似乎更顯得苗條更覺得白皙了；她的肌膚並沒有給太陽曬黑，只是那種炎熱的天氣，她卻無法躲避，使她的臉上，耳朵上罩上了一層薄薄的紅暈，使她一身都感到軟綿綿的疲憊，在她美麗的眼睛中露出一種疏懶欲睡的神情。她差不多不能工作了，她的雙手自然地放在膝上。她連路也走不動了，時常長吁短嘆，怨恨天氣，帶着一種可笑的沒有辦法的樣子。

『你應當多洗洗澡。』尼哥拉對她說。他把一個還未填沒的池子，張上一張布幕，改成了一個大洗澡池。『唉，尼哥拉！可是一個人走到洗澡池邊，人就要走死了，走回來，又要走死了。你看，園子裏一點遮陰的地方也沒有。』

『是的，一點遮陰的地方也沒有。』尼哥拉答道，一面撫摸他的額角。

一天早上七點鐘的時候，巴莎羅夫散了步回來，在紫丁香花樹中遇到了飛妮去嘉，紫丁香早已開過了花，但依然綠葉扶疏。她正坐在園子裏的椅子上，和平時一樣頭上扎了一條白巾，在她身傍放有一堆紅白的玫瑰花，花上還留有露水。他對她道了聲早安。

『啊，巴莎羅夫麼！』她說，用手把白巾揭開了一點來望他，舉手揭白巾時，袖子也落了下來，直把肘子都露出來了。

『你在這裏做什麼？』巴莎羅夫說着，在她旁邊坐了下來，『你要做一個花球嗎？』

『是的，放在吃飯桌上的。』尼哥拉要的。』

『現在到吃飯還早哩。好一大堆花。』

『我現在採了，等一會天熱得很，不能走出來了。現在還可以透透氣。這天氣真使我十分疲憊。我怕我病了。』

『怎麼說的！讓我來把把你的脈看。』巴莎羅夫拿起她的手來，覺得她的脈搏跳得很平均，便不再計算它跳的次數。『你要活到一百歲哩！』他放下了她的手，說道。

『啊，求上帝不要使我這樣長命！』她叫道。

『怎麼？你不要長壽嗎？』

『不要活到一百歲！我們這裏一位老太太，活到八十五歲——她是多麼受罪！身上髒得很，耳朵又聾，背脊又駝，一日到夜的咳嗽；她自己真累死了。那是何等可怕的生活！』

『那麼，最好是年輕了？』

『是的，不是嗎？』

『什麼是好呢？請你告訴我？』

『你怎麼還會問譬如我現在年紀輕，什麼事都能做——要來就來，要去就去，要拿東西也拿得動，不必去求教別人……還有什麼更好的呢？』

『對於我，年輕年老都是一樣的。』

『你什麼會說——都是一樣呢？你說的是不可能的。』

『那麼，你來判斷吧，飛妮去嘉，我的年輕對我有什麼用。我是個獨身的人，過着孤獨的生活……』

『那完全要靠你自己。』

『一點也不由我！至少，該有人可憐我吧。』

飛妮去嘉斜視了巴莎羅夫一眼，可是沒有做聲。

「你那本是什麼書？」她停了一會，問道。

「這本這是本科學書，很不容易懂。」

「你還是在研究你不感覺到煩厭？我想你什麼都懂得了。」

「不見得什麼都懂。你試念一點看。」

「可是我一點也不懂呢。這是俄文麼？」飛妮去嘉雙手拿起這本很重的皮面書問道，「這書多麼厚啊！」

「是的，這是俄文。」

「一樣的，我還是一點也不懂。」

「我並不是要你懂得。我要看你念書時候的樣子。你念書的時候，你的小鼻尖動得真好看。」

飛妮去嘉隨便翻開一章來，是論「木油」的，便低聲地一字一字的念起來，忽然笑了一聲，把書一丟，那書從椅上滑下到地上去了。

「我也喜歡看你笑。」巴莎羅夫道。

「無聊！」

「我也喜歡聽你說話。好像小溪裏的水在潺潺的流着。」

飛妮去嘉把頭回過去。「你說那裏的話！」她說。一面用手指弄着花。「你怎麼會喜歡聽我說話？你是慣於和聰明的小姐們說話的。」

「唉，飛妮去嘉，聽我說吧，世界上所有的聰明小姐合起來還抵不上你的一個手肘。」

「這又是新鮮的話！」飛妮去嘉低聲說，把兩隻手抱起來。

巴莎羅夫從地上檢起那本書來。

「這是本醫學書；你爲什麼把它丟掉？」

「醫學書？」飛妮去嘉跟着說了一遍，又把頭回過來。「自從你給了我那些藥——你記得麼——米第亞就睡得很好！我真不知要怎樣謝謝你！你真是好人。」

「可是你得付醫生的酬勞費啊，」巴莎羅夫說着笑了一笑。「你也知道吧，醫生都是些貪婪的人。」

飛妮去嘉擡起眼睛來，回光反照着她面部的白色，格外顯得烏黑，她望了巴莎羅夫一下。不知道他是不是說笑話。

「要是那樣，我們是很願意的……可是我得問問尼哥拉……」

「怎麼，你以爲我要錢嗎？」巴莎羅夫插口說道。「不，我不要你的錢。」

「那麼，要什麼呢？」飛妮去嘉問道。

「要什麼？」巴莎羅夫重複了一遍。「你猜猜看！」

「我可不會猜！」

「那麼，我告訴你吧；我要……你的一朵玫瑰花。」

飛妮去嘉又笑了，一面還拍起手來，她覺得巴莎羅夫的要求有趣極了。她笑着，同時覺得很高興。巴莎羅夫一意的望着她。

「可以可以。」最後她說；彎身到椅子邊，把玫瑰花檢起來。「你要那一朵——紅的還是白的？」

「紅的……不要太大。」

她又坐起來，「拿去吧。」她說，可是又立刻把她那伸出去的手縮回來，咬着嘴，向着亭子外面望了一下，然後靜靜地聽着。

「是什麼？」巴莎羅夫「尼哥拉嗎？」

「不是……尼哥拉到田裏去了……就是他，我也不怕……可是白福爾……我以為……」

「什麼？」

「我以為是他來了。不是……沒有人來。拿去吧。」飛妮去嘉把花給巴莎羅夫。

「什麼理由你要怕白福爾？」

「他時常使我很怕。我知道你也不喜歡他。你記得麼，你不是常常和他吵嘴麼？我不知道你和他吵點什麼，可是我可以看出來你是把他顛來倒去的弄着。」

飛妮去嘉用手來表示她對巴莎羅夫播弄白福爾的樣子。

巴莎羅夫微笑道，「要是他打了我，你會幫我嗎？」

「我怎樣能幫你呢？可是，沒有人打得過你的。」

「你以為沒有人能打得過我嗎？但是我知道有一隻手，如果要打我，一定能打倒我的。」

「什麼手？」

「你真的不知道麼？嗅嗅看，你給我的這朵花多麼香。」

飛妮去嘉伸過她的小頸來，把臉湊近花去……她的白頭巾從她頭上掉下到肩上來，露出了她的柔順，烏黑，發亮而稍有點蓬鬆的頭髮。

「等一等；我來和你一起聞。」巴莎羅夫說着，彎下身來在她張開了的嘴唇熱烈地接了一個吻。

她嚇了一跳，用雙手在他胸前推開去，可是她推得太無力氣，給他又接了一個長吻。

在紫丁香叢後面聽見一聲乾咳，飛妮去嘉趕快移到椅子的那一頭去。白福爾走來了，略略的彎一下腰，帶着一種不懷好意的憂鬱的神情說，『你們在這裏，』說着便走開了。飛妮去嘉立刻把所有的花檢起來，走出亭子去了。『你不該那樣，巴莎羅夫，』她走時低聲說道。她那種低語中認真含有責備的語調。

巴莎羅夫想起了另一種新近發生的事來，感覺得很羞慚很懊惱。但他不久又搖了搖頭，譏諷地祝賀自己說，『竟做起登徒子的事來了，』便走回到自己的房間去了。

白福爾走出園子，慢慢地走到樹林裏去。在那兒逗留了一些時；回來吃中飯時，尼哥拉很關心地問他身體舒服不舒服——他的臉色很抑鬱的樣子。

『你知道，我是時常發肝氣病的，』白福爾很沈靜地答道。

二十四

兩點鐘後他去叩巴莎羅夫的房門。

『對不住，我來妨礙你的研究工作，』他開始說，坐下一張窗口的椅子上，把雙在按在一根有象牙柄的很講究的手杖上，（他平時散步時都不拿手杖，）『不過我有事，不得不來打擾你五分鐘的時間……只要五分鐘。』

『隨便你談多少時間都可以，』巴莎羅夫答道，他看見白福爾走進來，臉色立刻有點改變。

『五分鐘就夠了。我有一個問題要問。』

『一個問題是什麼問題？』

『請你聽我說。你起初到我弟弟這裏來住時，我還很高興同你談話。我很榮幸的聽到你發表對於許多問題的意見；可是我記得，在我們間，或者在我面前，你從沒有談到決鬪這一個問題。你可以告訴我，你對於這個問題的見解怎麼？』

巴莎羅夫剛才站起來迎接白福爾，現時仍然坐回桌邊，雙臂交叉着。

『我的見解是，』他說，『從理論上說來，決鬪是件可笑的事；但從實際上說，——那完全是另一件事了。』

『那你就說——要是我沒有弄錯——無論在理論上你對於決鬪抱什麼見解，而在實際上你是不會受了人侮辱，而不求報復的？』

『你完全說對了我的意思。』

『很好。聽了你這麼說，我很高興，我就可免去疑慮了。』

『你是說，免得放不下心吧。』

『那是一樣的；我說話只要使人懂得；我……可不是個咬文嚼字的人。聽了你的話，省得我再說許多更難聽的話。現在我已決定要同你決鬪。』

巴莎羅夫張大了眼睛道，『同我？』

『一點不錯。』

『請問，爲什麼？』

『我可以把理由告訴你，』白福爾說，『不過我想最好是不說。在我看來，簡直不需要你在這裏；我再不能忍受你；我簡直看不起你；這些理由如果還不够……』

白福爾的眼睛裏發着光，巴莎羅夫的眼裏也閃爍着。

「够了，」他說，「不必再說了。你忽然想着要在我身上試試你的武士精神。我很可以不接受你這種意思，可是——就這樣吧！」

「我十分感謝，」白福爾答道；「現在我可以斷定你已接受了我的挑戰，用不着我再採取激烈的手段了。」

「直截地說，就是不必用你的手杖了吧？」巴莎羅夫冷淡地說。「那是十分合禮。你大可不必侮辱我了。而且，這種辦法，也不見得於你絕對有利。你不如保留一種紳士態度……我也以紳士的態度來接受你的挑戰。」

「那是再好沒有，」白福爾把手杖放到屋角裏去說。「我們現在要談幾句關於決鬪的條件；不過我想先知道，在你看來，我們要不要先有一種衝突的形式，來當作決鬪的藉口。」

「不必，我們最好不採取什麼形式。」

「我也是這麼想。我還以為我們也不必去追問我們鬧意見的實在原因。我們彼此不能相容。這還不够嗎？」

「真的，這還不够嗎？」巴莎羅夫譏諷地跟着說。

「至於決鬪的條件，我們既然沒有助鬪人——因為我們到那裏去找助鬪人呢？」

「一點不錯，到那裏去找助鬪人呢？」

「那麼我向你提出個辦法：明天早上，假定說，六點鐘，在樹林後面決鬪，用手鎗，距離是十步……」

「十步麼？距離這麼遠，要是打不中，將來我們免不了還是互相仇恨。」

「那麼就八步吧，白福爾道。

「就八步吧。」

「每人放兩鎗；爲了預防引起什麼糾紛，每人可先放封信在袋裏，可以說是自己尋死的。」

「這一點我卻不贊成，巴莎羅夫說。『這是有點像法國小說的氣味，卻很難令人相信。』

「也許是。可是你要知道，要是招惹着一個謀殺人命的罪名，也是不好受的。」

「你說得不錯。不過也有個避免這種不幸的嫌疑的辦法。我們雖然沒有助鬪人，但我們可以找個見證人。」

「請問，去找誰？」

「喔，彼得也可以。」

「那一個彼得？」

「是你弟弟的傭人。他是站在現代文化的最高點的人，他一定會適當地去履行這種事情的任務。」

「你未免是在開玩笑吧，先生。」

「一點也不。只要你想一下我的提議，你就會相信這種辦法是很合常識。很簡單的。你總不能把這件事不讓人知；我可以先通知彼得準備一下，明早帶他到戰場上去。」

「你還是在說笑話，白福爾從椅子上站起來說。『不過你既然很謙恭的對待我，我也不能過分的拂逆你的意思……那麼，一切都說好了……還有，也許你沒有手鎗吧？』

「我怎麼會有手鎗，白福爾？我又沒有在軍隊裏過。」

「既然如此，就把我的給你吧。你一定會相信我五年沒有用過它了。」

『那是很可安慰的消息。』

白福爾拿起他的手杖道：『先生，現在只有表示我的謝意，我就此告別了。』

『我們在決鬪場上再見吧，先生。』巴莎羅夫送他的客人到門口說。

白福爾走了，巴莎羅夫還在門前站了一會，忽然叫道：『唉，該死！多麼怪！多麼無聊，我們演一幕十分有趣的滑稽戲，好像訓練過的狗，用後腳跟來跳舞。可是現在不能再拒絕了；我相信我會擊中我，那麼……』（想到這裏，巴莎羅夫的臉色也發白了；可是立刻又引起了他的傲氣）——『也許我會像捏貓一樣，一把就把他捏死。』他回到他的顯微鏡邊，可是他的心是在跳動，觀察時所必需的鎮靜的態度已消失了。『他今天看見了我們，』巴莎羅夫心裏想道，『可是他難道真的是爲他弟弟而做出這種舉動來嗎？就是接一個吻，又有什麼了不得？一定還有別種緣故。』也許他自己愛上了她，一定是他愛上了她，那是很明顯的。這是多麼複雜的一件事，這事多麼討厭！最後他確定地說：『無論從那方面看起來，這事可不妙。第一點，腦袋有吃子彈的危險，即使不然，也得走路了；而且阿卡提……還有那可愛的小貓，尼哥拉。這事真不妙，真是不妙。』

這一天很平靜很無聊地過去了。飛妮去嘉整天都沒有出來；好像老鼠躲在洞裏一樣，終日坐在小房間裏。尼哥拉露出憂傷的神色。他剛聽人說他那認爲有絕大希望的麥子裏發現了蚜蟲。白福爾的冷淡的禮貌，把每一個人，甚至普羅柯費區，也嚇退了。巴莎羅夫寫了一封給他父親的信，寫了又把它撕掉，丟在桌下。

『要是我死了，』他想到，『他們總會知道的；可是我還不會死哩。我還要在這個世界上好好地奮鬥一番哩。』他囑咐彼得第二天天一亮便到他那裏去，有要緊的事情。彼得以爲他要帶他到彼得堡去。巴莎羅夫睡得很遲，一夜都被些無秩序的夢攪擾得不能安眠……一會兒夢見奧定騷甫夫人，一會兒又變了他的母親，後面還跟着一隻黑鬚的小貓，這隻小貓又像是飛妮去嘉；一會兒又夢見白福爾變成了一個大森林，他

只得和森林鬪爭。彼得在四點鐘的時來叫醒他，他立刻穿起衣服，和他一起出去了。

這是一個可愛的清晨；幾片浮雲在淡藍色的天上捲成水波似的小圈，一滴滴細小的露珠沾在樹葉和花草上，蜘蛛網上的露珠，發出和銀子一般的光；潮濕的地上似乎還留有玫瑰色的晨曦的痕迹；雲雀的歌聲和驟雨一般滿天地落下來。巴莎羅夫走到了林子裏，在角上陰涼的地方坐下來，才把他要彼得做的事情告訴他。這位斯文的僕人聽了嚇得要命；但巴莎羅夫告訴他只要他站在老遠的地方望着，不要他負什麼責任。他把這話來安慰彼得。他說道：『你得想一想，你所擔任的任務是何等的重要。』彼得擺開了兩隻手，垂着眼，靠在樺樹上，臉色嚇得發青了。

沿着樹林去馬利諾的路上，薄薄地鋪着一片塵灰，早上還沒有接觸過車輪足迹。巴莎羅夫不自覺地沿着路望去，摘起一片草來放在口裏咀嚼，一面不住的對自己說：『真是無聊！』早晨的寒氣使他打抖了兩次……彼得神色沮喪地望着他，可是巴莎羅夫只對他笑一笑，他一點也不怕。

一陣馬蹄聲沿着路而來……從樹後轉出一個農夫來。他前面趕着兩匹聯鎖住的馬，他經過巴莎羅夫身旁的時候，很奇怪地望了他一眼，卻並不脫下帽來，彼得認為是個不吉的預兆，更使他不安起來。『也是個起身很早的人。』巴莎羅夫想道，『但他至少是起來做工作，而我們……』

『恐怕是白福爾先生來了，』彼得忽然支吾着說。

巴莎羅夫擡頭看見了白福爾，穿着一件淺色的方格子的短外衣，一條雪白的褲子，從路上很快的走來，腋下挾着一個匣子，外面用青布包着。

『對不住，要你們等了很久。』他說，先對巴莎羅夫鞠了一躬，又對彼得一鞠躬，他對彼得的這一躬，是因為彼得帶有公證人的性質。『我因為不願驚醒我的僕人，所以來遲了。』

「沒有關係，」巴莎羅夫答道，「我們也繞到哩。」

「啊，那就很好！」白福爾向四周望了一下。「這裏一個人也沒有，沒有人來妨礙我們。我們動手吧？」

「我們動手吧。」

「我想你不用我再說明什麼理由了吧？」

「不用了。」

「請你上子彈好嗎？」白福爾問，把手鎗從匣子裏拿出來。

「不，你上吧，我來量步數。我的腿長一點。」巴莎羅夫說，笑了一笑。「一，二，三。」

「巴莎羅夫，」彼得使盡了勁結結巴巴的說道，他好像患瘧疾一樣戰慄着，「我要走開遠一點去。」

「四……五……很好。走開去吧，好朋友，走開去吧，你就站在樹後面也可以，把你的耳朵塞起來；只是不

要把眼睛閉起來就好了；要是看到那個人倒下去，跑過去扶他起來。六……七……八……」巴莎羅夫站住

了對白福爾說，「够了麼？要再加上兩步麼？」

「隨你便吧。」白福爾答道，把第二顆子彈裝上。

「那就再加兩步吧。」巴莎羅夫用鞋頭在地上劃了一條線。「那麼這裏就是界限。可是，我們每個人可

以從界限往後退多少步？這也是一個重要問題。這一天沒有談到。」

「我想也是十步吧。」白福爾答道，把兩支手鎗都遞給巴莎羅夫。「請你選一支，好麼？」

「好的。不過，白福爾，你一定得承認，我們的決鬪真是少見的，還有點近乎可笑。你只要一看我們見證人

的臉色就知道了。」

「你總是喜歡說笑話，」白福爾答道，「我也承認我們的決鬪是很奇怪的，可是我覺得我應當警告你，

我是認真的和你決鬪的。A bon ententeur, Salut!』(法語——一個聰明人是可欽佩的，即聰明人說話，一言爲定。)

『哦，我並不是懷疑我們沒有拚個你死我活的決心；可是爲什麼不說說笑笑，說點 Utile dulci (拉丁語——有趣的話)呢？你和我說法國話，我就跟你說拉丁文。』

『我認真的和你決鬪，』白福爾又說了一遍，便走他的位置上去。巴莎羅夫也從界限起向他那面走了十步，站着。

『準備好了麼？』白福爾問。

『好了。』

『我們大家動手吧。』

巴莎羅夫慢慢地向前走，白福爾左手插在衣袋裏，也向巴莎羅夫走來，漸漸的舉起手鎗來……『他對準了我的鼻子，』巴莎羅夫想道，『看他用心得連眼睛霎也不霎，這惡棍，這種不懷好意的感覺，我來看準他的表練吧。』

一種呼呼聲尖銳地由他耳旁過去，同時就聽見了鎗聲。『我聽見了，他已經放了，』巴莎羅夫腦子裏閃着這種思想。他又走前一步，並不對準，就撥動機關。

白福爾微微的一跳，急忙用手摸他的大腿。一注血在白褲子上流下來。

巴莎羅夫丟了手鎗，跑到他敵人那邊。『你受傷了麼？』他問。

『你有權叫我再回到界限上去，』白福爾說，『這傷並不要緊，依我們的協定，我們每人還得放一鎗。』

『不錯，可是對不住，還有一鎗改天再放吧。』巴莎羅夫答道，一面扶住了白福爾，白福爾的臉色漸漸轉

白了。『現在我不是個決鬪者，而是個醫生了，最重要的，我要先看一看你的傷處，彼得，來，彼得！你到那裏去了。』

『這沒有關係……我不需要人幫助，』白福爾訥訥地說，『而且……我們……還得……』他想拉他的鬍子，可是他的手舉不起來，他的眼模糊下去，他暈去了。

『這就好極了，暈倒了，還談什麼呢？』巴莎羅夫不自覺地叫道，一面把白福爾放倒在草地上。『讓我們來看看他的傷。』他取出一條手巾，揩去了血漬，把傷處周圍看了一下……『骨頭沒有受傷，』他含糊地在牙縫中說，『子彈進去不深，只有外面的一條大筋擦傷了。只要三星期，就可以起來跳舞……什麼也會臺去！唉，這些神經質的人，真是討厭，喔，他的皮膚真細嫩！』

『他打死了麼？』彼得在他後面戰慄着說。

巴莎羅夫四周望了一下。『趕快去拿點水來，好朋友，他比我們的命還要長哩。』

可是這個現代的僕人，似乎沒有聽懂他的話，所以還是站着不動，白福爾慢慢的張開眼來。『他要死了，』彼得低聲說，用手在他胸前畫了個十字。

『你說得不錯……多麼傻的一個面孔！』那位受傷的先生說，帶着勉強的笑容。

『喂，去拿水來，蠢東西！』巴莎羅夫喊起來。

『不需要……只有一點頭暈……扶我坐起來……一會就好了……我只要有點東西把傷口紮起來，我就能走回家去，或者替我叫輛馬車來。要是你同意，我們也不必重新決鬪了。你的行為很可敬佩……是今天的行為，今天的——請注意。』

『不用再提過去的事了，』巴莎羅夫答道；『至於將來，也不必勞你費神，我馬上就要離開了。現在讓我

來紮好你的腿；你的傷並不厲害，可是總得先把血止住才好。不過我要把這個死人先叫醒來。」

巴莎羅夫拉着彼得得的領子搖了一搖，叫他去叫馬車。

「記着，別驚擾我的兄弟。」白福爾對他說，「不要糊裡糊塗的去告訴他。」

彼得飛着跑去了；他去叫馬車的時候，這一對敵人坐在地上，大家不做聲。白福爾對巴莎羅夫望也不望；總之，他是不願同他和好；他很慚愧他自己的驕傲，自己的失敗，他更慚愧他所惹出來的這件事，雖然他覺得也不能再有更好的結果。『總之，這個討厭東西總不能再挨在這裏了。』他這樣想着，安慰自己，「這一點就值得感謝了。」靜默還是延長着，靜默得苦痛萬分。兩個人都感覺不舒服。每個人都自覺到對方是洞悉了自己。這種感覺對於朋友間是愉快的，而在仇敵間總是極不愉快的，尤其是在他們既不能說清楚又不能分離的時候。

「會不會把你的腿紮得太緊了？」最後巴莎羅夫問。

「不，一點也不，非常好。」白福爾回道停了一會，他又說道，「這事瞞不了我的弟弟；我們不如告訴他，我們的衝突是爲了政治的見解不同。」

「很好。」巴莎羅夫說。『你可以說是我侮辱了一切傾心英國的人。』

「好極！你看那個人現在對我們作何感想？」白福爾用手指着在決鬪前幾分鐘趕着兩匹馬在巴莎羅夫面前走過的那個農人說，他又沿着路回來，看見了兩位紳士，便把帽子脫下來。

「誰知道呢？」巴莎羅夫答。『或許他什麼都沒有想。英國小說家雷特克里夫夫人時常說起，俄國的農夫是個神祕得不可瞭解的人。誰瞭解他自己，他也不瞭解自己呢！』

「啊！你又是那種說法！」白福爾說着，忽然喊道，「看彼得那個傻瓜做出這種事來！我的弟弟趕着來

了。」
巴莎羅夫回頭看見尼哥拉坐在馬車上，面色很蒼白。車子沒有停，他就從車上跳下來，急忙撞到他哥哥的面前。

「這是什麼一會事？」他帶着顫動的聲音說。「巴莎羅夫，請問，到底是什麼事？」

「沒有什麼，」白福爾答道，「他們大驚小怪的去驚動你。我和巴莎羅夫先生有一點小衝突。結果我受點小懲罰罷了。」

「但是到底爲什麼事，天啊！」

「要我告訴你麼？巴莎羅夫說到英國庇爾爵士的時候，語氣很不恭敬。不過我得趕快說明，這件事是我不好，巴莎羅夫先生的行爲是很可敬佩的。是我惹起他來決鬪的。」

「可是你的身上都是血了，天啊！」

「那麼，你以爲我的血管裏是水麼？可是流一點血對我卻有點好處。醫生，你看對不對？扶我上馬車裏去，不用憂愁了。明天我就好了。好了，走吧，車夫。」

尼哥拉跟着在後面走，巴莎羅夫還站在那兒……

「在我們沒有請到城裏的醫生之前，」尼哥拉對他說道，「請你看護一下我的哥哥。」

「巴莎羅夫點了點頭，沒有開口。一點鐘以後，白福爾已經躺在牀上，腿子很技巧地包紮好了。一家人都駭得要命；飛妮去嘉竟暈倒去了。尼哥拉不斷地擦着他的手，可是白福爾卻談談笑笑，尤其是對於巴莎羅夫；他穿了一件細麻布的襯衫，一件美麗的晨衣，戴了一頂土耳其的小帽，不肯讓人把窗簾放下來，而且還談諧地怪怨着沒有停止進食的必要。」

可是到了黃昏時候，他有點頭痛發燒。城裏的醫生到了。（尼哥拉沒有聽他哥哥的話，巴莎羅夫也不贊成他不請醫生。巴莎羅夫鎮日坐在自己的房裏，臉色很黃，很沮喪的樣子，他到病人那邊去時，總是逗留一會兒，便急急的走開了；他遇見了飛妮去嘉兩次，但她每次看見他都是很恐怖躲開去。）請來的醫生囑咐他們要給病人吃清涼的東西，不過他也和巴莎羅夫的意思一樣，認為是沒有危險。尼哥拉告訴他說他的哥哥是自己不當心而打傷了自己，醫生聽了只回答了一聲「哼！」可是就在這個時候有二十五個銀盧布塞入了他的口袋裏，他又轉口道，「當然囉，這種事是時常有的。」

這一晚每個人都沒有睡覺，也沒有脫衣服。尼哥拉不時的躡着腳走到他哥哥那裏去，又躡着腳退出來。白福爾微微的睡着，微微的呻吟着，用法文對他說『*Couchez Vous*』（你好睡了，）又要了些水喝。尼哥拉叫飛妮去嘉送了兩次檸檬水給白福爾，他把一杯水喝得很乾，一面很注意地凝視着她。第二天早晨熱度又增高了一些，還說了些謔語。起初他說了些雜亂無意義的話，後來他忽然張開眼睛來，看見他弟弟在他的牀邊很焦慮地注視着他，他對他說道，「尼哥拉，你看飛妮去嘉是不是和尼麗有點相像？」

「那一個尼麗，白福爾？」

「你還不知道就是R公爵夫人。尤其是臉部的上半節十分像。像是出於同一個系族的。」

尼哥拉沒有回他的話，心裏卻奇怪一個人會這樣的念念不忘於舊情。「事情的發生就是這樣而來的，」他想。

「唉，我多麼的愛那個輕狂的人，」白福爾唏噓地說，很悲傷地把隻手抱住頭後面。「我不能讓那個無禮的人去親……」幾分鐘後他喃喃地說。

尼哥拉只有嘆氣，他一點沒有疑到這話所指的是誰。

巴莎羅夫在第二天早上八點鐘走來見他。他已經把行李收拾好，把所有的田蛙，小蟲，小鳥都放走了。

『你是來向我辭行麼？』尼哥拉站起來接他道。

『是的。』

『我很了解你，很贊成你的行爲。自然是我的哥哥不好；而且他也受了懲誡了。他自己告訴我，他逼得你只有這樣去做。我相信你是避不開這次的決鬪，這種……這種決鬪只可說是大部分爲了你們平常各人的見解不同。』(尼哥拉的話有一點把握不定了)『我的哥哥是一個老派的人，又暴躁，又固執……感謝上帝，沒有弄出大的亂子來，這樣結果總算還好。我已竭力的不讓這件事張揚出去。』

『我留下我的住址來，倘使有什麼亂子……』巴莎羅夫胡亂的說。

『我希望什麼亂子都沒有，巴莎羅夫……我很抱歉的，你住在我家裏竟發生這樣……這樣一種結果，更使我難過的，是阿卡提……』

『我想大概可以會見他，』巴莎羅夫答道，他對於尼哥拉的種種『解釋』『難過』的話，就引起了一種不耐煩的情緒；『倘使我見不到他，請你代我給他說一聲，並且代我表示歉意吧。』

『我也請你……』尼哥拉答道。可是巴莎羅夫沒有等他說完他的話已經走出去了。

白福爾聽說巴莎羅夫要走了，就表示他想見一見他，握一握手。可是就在這時候，巴莎羅夫的態度還是冷冰冰的；他知道白福爾要想表示他的大量。他沒有能和飛妮去嘉辭別；只有在窗口和她互丟了一個眼色。他看見她神色很沮喪。『她也許會陷入苦境吧，』他對自己說……『但是誰曉得呢？大概她總能渡過危險的。』可是彼得竟傷心得伏在巴莎羅夫的身上哭了，直到巴莎羅夫問他，他的眼睛裏是不是常常有這麼許多眼淚時，方纔止住了哭。同時鄧妮夏也逼得她躲到林子裏去掩飾她的悲情。那個引人傷心的人坐上了一

輛小馬車，抽着一支雪茄，走了三里路，到了轉變的地方，那個尼哥拉的農場，和他的新房子，遠遠地還能望着一線，他吐了一口口涎，訥訥地說，『該死的東西！』說完把他的外套裹緊一些。

白福爾的傷不久就好了；但他還在牀上躺了一星期。他極忍耐地遇着這種囚禁的生活——他這樣稱呼，——不過他對於梳洗上還是很講究，什麼東西上都灑上些香水。尼哥拉常常讀點報紙給他聽；飛妮去嘉還照舊的那樣侍候他，給他端檸檬水，拿湯，煮雞蛋，燒茶；可是她每次走進他的房裏，心裏總藏着一種恐懼不安。白福爾的出乎意料的舉動驚嚇了這屋裏的每一個人，而她更比別人嚇得厲害，只有普羅柯費區並不覺得驚慌，他說紳士們在他年輕的時候是常常打架的，可是只有紳士們之間才對打，要是像那種窮小子，有什麼無禮的態度，只消叫人拉到馬房裏去抽一頓馬鞭子就完了。

飛妮去嘉的良心並不覺得不安；可是她一想起這次鬪爭的真正原因來就時常覺得痛苦；白福爾也時常用一種奇怪的眼光來望她……望得她甚至於翻轉背來的時候，她還覺得他的眼睛是釘着她的。她內心的時刻不安使她漸漸的消瘦下去，可是她總是瘦了些，反而愈顯得嫵媚了。

一天——在早上發生了這件事——白福爾覺得身體好了些，從牀上起來躺在沙發上。尼哥拉看見他好了些，心裏很安慰，便出去到打禾場去了。飛妮去嘉送了一杯茶給他，放在小桌子上，正要退出去。白福爾叫住了她。

『你這樣忙的到那裏去，飛妮去嘉！』他這樣說，『你很忙嗎？』

『不忙……我要去沖茶。』

『你不去鄧妮夏也會沖的，你來跟病人坐一會吧。哦，我還有話同你說哩。』

飛妮去嘉坐下在一張安樂椅的邊上，卻沒有開口。

「聽我說，」白福爾抹了一下鬍子說，「有件事我早就想問你了；你好像有點怕我的樣子，是嗎？」

「我？」

「是的，你。你從來不望我，好像你的良心很不安的樣子。」

飛妮去嘉臉紅起來，望着白福爾。她覺得他的樣子很奇怪，她的心開始慢慢的跳動起來。

「到底你的良心安靜嗎？」他問她。

「爲什麼不安呢？」她支吾着說。

「誰曉得爲什麼，而且，你會對不起誰？大概不會。那麼，這屋裏的其餘的人嗎？也不見得。是我的弟弟嗎？」

「可是你是愛他的，是不是？」

「我愛他的。」

「一心一意的愛他，是嗎？」

「我是一心一意的愛尼哥拉的。」

「真的嗎？望我吧，飛妮去嘉，」他說，「你要知道，說謊是很大的罪過啊！」

「我並沒有說謊，白福爾。我不愛尼哥拉——我就不願活了。」

「那麼你不會丟了他去愛別人了吧？」

「丟了他去愛誰？」

「真的去愛誰呢？可是，那位剛離開這裏的先生如何？」

飛妮去嘉站起來說，「噫呀，白福爾，爲什麼你要這樣來磨難我，我有什麼對你不起？你怎麼能說出這種話來？」

「飛妮去嘉，」白福爾煩惱地說，「你知道我看見……」

「你看見什麼？」

「喔，那邊……在亭子裏。」

飛妮去嘉臉漲得一直紅到頭髮和耳朵邊。『那是我的過處嗎？』她用勁才說出來。

白福爾坐了起來。『你沒有過處麼？沒有麼？一點也沒有麼？』

「我愛尼哥拉，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值得我愛的，我永遠只愛他，」飛妮去嘉忽然用力地說，她的喉嚨裏似乎要哭出來了。『至於你所看見的，就是在世界末日的大審判的時候，我也是說現在我沒有過處，以前我也沒有過處，要是有人懷疑我負了我的恩人，尼哥拉，我寧可立刻去死。』

這時她的喉音也啞了，同時她覺得白福爾忽然握住了她的手，握得緊緊的……她望着他，有些嚇呆了。他的臉色比以前更蒼白；他的眼發着光，而尤其奇怪的，一滴很大的眼淚在他臉上流下來。

「飛妮去嘉，」他用很奇怪的低聲說，「愛他吧，愛我的兄弟吧，不要棄了他去愛世界上的任何人；不要聽別人的話！試想一下，有什麼東西比愛一個人而不受人愛更可怕？永遠不要丟棄我可憐的尼哥拉！」

飛妮去嘉的眼睛乾了，她的恐懼也消失了，但她卻覺得大大的驚異。這時他的感覺真莫明其妙，白福爾把她的手舉起，到他的嘴唇邊，卻並不吻它，只是對着不時發出一種抽筋似的嘆息……

「噫呀，」她想，「他是不是又發什麼老毛病了……？」

在那個時候，他那已往的整個朽腐了的生命，又復在他內心震動着。

樓梯上一陣急遽的腳步聲……他把她推了開去，讓他的頭又重新倒在枕頭上。門開了，尼哥拉走進來，滿臉紅光煥發，很高興的樣子。米第亞也和他的父親一樣的很高興，臉上很紅潤，只穿着一件襯衫，伏在他父

親的肩上嬉戲着，用他的赤着腳的小腳指去觸動他父親的粗布衣服的大鈕扣。

飛妮去嘉一直投向他去，把他和她的兒子緊緊的抱住，把頭側在他肩上，尼哥拉十分驚奇，因為飛妮去嘉——這膽怯而端莊的飛妮去嘉，從來沒有在第三人的面前擁抱他過。

「怎麼的？」他說着，向他哥哥望了一下，把米第亞給她抱。「你不覺得不舒服麼？」他一面問，一面走向白福爾那邊去。

他用一條細麻布的手巾掩着他的臉。「不……一點也不……而還覺得好了些。」

「你太急於搬到沙發上來了。」尼哥拉又說，他轉過頭來問飛妮去嘉，「你到那裏去？」可是她早已把門關上出去了。「我抱了小孩子來看你，他鬧着要大伯，她怎麼又把他抱去了？你有什麼不好過沒有？你們沒有什麼事吧？」

「弟弟！」白福爾很嚴肅地說。

尼哥拉吃了一驚，他驚愕得自己也說不出什麼緣故來。

「弟弟，」白福爾又說了一聲，「請你答應我，實行我的一種請求。」

「什麼請求？告訴我。」

「這是十分重要的；在我看來，是你一生的幸福所繫的。這些時，我把現在所要對你說的事想過又想……弟弟，盡你的責任，盡你誠實寬大的人的責任吧，把這種不名譽的事，把你做的壞榜樣，趕快停止了！——你，原本是最好的人。」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白福爾？」

「和飛妮去嘉結婚吧……她愛你，她是你兒子的母親。」

尼哥拉望後退了一步，緊握住他自己的手。『你也說這種話麼，白福爾？我向來以為你是最不贊成這種結婚的，你也說這種話麼？你要知道，我所以沒有盡你所說的我的那種責任，只是爲了尊重你呢！』

『你這樣的尊重我，倒是弄錯了。』白福爾答道，帶着疲憊的一笑。『我開始覺得巴沙羅夫罵我是勢利之徒的話是對的。親愛的弟弟，我們不用再把什麼體面，什麼輿論來煩擾自己；我們都是年老退休了，也該把種種虛榮心去開了。讓我們，像你剛才所說的，盡我們的責任；而且，我們這樣做還可以得到幸福呢。』

尼哥拉跑上去抱他的哥哥。

『你使我完全覺悟了！』他叫道。『我常常說你是世界上最聰明最好心的人，這話一點也不錯；我現在又知道你是最明白事理最寬宏大量的。』

『輕點，輕點。』白福爾說，『不要碰痛了你的明白事理的哥哥的腿子，他是快要五十歲了，還像個少壯軍人一樣去和人家決鬪哩。那麼這件事就算決定了；飛妮去嘉就成了我的……「弟媳婦」了。』

『我親愛的白福爾！可是阿卡提會說什麼吧？』

『阿卡提？他一定十分高興了，你可以相信我的話！結婚是和他的主張不合的，可是他的平等的觀念是可以滿足了。而且在十九世紀，階級的差別到底還有什麼意義呢？』

『啊，白福爾，白福爾，讓我再來吻你一下，不要怕，我當心點好了。』

兩兄弟互相擁抱了一下。

『你想怎麼樣，現在要不要把你的意思告訴她？』白福爾問。

『爲什麼要這樣急？』尼哥拉答道。『你們有沒有談過這種話？』

『我們談這種話好個見解！』

「那麼，很好。第一，先等你痊癒了再說，時間還多着哩。我們還得把這事考慮考慮，斟酌斟酌……」

「但我想你的主意已經決定了？」

「我的主意自然決定了，我非常真誠的感謝你。現在我要走了；你也得休息一下；無論那種興奮都於你有害……可是我們將來再商量吧。好好的安眠，親愛的，上帝祝福你！」

「他要那樣的謝我做什麼？」白福爾一個人在房裏想。「好像這事不由他自己做主一樣。他結了婚我就立刻走到遠方去——到德萊斯敦或佛羅棱斯去，在那裏度我的餘生——」

白福爾在額上灑了些香水，閉起眼來。他的美麗而消瘦的頭，躺在白枕上，在豔麗的陽光照耀之下，就像個死人的頭……真的他是像個死人了。

二十五

愷第亞和阿卡提坐在尼哥爾斯哥莊花園裏的一株高榕樹蔭下的草地上；非非伏在近旁的地上，把它瘦長的身子蜷得很好看，這種蜷法愛象狗的人們稱之爲「兔子蜷」。阿卡提和愷第亞都不開口；他手裏拿着一本半開的書，她在檢籃子裏的幾粒麵包屑，檢起來丟給一小羣麻雀，它們又害怕又膽大地在她腳跟前跳着叫着。一陣微風吹得榕樹葉不住的搖動，使那射在小徑上和非非背上的淡黃色的陽光也慢慢地動搖着；阿卡提和愷第亞坐在濃密的樹蔭下，只有偶然地有一線日光射到她頭上。他們倆大家不開口，但他們那種靜默地並坐着的樣子，卻能表示出他們是非常信任地親密的，他們大家不甚注意他的對方，同時大家都覺有對方在他跟前，心裏暗暗地歡喜。從上次我們見過他們以後，他們的面貌都有點不同了，阿卡提的態度變爲更鎮靜，愷第亞卻變成更活潑更大膽了。

『你看，』阿卡提說，『樺樹的名字，俄文叫做「Yasen」，這名稱多好聽，沒有一種樹葉掛在空中有這麼的輕飄鮮明的。』

愷第亞擡頭望了一眼，贊成地說，『是的，』阿卡提心裏想，『她倒並不責備我說文雅的字眼。』

『德國詩人海茵（Hein）的笑和哭，我都不喜歡，』愷第亞朝阿卡提手裏拿着的書望了一眼說，『但我卻喜歡他的沉思和憂鬱。』

『我卻喜歡他笑的時候，』阿卡提道。

『那是你從前喜歡譏笑人的習慣所留下來的遺跡。』（『遺跡！』阿卡提心裏想——『要是巴莎羅夫聽到這話會說什麼？』）『等一會，讓我們來轉變你的思想。』

『誰來轉變我？是你？』

『誰？——我的姊姊，還有樸飛麗，你現在不和他吵嘴了；能有你前天送她到教堂裏去的我的姨母。』（

『那我不能拒絕的。不過就是你的姊姊，也有許多見解和巴莎羅夫相同的，你記得麼？』

『我的姊姊那時候是受了他的影響，就好像你那時候一樣。』

『正和我那時候一樣？請問，是不是你已發覺到我現時已擺脫了他的影響了？』

愷第亞不說話。

『我知道，』阿卡提繼續道，『你向來就不喜歡他。』

『我不能評判他。』

『愷第亞，你知道我每次聽到了這種回答，我就不信……因為沒有一個人對於別人不能評判的這話顯然是個推託。』

「那麼，我可以說，我並不……並不是一定說不喜歡他，不過我覺得他不是我這一類的人，我也跟他不同……你也跟他不同。」

「有什麼不同？」

「那我怎麼能告訴你……他是個野獸，你和我都是養馴的。」

「我也是養馴的嗎？」

愷第亞點一點頭。

阿卡提搔搔他的耳朵。「我告訴你，愷第亞，你知道這實在是一種侮辱嗎？」

「什麼，你喜歡做一個野——」

「不是喜歡做個野獸，但是喜歡做個強有力的。」

「那樣子希望是沒有用的……你看，你的朋友並沒有希望那樣，可是他倒是那樣的。」

「哼！那麼你以為他給了你姊姊很多的影響麼？」

「是的。可是沒有人能够長久佔她的上風的。」愷第亞低聲說。

「你怎麼會知道呢？」

「她很自負的……我不是這樣說……她很看重她自己的獨立的。」

「誰不看重自己的獨立？」阿卡提問，同時他心裏浮上一種思想，「獨立有什麼用？」愷第亞心裏也浮

上種思想，「獨立有什麼用？」要好的青年朋友在一起的時候，常常爲了同樣的思想躊躇不決。

阿卡提笑着，靠近愷第亞低聲道，「你承認你有點兒怕她吧。」

「怕誰？」

「她，」阿卡提很有意義地說。

「那麼，你怎麼樣？」愷第亞反問他道。

「我也怕她，你聽我說，我也怕她。」

愷第亞用手指威嚇他說：「我真覺得奇怪，我姊姊從沒有像現時這樣待你好，比你第一次來時真好得多了。」

「真的？」

「怎麼，你沒有感覺到你不是感覺到很高興嗎？」

阿卡提想了一想。

「我怎麼會得到你姊姊的好意待我？是不是爲了我把你母親的信帶給了她的緣故？」

「除了這種原因外，還有別種原因，我不告訴你。」

「爲什麼？」

「就是不告訴你。」

「哦！我知道了；你是很固執的。」

「是的，我是固執的。」

「你也很有觀察力。」

愷第亞對阿卡提斜視了一眼。『也許是，這會冒犯你麼？你以爲怎麼樣？』

「我很奇怪你怎麼會有這樣的觀察力。你是這樣怕羞，這樣膽小；對每一個人都是離得遠遠的。」

「我大都是過着單獨的生活；所以就浸沉於思索中了。可是我是真的對每一個人離得遠遠的麼？」

阿卡提向愷第亞投了一個感謝的眼光

「這是一定的，」阿卡提接着說，「但是在你們這種地位的人——我是說在你們這種環境的人——不常有這種才能的；他們好像是高高在上的帝王一樣，很不容易發見事實的。」

「不過，你要知道，我並不有錢。」

阿卡提一時間不能懂得她的意思。「喔，自然囉，所有的財產都是她姊姊的！」他忽然省悟起來，這思想卻沒有使他不高興。於是他說：「你說得真好！」

「什麼？」

「你說得又好，又簡單，既沒有感覺不好意思，也沒有故意的誇大。不過，我覺得一個人知道他自己窮而肯說自己是窮的，這個人的感情中一定有一點特別的東西，一定有一點傲氣。」

「我一向有我姊姊照顧，卻從沒有這樣的一種窮的經驗。我剛才提到我的地位的話，也不過是偶然說到的罷了。」

「是的，可是你必須承認，你也有一點我剛才所說的傲氣的。」

「你舉個例子看。」

「譬如說，你——請你恕我問這話——我想你是不願嫁給一個有錢的人的，是不是？」

「要是我十分愛他的話……不，我想就是那樣我也不願嫁給他。」

「呵，是麼？」阿卡提叫道，停了一會他又說，「可是爲什麼你不願嫁給他？」

「因爲就是在山歌裏也說過，不平等的婚姻總是不幸的。」

「也許你喜歡節制人，或者……」

「啊，不是，我爲什麼要節制人而且正正相反的，我卻極願意聽從人家的話；不過不平等是難以容忍的。尊重自己，服從別人，那我倒也懂得，那是很幸福的；可是一種寄人離下的生活……不，我已經受夠了。」

「已經受夠了？」阿卡提跟着愷第亞說了一遍。「是的，是的，」他接着說，「你不愧是安娜的妹妹；你和她一樣，也有獨立的精神；不過你格外隱藏些罷了。我深信你一定不願先表示你的感情的，無論那種感情是怎麼的強烈或神聖……」

「那麼，你認爲怎麼樣？」愷第亞問。

「你和她同樣的聰明；你的性格即使不比她更剛毅，至少也和她一樣。」

「請你不要把我來比我姊姊，」愷第亞連忙插口道，「那我是當不起的。你似乎忘記了我姊姊的美麗和聰明了，而且……特別是你，阿卡提，不應當說這些話，也不應當裝出這麼認真的臉色。」

「你說「特別是你」是什麼意思？——你以爲我是在開玩笑嗎？」

「你自然是在開玩笑囉。」

「你是這樣想麼？可是我卻深信我所說的話。那我卻相信我還沒有十分表達出我的意思呢。」

「我不懂你的意思。」

「真的嗎？現在我才知道，我說你很有觀察力的話是過分了一點。」

「何以見得？」

阿卡提沒有回答，把臉轉開去，愷第亞在籃子裏又找出了幾粒麵包屑，檢起來丟給雀兒，可是她的手丟得太用力了，雀兒還沒有啄麵包屑，便嚇得飛走了。

「愷第亞，」阿卡提忽然說，「在你看來，這也許無關緊要；可是，我可以告訴你，我對於你不但比你的姊

姊更看重，而且比世界上無論那個人都更看重。」

他說完這話，便站起來急急的走開了，好像他說出這句話來，心裏很害怕的樣子。

愷第亞把兩隻手和籃子一起放在她的膝上，垂了頭望了一會阿卡提的後影。她的兩頰漸漸的泛上了陣紅暈，可是她的嘴唇沒有笑，她的烏黑的眼睛露出一種迷亂的表情，和一種難以形容的情感。

「你一個人在這裏嗎？」她聽見奧定騷甫夫人的聲音走過來說，「我以爲你和阿卡提一起到這花園裏來了。」

愷第亞慢慢地擡起她的眼來望她的姊姊，（她穿得很華麗，很漂亮，站在小徑上，把她的洋傘頂去逗弄非非的耳朵，）慢慢地答道，「是的，我一個在這裏。」

「哦，我知道了，」她笑了一笑說道，「我想他是回他的房裏去了。」

「是的。」

「你們剛纔在一起念書吧。」

「是的。」

奧定騷甫夫人把愷第亞的下頷托着，擡起她的臉孔來

「你們沒有吵過嘴麼？」

「沒有，」愷第亞說，把她姊姊的手很溫和地拿開去。

「你回答得真簡捷！我以爲他在這裏，想來找他去一同散步。他時常要叫我去散步。城裏送了幾雙鞋子來給你；你去試一試合不合穿；我昨天才注意到你穿的鞋子太破舊了。你向來不大注意你的鞋子，你的一雙玲瓏的小腳倒生得很好！你的手也生得很秀麗……可惜太小了一些，所以你得多注意你的腳。可是你倒沒

有虛榮心』

奧定騷甫夫人沿小徑走過去，他的美麗的衣服發出輕微的縷縷聲；愷第亞從草地上站了起來，拿着那本海茵的書，也走了——不過不是去試她的鞋子。

『玲瓏的小腳，』她慢慢的輕輕的走上被太陽曬得很熱的上露臺去的石階時，心裏想道，『你叫它玲瓏的小腳……唔，他將來也會這樣叫了。』

可是一陣怕羞的情緒忽然泛上了她的心頭，她急忙跑上樓去了。

阿卡提沿着走廊回到他的房間去；一個管家追來說，巴莎羅夫先生來了，在他房裏。

『巴莎羅夫！』阿卡提幾乎吃了一驚，低聲問道，『他來了很久了麼？』

『剛纔來，先生，並且吩咐不要通知奧定騷甫夫人，叫我一直帶他去見你。』

『莫非我家裏有什麼不幸的事發生麼？』阿卡提心裏想，急急的跑上樓梯，打開房門，看見了巴莎羅夫，心裏就立刻寬慰了，可是如果多一點經驗的話，大概就可以看得出這位突如其來的客人，雖然依舊精神飽滿，但那種消瘦的臉容，就是內心煩擾的表記。他披了一件堆滿了塵灰的大衣，頭上戴了頂小帽子，坐在窗口頭，就在阿卡提喊着投向他身上去的時候，他也沒有站起來。』

『真料不到什麼風吹來的？』他來回說了幾遍，在房間裏忙亂着，像是自己以為，而且還要表示出是極高興的樣子。『我想我家裏什麼都好，大家都好吧？』

『什麼都好，可是人卻不是個個都好，』巴莎羅夫說，『不要多饒舌，先給我拿一杯馬駱酒來，坐下來，讓我來告訴你幾句簡深明瞭的話。』

阿卡提靜心聽着，巴莎羅夫講述他和白福爾決鬪的情形。阿卡提十分驚奇，還很憂慮，不過他覺得不必

表示出來；他只問他大伯的傷是不是真的不太厲害；巴莎羅夫的回答是這傷十分有趣，不過不是從醫學的觀點來說，阿卡提聽了，勉強的一笑，但他的心裏卻覺得又痛苦，又慚愧。巴莎羅夫似乎也瞭解他。

『是的，好朋友，』悅說，『你看這就是和封建思想的人同住的結果。你自己也變成了封建的人物，而去參加騎士的比武會了。所以我現在要回我父親的家裏去。』巴莎羅夫末了說，『我路過這裏，所以進來……要是我說這些，無用的話不算是一種愚蠢的舉動的話，我是來通知你一聲，不，我進來——誰知道是為什麼。你要知道一個人抓住了自己的頸背，像從園地裏拔起一個蘿蔔來一樣，把自己一把拔出來，有時也是件好事情；我近來所做的事就是這樣……可是我想再看一下我所放棄的，我所種的園地。』

『我希望這些話不是說我，』阿卡提有點不安地說，『我希望你不是想來捨棄我。』
巴莎羅夫注意了他一下，差不多洞悉了他的內心。

『這事會使你這樣痛苦嗎？在我看來，你早已捨棄我了，你的樣子真活潑，真漂亮……你和奧定驢甫夫人的事情，一定進行得很成功了吧。』

『什麼是我和奧定驢甫夫的事情？』

『什麼，你不是爲了她而從城裏到這裏來的麼，小夥子？請問，星期日學校的情形如何？你是不是告訴我你不愛她？還是你現在說話謹慎起來了？』

『巴莎羅夫，你知道我向來對你說話是最坦白的；我實在告訴你，我可以對你發誓，你完全弄錯了。』

『哼！那倒不必。』巴莎羅夫低聲說，『可是你不用着急，這事完全與我無關。要是一個傷感的人那就會說，「我覺得我們正開始背道而馳了」，可是我只說我們彼此有點厭倦了。』

『巴莎羅夫……』

「老友，這並沒有什麼大壞處。一個人一生厭倦的東西多着呢。現在我想我們最好分別了吧，不好麼？是我走到這裏來，也起了一種厭倦的情緒，彷彿是讀了高高爾寫給卡羅伽省長夫人的詩歌一樣。哦，我車子還等在外面連馬都沒有卸下來哩。」

「老實說，這是太過分了。」

「爲什麼？」

「不用說我了；就是對奧定騷甫夫人也未免太對不起了，她自然很想見你的。」

「這一點你又錯了。」

「一點不錯，我相信我是很對的，」阿卡提回駁道，「你又何必做假呢？難道你到這裏來，不是爲了她嗎？」

「也許是的，但無論如何你是錯了。」

可是阿卡提爭着說是對的。奧定騷甫想見一見巴莎羅夫，差管家來請他去。巴莎羅夫換了衣服才去她那邊；他的新衣服是放在箱子裏極容易拿到的地方。

奧定騷甫夫人並不是在上次突然宣佈他對她戀愛的房間裏接見他，而是在客廳裏。她很誠懇的伸出手指來和他握手，可是她的臉上卻無意的露出一種侷促的神色。

「奧定騷甫夫人，」巴莎羅夫趕快的說，「第一件事我要請你先放下心來。在你面前的這個可憐人，早已恢復了他的理性，並且希望人家也把他過去所做的蠢事忘壞了。我此次得有一個長期的離別，雖然你也承認我決不是個容易感動的人，可是你那種想起了我就起了一種憎惡的念頭，我總得把它去了才舒服。」奧定騷甫夫人深深的嘆了口氣，好像一個人剛剛爬上了山頂上一樣，她的臉上也露出笑容來。她又伸

出手來和巴莎羅夫握手，並且也緊緊的回握了他一下。

『過去的事，不用再提了，』她說。『從良心上說，我那時候也是有過失的，未免是輕浮一點，或是還有別種過失。別提了，我們還是照舊做朋友吧。那是一個夢，不是麼？夢裏的事誰還記得呢？』

『夢裏的事誰還記得？而且愛情……你知道，完全是一種想像的情緒。』

『真的嗎？聽了你的話我非常高興。』

奧定騷甫夫人這樣說，巴莎羅夫也這樣說；他們兩人都以為他們說的是真話。他們說的話是不是真的，不是完全真的？他們自己也不敢說，作者更不敢斷定了。可是他們接着又談了一番話，好像是表示他們彼此完全信任的。

奧定騷甫夫人問了巴莎羅夫許多話，又問到他在尼哥拉府上時做了些什麼事。他正想把他和白福爾決鬪的事情告訴她，可是他想到她也許會認為他是想藉此來引起人家的興趣時，他便抑住不說了，只回答說這些時都在做研究工作。

『我，』奧定騷甫夫人說，『起初有一個時期很抑鬱，也不知道什麼緣故；甚至還想着到國外去，真是怪想！……後來又不想了，你的朋友阿卡提來了，我才回復了我的常態，又扮起我原來的腳色來。』

『請問，是什麼腳色？』

『充姨母，保姆，母親的腳色——隨你叫那一種。哦，你知道吧，我向來總不十分明白你怎麼會和阿卡提有這麼密切的友誼；我覺得他太膚淺。可是現在我才知道他更清楚些，知道他很聰明……很年輕，很年輕……這是最重要的一點……不像你和我，巴莎羅夫。』

『和你在一起的時候他還是那樣膽小麼？』巴莎羅夫問。

「從前他是那樣麼……」奧定騷甫夫人說。停了一會，她繼續說道：「他現在和我更親密了些；也跟我談話了。從前他總是躲避我的。不過那時候我也不太和他談天。他和愷第亞倒是個好朋友。」

巴莎羅夫聽了覺得很不樂意。心裏想：「女子總免不了要說假話。」他冷笑了一聲，高聲說道：「你說他從前總是躲避你，可是現在大概總知道他是愛你的吧？」

「什麼他也是這樣。」奧定騷甫夫人的口裏漏出了這句話。

「他也是這樣。」巴莎羅夫跟着說了一遍，溫和地點了點頭。「難道你以前不知道麼，我告訴你的還是件新消息嗎？」

奧定騷甫夫人垂下頭去。「你弄錯了，巴莎羅夫。」

「我想不至於。可是也許我不應當提起這句話來。」他心裏又想：「這樣可以使你以後不必在我面前再說假話了。」

「爲什麼不應當提？不過我以為你太過於重視一個偶然浮現的意象了。我有點疑心你說的話總愛誇張點。」

「我們還是不要談它吧。」奧定騷甫夫人。

「喂，爲什麼？」她反駁他；可是她自己也把話頭轉到另一方面去了。她和巴莎羅夫在一起，依然覺得不安，雖然她已對他說，也對她自己說，過去的事已把它遺忘了。可是在她和他說着極簡單的話的時候，即使在他說笑話的時候，她也自覺到有一些恐怖的情緒。正如坐海船的人們雖然隨便的談笑，完全和在陸地上一樣，可是只要有一些輕微的波動發生。只要有一些意外的現象發見，每人的臉上便立刻會有特別驚慌的表示，他們是時時感覺到時時可以有危險發生。

奧定騷甫夫人和巴莎羅夫談了不久。她漸漸的似乎沉吟於思索中，答話也極不經意，最後她提議到廳上去。公爵夫人和愷第亞已先在那兒。「阿卡提到那裏去了？」女主人問道；她聽他們說有一點多鐘沒有看見他了，於是她便差人去找他。去的人並不是立刻就找到了阿卡提；他是藏在園中最多樹木的地方，雙手支着下頷，正坐着在凝想。他的思想深沉而嚴肅，但並不憂鬱。他知道奧定騷甫夫人和巴莎羅夫二個人在一起，他已不像以前那樣的嫉妒；而且，他的臉上還漸漸的露出高興的神色；他似乎對於某一件事感覺到奇怪，又覺得快樂，又願決心去做。

二十六

已故的奧定騷甫並不喜歡什麼推陳出新的花樣，可是「某種限度的藝術」他也是贊成的，因此在他的花園裏，花房和池子的中間，他用俄國磚起了一幢希臘廟宇式的建築物，在這廟宇後面的黑牆上安置了六個放石像的神龕，石像是由奧定騷甫在國外定買來的。六個石像是代表孤獨，靜默，沉思，憂鬱，貞潔，和悟性。其中有一個石像——靜默的女神，是有一個指頭放在嘴唇上的，送到後就就把她安放在神龕裏，可是當天就有幾個鄉下小孩子把她的鼻子打破了；雖然經鄰近的一個石匠替她補上一個新鼻子，「比原來的還加倍的好，」可是奧定騷甫還是叫人把她搬開，放在打禾場的角上去，在那裏已經站了好幾年了，使農婦們見了，引起一種迷信的恐怖。廟宇的前面早已長滿了許多矮樹；只有幾根柱頂還能在深綠叢上看得見。在廟宇裏就在中午的時候也很陰涼。奧定騷甫夫人自從在那裏發見過一條蛇之後，便不喜歡到那裏去；可是愷第亞卻常常來，坐在神龕下面的大石凳上。她時常在這陰涼裏讀書或工作，或者浸沉於完全安靜的感覺中，無疑的我們誰都有過這種感覺，它的優點就在使人半知覺地靜聽着生命的巨流永遠的在我們四周，在我們

內心流動着。

巴莎羅夫來了之後的第二天，愷第亞又坐在她喜歡坐的石凳上，阿卡提又坐在她傍邊。他要求她帶他到這廟裏來的。

這時離吃午飯還有一點鐘左右；炎熱的白天已代替了露濕的早晨。阿卡提的臉上還是保持着先一天的表情；愷第亞彷彿有心事的樣子。因為她的姊妹在早上吃過早點後，就叫她到她的房裏去，表示了一度親熱之後，——這種親熱老是使愷第亞有點吃驚的——她便勸她對阿卡提的態度要更加謹慎點，尤其要避免和他單獨在一起談話，因為已經引起她的姨母和家裏其餘的人的注意了。並且先一天晚上奧定騷甫夫人不太舒服，愷第亞也有點心裏不安，好像她覺得自己做錯了事一樣。她答應了阿卡提的要求後，卻自己對自己說，這是最後一次了。

『愷第亞』他帶着一種羞怯的安閒的態度說，『自從我幸福地和你住在一處以後，我已和你討論過許多事情；可是還有一個，十分重要——在我是十分重要的問題，到現在都還沒有對你提過。昨天你說我在這裏已經改變了，』他望了一下愷第亞，她正把疑問的眼光注視着他，他急忙把眼光避開去，繼續說道，『我的確大大的改變了，你是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清楚點——因為我的改變實在要歸功於你。』

『我……我……』愷第亞說。

『我現在已不是我初來這裏時候的那種自負孩子了，』阿卡提接着說，『我不算虛度了二十三歲；我還像以前一樣，想做個有用的人，想把我所有的能力都專注在真理上；可是我不再在從前的地方去尋我的理想了；理想就近在我身邊。直到現在我都沒有瞭解我自己，我找了許多我自己力量做不到的工作……最近我才完全明瞭了，我應感謝一種情緒……我說的話不十分清楚，可是我希望你能懂我的意思。』

愷第亞沒有回答，而且也不望阿卡提。

有一隻鴉鳥在他頭上的樺樹葉中毫無顧慮地唱着歌——『我想每一個人都應當對那些……對那些人……對那些和他接近的人表白他的心事，所以我……我決定……』

但說到這裏，阿卡提的口才不能接續下去；他的話斷斷續續的連不起來，迫得他祇好停頓了一會。愷第亞依舊沒有舉起眼來。她似乎還不明瞭他所說的這些話的意思，還在等他說明。

『我早料到我的話一定會使你驚異，』阿卡提用力振作起精神來說，『尤其是這一種情緒有一點……有一點請注意……和你有關的。還記得吧，昨天你責備我沒有嚴肅的態度，』阿卡提說下去，他的樣子就像一個人陷入沼泥地中，雖然知道愈走愈陷下去，但仍然急急的前進，希望儘快的走過去。『這種責備是常常對……常常向……青年人發的，有時還可對青春已逝的人說；可是如果我有更大的自信力……』
『來幫助我，幫助我！』阿卡提非常困難地想着；可是愷第亞還照舊不回轉臉來。『要是我能够希望……』

『要是我能够相信你所說的話，』這時很清楚的聽到奧定騷甫夫人的聲音在說。

『我想，』他又說，這次說時聲音更加顫動，同時阿卡提立刻不說了，愷第亞的臉色也變了。蔽住神廟的矮樹旁有一條小徑。奧定騷甫夫人正由巴沙羅夫陪着沿這條小徑上來。愷第亞和阿卡提看不見他們，可是卻能清清楚楚地聽到他們所說的話，他們的衣服所發出的繚繚的聲音，甚至還能聽見他們的呼吸。他們走了幾步，而且好像是有意思的，剛在神廟的對面就站住了。

『你知道，』奧定騷甫夫人接着說，『你和我以前都弄錯了；我們的初期的青年都已過去了，尤其是我們已洞悉人生，我們都已倦了；我們都是——爲什麼要假裝不知呢？——都是聰明的；起初我們彼此引起了興趣，發生了好奇心……以後……』

「以後我漸漸的變成陳舊了，」巴莎羅夫插口道。

「你知道那不是我們誤解的原因。可是還有，我們起初彼此都不需要，這是最重要的一點；我們相同的地方……我該怎麼說……實在太多了。我們以前並沒有覺察到，須知，阿卡提……」

「你需要他吧？」巴莎羅夫問。

「別說吧，巴莎羅夫，你對我說，他對我不淡漠，我也時常覺得他是喜歡我的。我自己知道我够得上做他的姨母了，可是我不瞞你說，我近來也常常想着他。在這青年活潑的情緒中有一種特別的引誘力……」

「在這些場合是常用「魔力」這個字的，」巴莎羅夫打斷她的話說，在他的望裏而鎮定的聲音中，可以聽得見一種愠怒的語氣。「阿卡提昨天對我很有些神祕，並不提起你，也沒有提到你的妹妹……那是一種很莊重的徵兆。」

「他對第亞就像一個哥哥，」奧定騷甫夫人說，「我也喜歡他這一點，雖然也許我不應當讓他們這樣親熱。」

「這種思想是由……你做姊姊的同情心裏激發起來的嗎？」巴莎羅夫說。

「自然囉……可是我們為什麼站着不動走呢。我們談了些多麼奇怪的話，我真不信我會和你談起這種話來。你知道，我是怕你的……同時我又信任你，因為你實在是很好。」

「第一點，我一點也不好；第二點，我對你已經失去了意義，你對我說，我是個好人……就好像放一個花圈在一個死人頭上一樣。」

「巴莎羅夫，我們不能負責任……」奧定騷甫夫人說，但是一陣風吹得樹葉繚繚的響，把她的話也吹開去了。「自然，你是自由的……」停了一會，巴莎羅夫說，其餘的話都聽不清楚，腳步聲也漸漸遠了……一

一切都是靜寂。

阿卡提回頭來望愷第亞。她還是照舊那樣的坐着，可是她的頭垂得更下。『愷第亞，』他緊握着兩隻手，顫動着聲音說，『我永遠的不變的愛你，我不愛別人只愛你。我要對你說的就是這句話，我向你求婚，徵求你對我的意見，因為我不是富有的，我準備任何犧牲都可以……你不答應我麼？不相信我麼？你以為我是說着玩的麼？你可記得這幾天的情形吧，經過一個長時間，你自然對我的一切都知道了——都明白——難道一切都已消滅了麼？望我一下，對我說一句話……我愛……我愛你……相信我！』

愷第亞用一種活潑的莊重的眼光望着阿卡提，猶豫了很久之後，微微的一笑說，『是。』

阿卡提從石櫓上跳起來說，『是你說是，愷第亞，這個字是什麼意思？是不是我愛你，你相信我……還是……還是……我不敢說……』

『是，』愷第亞又說，這一次他明白了她的意思。他突然握住她的一隻很秀麗的大手，快樂得換不過氣來，把她的一隻手緊壓在他自己的胸前。他簡直腳不穩了，只能一再的說，『愷第亞，愷第亞……』她卻天真無邪地哭了起來，又微微的笑她自己的哭。一個人要是沒有見過他所愛的人在慚愧和感激之下所淌的眼淚，他就還不知道他在世界上所享的幸福是到了那一種程度。

第二天清早，奧定騷甫夫人叫人請巴莎羅夫去她的閨房裏，帶着勉強的笑容，把一張摺好的信紙交給他。這是阿卡提的一封信，求她答應他和她的妹妹結婚的。

巴莎羅夫把信很快的看了一遍，竭力的抑制着自己，不把那突然發生的惡意的情緒露出來。

『原來是如此，』他說，『昨天你還以為他對愷第亞是同一個哥哥一樣。你現在準備怎麼樣呢？』

『你教我怎麼樣辦？』奧定騷甫夫人依然微笑着問。

『我想』巴莎羅夫也笑着答道。雖然他心裏不很高興，他也和她一樣，實在不想笑；『我想你應當恭賀這兩個少年人了。從各方面看起來，這是一個美滿的姻緣，阿卡提的境况還過得去，他是個獨子，他的父親是個性情極好的人，他不會阻撓他的。』

奧定騷甫夫人在房間裏走上走下。她的臉色也一陣紅一陣白。『你是這樣想，』她說，『是的，我看也不會有什麼障礙……我很代愷第亞高興……也代阿卡提高興……當然，我得先等他父親的答覆。我想叫他親自去看他父親。可是你看，這事證明我昨天對你說的我們兩人都已老了，這句話是對的……怎麼我以前沒有看出來，這真使我奇怪了！』奧定騷甫夫人又笑了起來，可是很快的把頭轉開去。

『現在的青年人都變成非常狡猾了，』巴莎羅夫也笑起來說。『再會吧，』停了一會他又說，『我希望你處理這件事有一個極圓滿的結果；我在遠處聽到也很歡喜的。』

奧定騷甫夫人立刻回過頭來說，『你是不是要走了？爲什麼不住下去呢？住在這裏吧……同你談話是很能令人興奮的……好像在懸崖的邊上走路一樣。起初覺得很膽小，可是再走下去，膽子就大了。住下吧。』
『謝謝你的好意，奧定騷甫夫人，謝謝你稱贊我談話的口才。可是我想我已經在非我自己的範圍裏住了太久了。飛魚在空中祇能支持一會兒，可是總得快快的放回水裏去，所以請你也讓我回到我自己的環境中去吧。』

奧定騷甫夫人望了一下巴莎羅夫。她的蒼白的臉上露出一種苦笑。她心裏想，『這個人是愛過我的！』她有點可憐他，同情他伸出手來給他。

可是他也明白她的意思。『不，』他退了一步說。『我雖然是個可憐人，可是我卻從沒有受過人家的憐憫。再會吧，祝你幸福。』

『我相信我們還不是最後一次的見面，』奧定騷甫夫人說時有一種不自覺的姿勢。

『什麼事都難預料，』巴莎羅夫答道，鞠了一躬就走了。

『你想替你自己做個巢吧？』這一天巴莎羅夫蹲在地上整理箱子的時候對阿卡提這樣說。『是的，這是件重要的事。可是你卻不用這樣的騙人。我還以為你是在注意另一方面。也許，這事也出于你自己的意料的。』

『我和你分別的時候，我的確沒有想到這件事，』阿卡提答道，『可是爲什麼你自己也要騙人呢，你說這是「一件重要的事」好像我不知道你對於婚姻的見解一樣。』

『啊，好朋友，』巴莎羅夫說，『這是什麼話！你看我現在做些什麼事，在這個箱子裏有些空地，我放了些乾草進去；我們的生命和這箱子也是一樣，我們塞點東西進去，總比空着的好。請你不要動氣，你自然還記得我對於愷第亞的意見是怎樣的。有許多小姐們生得很聰明，只不過是她們會長吁短嘆得很好；可是你的這位小姐倒是自己很有把握的，真的，她是很有把握的，你將來一定會受她節制——自然，這也是十分應當的。』他把箱蓋砰然一關，便站起身來。『現在，我要告別了，我再對你說，因爲我們欺騙自己是沒有用的——我們是要永別了，這是你自己也知道的……你的行動很聰明，你是不能過我們這種苦痛的、孤獨的生活的。你沒有威嚴，沒有怨恨，可是你卻有青年人的膽略和青年人的熱情。像你這種貴族階級的人，總脫不了溫純的屈服，溫純的憤慨，那是沒有用的。你不肯奮鬥——可是你還自以爲是有勇氣的人哩！——我們可是要奮鬥的。唉！我們的灰塵可以吹入你的眼睛裏，我們的泥土可以濺潑你一身，可是你卻不能學得跟我們一樣，你不知不覺的稱贊你自己，你喜歡詆毀你自己；我們可討厭這些東西——我們需要別的東西，我們要打倒別一種人，你是一個好人；可是你總是一個溫和的慷慨的紳士——正如我父親所常說的「這就完

了。」

「你要和我永遠分別了麼，巴莎羅夫，阿卡提憂鬱地說；「你沒有別的話對我說了嗎？」

巴莎羅夫用手搔了搔後腦說，「是的，阿卡提，是的，我還有別的話要對你說，可是我不想說了，因為這些話有點情趣——就是說，有點肉麻。你趕快的結婚吧；建築你的巢，多生幾個孩子，來滿足你的心意。他們生的時代比你我的時代好了，他們一定是很聰明的。啊哈！我想馬已經上好了。可以走了！我已經向各人辭行過……現在還有什麼事再擁抱一下吧？」

阿卡提抱住他以前的領導者和朋友的頭頸，眼淚汨汨地湧了出來。

「這就是青年人的現象！」巴莎羅夫淡漠地說，「可是我把我的希望寄在愷第亞的身上。你看，她立刻就會使你安慰了，再會吧，兄弟！」他對阿卡提說了，坐上小馬車去，又指着在馬房頂上並棲着的一對小烏鴉說，「學那種榜樣吧！」

「那是什麼意思？」阿卡提問。

「什麼意思？難道你不懂博物學麼？還是你忘了烏鴉是一種最愛家的鳥類麼？那是你的榜樣……再會吧！」

馬車發着軋軋的響聲走了。

巴莎羅夫說得不錯。那天晚上阿卡提和愷第亞談話的時候，已完全把他以前的教師忘記了。他已經開始受她的領導，愷第亞也覺察到這一點，可是並不感覺有什麼驚奇。第二天他就啓身回馬利諾莊去見尼哥拉。奧定騷甫夫人並不想對這兩個少年人加以一點拘束，只是爲了體面關係，不讓他們單獨在一起的時間過長。她度量很豁達地使公爵夫人和他們隔離，因爲公爵夫人聽見了他們要結婚的消息，就要垂淚發怒。

起初奧定騷甫夫人恐怕看見了他們的幸福，自己會有點難堪，可是卻完全不然；她見了不但覺得痛苦，還感覺興趣，而且還感動了她的心，這使她又喜又憂。『顯然巴莎羅夫的話是對的，』她想到，『我是有好奇心的，而且只有好奇心，愛安逸，抱利己主義……』

『孩子們，』她高聲叫道；『你們說愛情純粹是一種想像的情感麼？』

可是無論第亞或阿卡提都不懂得她的意思。他們都畏避她；他們在無意中聽到的她的零星的談話，時常縈回在他們的腦海裏。可是奧定騷甫夫人不久就使他們的心放下來了；這件事在她並不很難——因為她把自己的心放下來了。

二十七

巴莎羅夫的雙親完全沒有料到他們的兒子會在這時回來，所以見了他回來，心中更加歡喜。阿麗娜十分興奮，在屋子裏跑上跑下的忙着，梵西利把她比做一隻『雌鷓鴣』，她的短外衣後面長出了一個短尾巴，真使她的樣子有點像一隻鳥。他自己只是嘴裏噁噁咕咕的，銜着一根有琥珀嘴的煙管，有時用他的手指捏住自己的頭頸，把他的頭轉來轉去，好像要試一試他的頭是否裝得很牢一樣，有時又忽然張大了口，發出一陣完全無聲的大笑。『我要來住六個星期，爸爸，』巴莎羅夫對他說，『我要做工作，所以請你不要來打擾我。』

『要是你怕我來打擾你，我把我的影像完全忘記好了！』梵西利答道。

他遵守着他的約言。和以前一樣把他的兒子安置在他的書房裏之後，他差不多完全躲避開去，並且叫他妻子不要表示一切虛浮的親熱。『巴莎羅夫上次來時，親愛的，』他對她說，我們有點煩擾他；這一次我們

應當靈敏點了。」阿麗娜同意她丈夫的話，可是這在她卻得不到什麼安慰，因為她只有在吃飯的時候見到她的兒子，就在這個時候，她還是怕去叫他。「巴莎羅夫，」她有時叫他——可是在他還沒有回過頭時，她已經神經過敏地撥弄着她的手提袋的縫子，支吾着說，「沒有事，沒有事，我不過——」後來她又去梵西利那裏，用手支着雙頤，同他商量說：「你知道不知道？」巴莎羅夫今天喜歡吃點什麼——紅菜湯呢，還是甜菜湯呢？」——「你爲什麼不去問他自己？」——「啊，不要太煩擾他了。」

可是巴莎羅夫不久就不鎖日關在房裏了；他的從事工作的熱心已經減退下來，而換了一種抑鬱無聊，浮燥不安的情緒。他一切的動作都漸漸的顯露出一種奇怪的厭倦來；就是他的穩重有力的腳步也改變了，他不再一個人單獨的去散步。漸漸的找些同伴去；他也到客廳裏來喝茶，同梵西利在菜園裏走走，大家靜默無言的抽抽煙；有一次他還問起阿里克，霄神父來。梵西利起初對於他的態度的改變，非常歡喜，可是他的喜歡卻不能延長多久。「巴莎羅夫真使我擔憂，」他暗暗地向他的妻子訴說：「他倒不是什麼不滿足或發脾氣——那倒毫無關係；可是他是很悲傷，很煩惱——這是很可怕的。他總是不說話。只要他肯罵我們；可是他漸漸的瘦下去，臉色也很難看了。」——「上帝保佑我們，上帝保佑我們！」這位老婦人低聲的說，「我想在他的頸上掛一道符，可是他自然是不肯的。」梵西利有好幾次用極謹慎的口吻想探問巴莎羅夫關於他工作的情形，健康的狀況，以及阿卡提的情形……可是巴莎羅夫的回答總是很勉強的很隨便的；有一次他發覺到他的父親又漸漸的想在談話中探詢什麼了，他便很煩惱的說，「爲什麼你的談話似乎總是像用腳尖走路繞着我轉圈子一樣？這種情形是比從前更壞了。」——「噢，我沒有什麼作用！」可憐的梵西利趕快的回答。所以他的外交的手腕，也沒有得到什麼結果。有一天談到農奴的解放時，他就提到進步，想藉此引起他兒子的同情；可是他兒子，卻淡然的答道：「昨天我在這籬笆下走過，我聽見有幾個農家小孩子在那兒唱

街頭巷尾唱的小曲，卻不唱一向唱的山歌。這就是所謂進步吧。」

有時巴莎羅夫走到村裏去，用他平常嬉笑的語調和農夫們談話，「喂，」他對他們說，「老兄，請把你的人生觀告訴我，有人說俄羅斯的力量和前途都在你們手裏，歷史上的一個新時代要由你們開關了——你們給我們產生了我們的真正的語言和法律。」

這些農夫們有的不回答，有的說出這一類的話來：「唔，我們得……因為，你看，無疑的……」

「請你告訴我，你們認為世界是什麼？」巴莎羅夫打斷他的話說，「是不是就是人家說的安放在三條魚背上的？」（譯者註：俄國人以為地球是安放在三條魚背上的。）

「少爺，安放在三條魚背上的那是地球，」那農夫用一種族長式的率直的單調的語氣說，「可是在我們之上的，就是說，世界，我們認為就是主人的意志；所以你們都是我們的大爺。主人的規律愈嚴，對於農夫愈有益處。」

一天巴莎羅夫聽到了這樣的回答之後，便輕視地聳了一聳肩而走開了，那農夫也慢慢的踱回家去。

「他談了些什麼話？」另一個中年的農夫，面貌很粗暴，在第一個農夫和巴莎羅夫談話後，站在他自己的茅屋門口，老遠的問道，「是欠租麼？」

「欠租，不是這會事，朋友！」第一個農夫答道，現在他的聲音裏可完全沒有族長式的單調的語音；只聽見一種輕視的粗暴的語調：「他噁哩咕嚕的說了些噁噁的話，大概是要伸伸他的舌頭；他自然也是一個紳士；他懂得些什麼呢？」

「他懂得什麼？」另一個農夫回答，他們拉了一拉帽子，束了一束帶子，接着談他們自己的工作，和他們的種種需要的事情了。噁呀！巴莎羅夫輕蔑地聳一聳肩，巴莎羅夫還自以為知道怎樣的和農夫們談話，（他

和白福爾吵嘴時是這樣的誇口的，可是在他這種自信的心裏，竟完全沒有疑心到在他們的眼中，他簡直是個說諢語的小丑。

可是末了他找到一件事情來做了。有一天梵西利在他面前包紮一個農夫的傷腿，可是這位老年人的手有些戰抖，不能包紮；他的兒子來幫助他，此後他就時時的幫他父親的忙，雖然他也常常冷笑他自己開的藥方和他的父親很鹵莽地應用這些方子。可是巴莎羅夫的冷笑一點也沒有攪擾梵西利的心境，而且還給他一種安慰。他用兩個手指把他的油膩的寬衣提到肚腹邊，抽着他的煙管，常常很快樂的聽巴莎羅夫說話；他的譏嘲愈是刻毒，愈使他的性情溫和的父親笑得高興，笑得他每一個黑牙齒都露出來了。他有時還學說那些膚淺而無意義的話，譬如說，有幾天他無論對什麼事都說，『這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只因爲他的兒子聽說他要去做法晨禱，說了這樣一句話。『感謝上帝！他已不會那樣抑鬱了！』他輕輕的告訴他的妻子說，『他今天對我說了這種話，真是好極了！』而且他一想到有這樣的一個助手時，他心裏就十分愉快和得意。有一天他把一瓶『Conlard』精或一盒白藥膏給一個穿着一件男子的大氅，戴一頂尖形的帽子的農家婦女時，他說道，『是的，是的，我的兒子現在和我住在一起，你應該時時刻刻的感謝上帝，因爲他是用最科學的最新的方子來治療你。你懂得我的意思嗎？就是法國的皇帝拿破崙的醫生也不會比他再好了。可是這個農婦是來訴說她覺得一身不舒服的，（到底是怎樣不舒服，她自己說不出來，）她也不理會他什麼，只是鞠了個九十度的躬，探手到懷裏，取出用手巾包好的四個雞蛋來。

巴莎羅夫有一次替一個路過的布販披了一只牙齒，雖然這只牙齒也是很平常的，可是梵西利卻把它保藏起來當作珍品一樣，給阿里克胥神父看的時候，他口裏不住的說，『你看，這個牙根多長！巴莎羅夫真有氣力！那小販幾乎跳到半空中去了。要是這是一株橡樹，他也能把它拔起來！』

「確實不錯！」阿里克胥神父來了說，他不知要怎樣的答覆，怎樣的才能使這位狂喜的老人走開。一天一個鄰村的農夫送了他的兄弟來給梵西利醫治，他患的是發疹傷寒病。這個不幸的人，躺在一捆乾草上，已氣息奄奄的快死了；他身上發滿了小黑點，知覺是早已失去了。梵西利表示很惋惜的，怎麼沒有人替他早一點請醫生看，現在可是沒有希望了。真的，這農夫還沒有把他兄弟送到家裏，就死在車子裏了。過了三天，巴莎羅夫來到他父親的房裏，問他父親有沒有硝酸銀。

「有的，你要來做什麼用？」

「我要拿點來……燒一下一個割傷的地方。」

「誰割傷了？」

「我自己。」

「怎麼，你自己怎麼會的？怎樣割傷的？在什麼地方？」

「你看，在我的手指上。今天我到請你醫治發疹傷寒的那個農夫的村裏去。他們不知什麼緣故正在解剖他的屍體，我因為很久沒有做這一種實驗了……」

「唔？」

「所以我就請那位縣醫給我來做這種工作；不料竟割傷了自己的手。」

梵西利聽了臉色立刻變成蒼白了，一句話也不說，趕快跑到書房裏，立刻拿了一小塊硝酸銀回來。巴莎羅夫正想拿了就走。

「千萬請你，梵西利說，『讓我來給你看吧。』」

巴莎羅夫笑道：「真是一個熱心的醫生！」

『請你別說笑了。拿指頭來給我看看。這個傷處並不大。會揪痛你麼？』
『你捏重一點好了，不用怕。』

梵西利停了下來說，『巴莎羅夫，你看，用烙鐵來燙一下，不更好一點？』

『那該早做才有效；現在就是硝酸銀也實在沒有用了。要是我已經傳染了病，那現在是太遲了。』

『怎麼……太遲了……』梵西利簡直說不出話來了。

『我想是的。因為已經隔了四個鐘點了。』

梵西利又給他燒灸了一會。『難道那個縣醫沒有硝酸銀麼？』

『沒有。』

『怎麼會這樣！一個醫生連這樣一種必不可少的東西都沒有！』

『你還沒有看見他的刀針哩，』巴莎羅夫說了就走了。

這一天一直到晚上，和第二天的整整的一天，梵西利藉了種種的事故到他兒子的房裏去；他雖然沒有提起他的創傷——甚至於還極力在談些極不相干的事——可是他總不住的望着他兒子的臉孔，而且還露出驚惶的神色，望得巴莎羅夫忍耐不住了，他說他一定要走了。梵西利答應他不再去打擾他，同時在阿麗娜方面，他自然沒有把這件事告訴她，可是阿麗娜漸漸的來煩擾他，問他巴莎羅夫爲什麼睡不着，爲什麼心神不定，爲了這些煩擾，也使梵西利暫時願意不到巴莎羅夫房裏去了。他守了他的約言已整整的兩天，雖然他還是偷偷的去看他，看見他兒子的臉色很不好……可是到了第三天吃飯的時候，他再也忍不住了。巴莎羅夫坐着垂下了眼睛，一點東西也不吃。

『你怎麼不吃東西，巴莎羅夫？』他做出一種極不經意的神氣問道，『我看這菜煮得很不差。』

「我什麼東西也不想吃。」

「你是胃口不好吧？你的頭，」他膽怯地說，「覺得痛麼？」

「是的，自然有點痛。」

阿麗娜很端正的坐着，很留心的聽他們談話。

「請你不用發火，巴莎羅夫，梵西利接着說，「讓我來替你按一下脈好嗎？」

巴莎羅夫站起來說，「不必按脈，我可以告訴你，我有點發燒。」

「覺得有點發寒戰吧？」

「是的，也有點發寒戰，我要去躺一會，你給我拿一點菩提花茶來。我一定會受涼了。」

「不錯，我昨晚聽見你咳嗽哩，」阿麗娜說。

「我受了涼了，」巴莎羅夫又說了一遍，便走出去了。

阿麗娜忙着煮菩提花茶，同時梵西利卻走到隔壁房間裏去，一言不發的拚命的拉自己的頭髮。

巴莎羅夫這一天睡了就沒有再起來，這一晚都是昏昏沉沉的半失去了知覺。在早晨一點鐘的時候，勉強的張開眼睛來，藉着燈光看見他父親的蒼白的臉正注視着他，就對他說可以去睡了。老人就辭了出去，可是他立刻又躡着腳走回來，一半藏在櫥門後面，一半探着頭不住的凝望着他的兒子。阿麗娜也沒有去睡，把書房的門打開一點兒，她不斷的跑去聽，「巴莎羅夫的呼吸如何，」並且也看了看梵西利。她只看見他那靜立着不動的彎曲的背，可是就是這種情形也給了她些微的安慰。第二天早上巴莎羅夫竭力想起牀來，可是他覺得一陣頭暈，鼻子裏出血，他又躺下去了。梵西利一聲不響的侍候着他，阿麗娜跑進來問他覺得如何，他答道，「好一點，」便把臉翻過牆壁那邊去。梵西利用雙手向他妻子做手勢，她咬住了嘴唇沒有哭出來，便出

去了。整個屋子裏都似乎忽然的暗淡起來；每個人都顯出憂鬱的樣子，到處都是非常的靜寂；一隻會啼的公雞也從院子裏捉出來送到村子裏去了，它真不懂得爲什麼會受這樣的待遇。巴莎羅夫還是躺着，而朝着壁。梵西利想用種種的話來問他，可是使巴莎羅夫很煩厭，這位老人祇好躺下他的安樂椅上，一動也不動坐着一會兒又屈一屈自己的手指節，發出噼啦的響聲來。他走出到園子裏去像一個石像一樣站了幾分鐘，好像心裏充滿了說不出的惶惑（一種驚慌的神情始終露出在他的臉上），又跑回他兒子房裏，竭力的避開他妻子的盤問。後來她一把拖住了他的手臂，很熱烈的，幾乎是威脅的問道：『他究竟生什麼病？』他先鎮定了自己，然後回答時想勉強的對她笑一笑；可是他原想是微笑一下，卻不知如何他忽然一陣大笑，這使他自己也很恐怖。他在破曉時就差人去請醫生了。他想他必須先把這件事通知他的兒子，因爲恐怕他發脾氣。巴莎羅夫忽然在沙發上轉過臉來，把他遲鈍的眼睛注視着他的父親，向他要水喝。

梵西利拿了些水給他，順便摸了一摸他的額角，覺得他的額角熱得像火燒。

『爸爸，』巴莎羅夫用一種疲憊的聲音慢吞吞的說，『我的病不行了；我受到了傳染，過幾天你就把我埋葬了吧。』

梵西利聽了往後一退，幾乎跌倒，好像有人在他腿上打了一棍一樣。

『巴莎羅夫，』他戰慄着說，『你說什麼……上帝保佑你！你是受了涼了！』

『別說了！』巴莎羅夫從容地說，『一個醫生是不能說這樣的話的。你自己也知道，明明已有受到傳染的種種病徵了。』

『那裏有什麼傳染的……病徵，巴莎羅夫……唉！』

『這是什麼？』巴莎羅夫拉起他的襯衫袖子，把他手臂上發出的紅斑點給他父親看。

梵西利恐怖得打了一個寒戰。

『假定』末了他說，『即使假定……即使是有點像……傳染……』

『膿毒症……』他兒子插口道。

『唔，唔……一種傳染病……』

『膿毒症』，巴莎羅夫很銳利很清楚的又說了一遍，『你忘記了教科書上所說的嗎？』

『唔，唔——隨便你說吧……無論如何……我們得治好你！』

『哼，那是騙人的話。可是這不是我們的爭點。我想不到會死得這樣早；老實說，這是最不幸的慘事。你母親應當竭力的利用你們強烈的宗教信仰；現在正是一個試驗的機會了。』他喝了一口水。『我有一件事要求你……趁我現在的頭腦還清楚的時候，你要知道，明後天我的腦筋就要不靈了。就是現在我也不能十分確信，我的說話是否很清楚。因為我躺在這裏，不住的看見許多紅狗在我周圍跑着，你正在指示它們來望我，好像我就是一隻山鷓一樣。彷彿我是喝醉了酒似的。你能完全聽懂我的話嗎？』

『很清楚，巴莎羅夫，你說的話非常清楚。』

『那就很好。你對我說你已經去請醫生。這種事只可以安慰你自己……也安慰了我，請你派一個人……』

『到阿卡提那裏去。』這老人插口道。

『那一個阿卡提？』巴莎羅夫說，彷彿不大清楚的样子……『哦，是了！那個孩子！不必去叫他，他現在已變成一個烏鴉了。不用驚訝，這還不是說謊語。請你派一個人到奧定騷甫夫人那邊去，她是一個女地主……你知道麼？』（梵西利點點頭。）『對她說，巴莎羅夫問候她，他快要死了。你能這樣辦麼？』

『我能辦……不過你難道真的會死麼？巴莎羅夫……只要想一想，你死了，還有天理麼？』

『這些我可不知；不過你得差一個人去。』

『我立刻就差人去，我自己去寫一封信。』

『不必，爲什麼要寫說我問候她；別的都用不着。現在我又要去看看我的紅狗了。奇怪！我想把思想專注在死上面，可是總不能夠。我看見一種模糊的東西……別的都沒有看見。』

他又很痛苦地轉身去面向牆壁，梵西利走出了書房，掙扎着走到他妻子的臥室裏，撲通跌下去，跪在神像的面前。

『祈禱，阿麗娜，給我們祈禱！』他悲痛地說，『我們的兒快要死了。』

醫生——就是那個沒有硝酸銀的縣醫來了，看了一會病人後，告訴他們要用一種清涼的治療法，在那個時候還說了幾句可望痊癒的話。

『你有見過病得像我這樣的人還不死嗎？』巴莎羅夫問道。忽然攔住沙發傍邊一隻大桌子的桌腳，用力的搖了一下，就放手了。『還有力氣，還有力氣。』他喃喃的說，『一切都是依舊，可是我一定得死……一個老人至少也有時候會斷絕生命，可是我……唉，去否認死吧。死就來否認你，那就完了！誰在那兒哭？』停了一會，他又說，『母親麼？可憐人！她現在還做菜根湯給誰吃呢？你，梵西利，也在啜泣，我想，怎麼要是基督教不能幫助你，做一個哲學家，做一個克己情慾的斯多噶派吧！唉，你不是自誇是一個哲學家麼？』

『我，哲學家！』梵西利哭喪着臉說，眼淚如泉一樣流下來了。

巴莎羅夫的病漸漸的沉重起來，進展得非常快，外科的傳染病症時常是這樣的。他的神智還是很清楚，還明白人家對他說什麼話；他還是在掙扎。『我不願意失去知覺。』他緊握着拳頭喃喃地說：『這真是荒

「可是一轉瞬他又說，『喂，八減去十，還賸多少？』梵西利走來走去，好像發了癩一樣，先用這一種藥，又想用那一種藥，結果一種也沒有用，只把他兒子的腳蓋蓋好。『試一試冰袋看……用一用催吐藥……還是肚上塗一點芥菜膏吧……放放血才行……』他用力的說。那位醫生被他堅留在這裏，很贊成他的主張，叫他給一點檸檬水給病人喝，自己要了一個煙斗，又要了些『取暖刺激的東西』——就是說，要白蘭地。阿麗娜坐在門口矮櫬上，時時走出去去祈禱。幾天前，一面鏡子被她一失手打碎了，她向來認爲這種事是不祥之兆，就是安飛蘇昔嘉也沒有話可以安慰她。而第謨費區又到奧定騷甫夫人那兒去了。

巴莎羅夫這一晚很不好……高熱度燒得他很難過。天明時人稍爲好過點。他要阿麗娜給他梳頭髮，吻了一下她的手，喝了兩口茶。梵西利的精神稍爲振作了一些。

『感謝上帝！』他不斷的說，『轉機來了，轉機到了！』

『算了，別妄想了！』巴莎羅夫說，『一個字有什麼用，他發見了這個字，他說「轉機」這個字就可以安慰了。真是怪事，人怎麼會相信字。譬如說，要是說他是個傻瓜，雖然他沒有挨打，他還是很不舒服；說他是個聰明人，雖然沒有給他錢，他也非常愉快。』

巴莎羅夫這一段小議論，不減他往日辯論的風味，使梵西利大大的感動。

『妙哉，說得好，真不錯。』他叫道，做出要拍手的樣子。

巴莎羅夫慘淡地一笑。

『你以爲轉機已過去了，還是剛來了？』他問。

『你好了一點，這是我所看到的，這也是使我高興的。』梵西利答道。

『唔，那就好了；高興總是不錯。你記得麼，她那裏差人去了沒有？』

「當然去了。」

這種好的轉機並沒持續很久。病勢又增加了。梵西利坐在巴莎羅夫的傍邊。好像這位老人有一種特殊的痛苦。他有好幾次想說話——可是說不出來。

「巴莎羅夫，最後他說出來了；『我的孩子，我的獨生的，親愛的孩子！』」

這種不太聽慣的稱呼打動了巴莎羅夫。他稍爲望過頭來，顯然是想竭力的反抗對他暗暗增重的病勢。他說，「什麼，父親？」

「巴莎羅夫，梵西利接着說，他跪在巴莎羅夫的面前，雖然巴莎羅夫閉着了眼睛，看不見他。『巴莎羅夫，你好一點了；請求上帝，保佑你痘好，可是趁這個時候，安慰一下你的母親和我履行一下基督徒的責任！對你說這種話是很難過的，可是還有更難過的……永遠，永遠的，巴莎羅夫……想，想一想，怎樣……』」

老人的話不能接續了，他的兒子臉上有一種奇異的表情，雖然他依舊閉着眼睛躺着。

「我不會拒絕，這是這件事能給你們一些安慰的話，」末了他說，「不過在我看來，還不用着急。你自己說我好了一點了。」

「啊，是的，巴莎羅夫，真是好一點了；可是誰能知道，一切都由上帝支配，盡了教徒的責任……」

「可，我要等一下，」巴莎羅夫插口說。『我同意你的話，轉機已經來了。可是要是我們都看錯了。那麼，你知道的，不省人事的人們也可以受聖禮的。』

「巴莎羅夫，我求你。」

「我還要等一會。現在我想睡了。不要擾我吧。」他把頭躺下枕上去。老人站起身來，坐在安樂椅裏，摸摸他的鬍子，咬他自己的手指……

一陣有彈簧的馬車的聲音——這種聲音在鄉間荒僻的地方特別引人注意——忽然的傳進他的耳鼓來。車輪的輕快聲漸漸的走近來；一會兒連馬的喘息聲都可以聽到了……梵西利跳起來跑到小窗口去看。一輛兩個坐位的四馬車駛進了他的小屋子的院子裏來。他來不及想一下到底是什麼事，急忙帶着一種無意義的快樂跑到門口去……一個穿號衣的車夫開了馬車的門；一個面帶黑紗，身穿黑大衣的夫人走了下來……

『我是奧定騷甫夫人，』她說。『巴莎羅夫還活着吧？你是他的父親麼？我帶了一個醫生來。』

『女恩人！梵西利叫道，握着她的手，戰抖地拿起來放在他的嘴唇邊，這時奧定騷甫夫人帶來的醫生——一個身材矮小戴眼鏡的德國人，很從容的從車子上下來。『還活着，我的巴莎羅夫還活着，現在他是有救了！妻子！……天上走了個天使來了……』

『怎麼說，喔哨！』這老婦人從客廳裏跑出來，戰抖着說；她還不明白什麼事，就在過道裏立刻倒身在奧定騷甫夫人的腳下，像個瘋子一樣吻着她的衣服。

『你做什麼！』奧定騷甫夫人說；可是阿麗娜並不理會她，同時梵西利還只是叫着，『一個天使！一個天使！』

『病人在那裏？病人在那裏？』那個醫生有點不耐煩地說。

梵西利才鎮定了自己，說，『這裏，這裏，跟我來，尊敬的同事先生，』他聯想起他所從事的職業來。

『啊！德國人說，嚴肅地笑了一笑。

梵西利領他們到了書房裏。『奧定騷甫夫人帶了個醫生來，』他彎身到他兒子的耳邊說，『她自己也在這裏。』

巴莎羅夫忽然張開眼來。「你說什麼？」

「我說奧定騷甫夫人在這裏，她代你請了這個醫生來了。」

巴莎羅夫的眼睛四周轉了一下。「她在這裏……我要見她。」

「你可以見她，巴莎羅夫；不過我們先要和這位醫生談一談。我要把你生病的原委告訴他，那位縣醫已經走了，我們要先商量一下。」

巴莎羅夫望了那德國人一眼說，「那麼，快點談吧，可是不要說拉丁話；你要知道，我是懂得 *Jan moritur*（已經是死人了）的意思的。」

「這位先生似乎也會說德國話吧，」那醫生用德文，回頭向梵西利說。

「我……先生……我們還是說俄國話吧，」老人說。

「啊，啊！就這樣吧……自然……」於是就開始商量了。

半點鐘後，梵西利帶了奧定騷甫夫人進書房來。那醫生已經低聲的告訴她，要想這個病人痊癒是沒有希望了。

她望了巴莎羅夫一眼……便在房門口站住了，因為那個興奮的，同時又是死人似的臉，和一對注視着她的沒有光彩的眼睛使她大大的震驚。她只覺得害怕，一種令人寒戰的害怕；要是她以前真的愛他，她一定不會這樣感覺的，這種思想立刻在她腦筋裏閃過去。

「謝謝你，」他痛苦地說，「我卻沒有想到你會來。這真是件慈悲的事。這樣，我們，真如你所說的，又會面了。」

「奧定騷甫夫人真和愛，」梵西利說。

「父親，讓我們兩人在這裏吧。奧定騷甫夫人，我想到了現在，你可以允許吧？」他把頭動了一動，指點他橫臥着無辦法的身軀。

梵西利出去了。

「唔，謝謝。」巴莎羅夫說。「這是貴族的派頭，聽說皇帝也探視將死的人的。」

「巴莎羅夫，我希望——」

「唉，安娜，我們說老實話吧。我一切都完了。我已跌在車輪底下了。所以爲將來着想是無用了。死是一種陳舊的笑話，可是每一個人都感到很新鮮。到現在我也並不怕——可是我的知覺，就快失去了，一切也就完了——」他有氣無力的搖了搖手。「唉，我還要對你說什麼話……我愛你吧！我以前就沒有這種觀念，現在更沒有了。愛是一種形式，而我自己的形式是早已解散了。不如說你是多麼可愛啊！你現在站在這裏，多麼美麗啊……」

奧定騷甫夫人不覺打了一個戰慄。

「不要緊，不用驚慌……在那兒坐吧……不要靠近我；你知道吧，我的病是會傳染的。」

奧定騷甫夫人很快的走過房間那頭，在巴莎羅夫所躺的沙發附近的安樂椅上坐下了。

「豪俠啊！他低聲說。」啊，走得多麼近，多麼年輕，多麼活潑，多麼純潔……在這間可厭的房間裏……唉，告別了，望你長壽，這是最好的事，趁此身還在的時候，多多享樂吧。你看這是多麼討厭的一種現象，一個蟲已經壓得半死了，還想在蠕動。而且，你看，我也想到，我有許多事情要打倒，我還不肯死，我爲什麼要死，還有許多問題要我解決，我是一個偉人，可是現在這個偉人的最重要的問題是怎樣的告終，雖然這一點也不會和別人不同……不要緊；我是會逃遁的。」

巴莎羅夫靜默了一會，用手去動杯子。奧定騷甫夫人遞了些水給他喝，但她沒有脫去手套，畏縮地吸了一口氣。

「你不久就會忘掉我的，」他又開始說；「死人不是活人的伴。我的父親會告訴你，俄國喪失一個怎樣的人……那是沒有意義的話，可是不用反駁這位老年人。你知道，不論那一種玩具都可以安慰小孩子的。待我母親仁慈點。像他們這種人，在你們上流社會中，白天點起火把來也尋不到的……俄國需要我……不是顯明的，並不需要我。誰是需要的呢？皮鞋匠，成衣匠，屠戶……給我們肉……屠戶……等一等，我有點糊塗了……這裏有一個樹林……」

巴莎羅夫把手放在額角上。

奧定騷甫夫人彎身下去說，「巴莎羅夫。我在這裏……」
他立刻拿開了手，掙扎起身體來。

「告別了，」他突然用力的說，他的眼睛裏閃着最後的光。『告別了……聽我說……你知道我那時沒有吻你……吹一下這將熄滅的燈讓它熄了吧……』

奧定騷甫夫人把她的嘴唇親了一下他的額。

「够了！」他喃喃地說，頭又躺回枕頭上去。『現在……黑暗……』
奧定騷甫夫人輕輕地走出去。『怎樣？』梵西利低聲問她。

「他已經睡着了，」她的回答幾乎聽不見。巴莎羅夫沒有再醒。到黃昏時候他已完全失去了知覺，第二天他便死了。阿里克胥給他行了個宗教的臨終儀式。在他們給他行臨終塗油禮的時候，聖油塗上他的胸上時，他的一隻眼睛張開一下，好像看見了穿着法衣的教士，香煙繚繞的香爐，聖像面前的燭光，一種恐怖的戰

僕閃過垂死人的臉上。末了他氣絕了，全家都痛哭起來，梵西利忽然覺得一陣憤怒。『我說我要反抗，』他喊得聲音都啞了，他激昂得臉也扭歪了，把他的拳頭在空中揮舞着，彷彿在恫嚇誰似的，『我要反抗，我要反抗！』可是阿麗娜淚流滿面的過去抱住他的頭頸，兩個人都倒在地上。『並排並，』安飛蘇昔嘉後來在僕役間裏對人說，『他們垂下了頭好像中午時候的羔羊……』

可是中午的炎熱過去了，黃昏和夜晚已到來，甜密的睡眠給疲憊和痛苦的人們帶來了一個舒適的休息所……』

二十八

六個月過去了。天寒地凍的嚴冬又到來，鋪滿道路上的白雪，樹枝上玫瑰色的霜，蔚藍色的天空，煙囪上一縷縷的煙，門開的時候吹出來的一團團的熱氣，興奮的臉孔，像是被嚴寒所刺激的，和打着寒戰的馬兒的疾馳，都跟着隆冬來了。正月的一天正要過完，黃昏的冷冽在靜止的空氣中更覺刺骨，落日的殘暉很快的就消失了。馬利諾莊的窗戶透出輝煌的燈光；普羅柯費區穿着黑色的禮服，戴着白手套，帶着十分鄭重的態度，在餐桌安排七付刀叉。一星期前在小教堂裏舉行了兩個婚禮，靜靜的，幾乎連證人也沒有——一對是阿卡提和愷第亞，一對是尼哥拉和飛妮去嘉，這一天尼哥拉替他哥哥設了一席餞行酒，因為他哥哥有事到莫斯科去。奧定驢甫夫人參加了他們的婚禮，送了許多珍貴的禮物給這兩個少年夫婦之後，就早已到莫斯科去了。

準三點鐘的時候，他們大家在桌上坐下來，米第亞也坐了一個位子，還有一個戴五彩錦緞小帽子的奶媽和他在一起。白福爾坐在愷第亞和飛妮去嘉之間；兩個新郎坐在各人的妻子傍邊。我們的這些朋友近來

都有點變了樣子；他們都似乎長得更強健，更好看了；只有白福爾消瘦了些，可是卻使他善於表情的面目上更露出一種優雅『貴族』的氣概來……飛妮去嘉也變了一個樣子。她穿了一件簇新的綢衫，頭上紮了一條很闊的天鵝絨的帶子，頸上掛了一條金鏈，她端正地坐着，對自己和對周圍的人都很尊敬，面露微笑，好像想說，『對不起，這不是我的錯。』不單是她——所有的人都含着微笑，似乎是在抱歉的樣子；他們都有點催促，都有點悔恨，其實都非常幸福。他們互相慰勸談諧地招呼着，好像所有的人都已商量好了，在預演一幕自然而輕鬆的趣劇一樣。愷第亞最鎮靜，她很安閒地望着她周圍的人，尼哥拉很顯明的，已經非常高興她快吃完的時候，他站起來，手裏擎着杯子，轉向白福爾。

『你要走了……你要走了，親愛的哥哥，』他說。『自然，你離開我們不會很久，可是我覺得，我仍然不能不表示我的……我們的……我怎樣的……我們怎樣的……最不幸的，我不會怎樣的演說。』阿卡提，你來說吧。』

『不，爸爸，我一點也沒有準備。』

『好像我是準備了來的，那麼，哥哥，我簡單的說，讓我們擁抱你一下，祝你健康幸福，並望你快快的回來！』

白福爾和每一個吻了一下，自然連米第亞也在內；對飛妮去嘉也還吻了一下她的手，她卻還沒有學過怎樣伸手給人吻才合禮，他乾了一杯酒，重新又斟了一杯，嘆了一口長氣說，『諸位，祝你們幸福！Fare-well！』（告別了）這個英文的尾句，誰都沒有注意，不過大家都覺得很感傷。

『紀念巴沙羅夫，』愷第亞碰了一下她丈夫的杯子，輕輕地在他耳邊說。阿卡提熱烈地握了一下她的手，可是沒有敢高聲的提議舉杯相祝。

本書至此似乎是結束了？不過也許有些讀者想知道我們所敘述的人物現在做了些什麼。我們很願意滿足他的要求。

奧定騷甫夫人新近已結了婚，並不是爲了愛情，而是出於理智，她的丈夫是俄國未來的一個領袖一個很聰明的人，一個律師，有豐富的才幹，堅強的意志，流利的口才——年紀很輕，性情很好，但是和冰一樣的冷淡。他們過着很和諧的生活，也許將來會有極幸福的一日……也許會發生愛情。且公爵夫人已經死了，她死的日期也記不起了。尼哥拉父子住在馬利諾莊，他們的境況也漸漸的好起來。阿卡提很熱心的管理田務，農場的收入也很可觀。尼哥拉被任爲推進解放運動的調解人，做事情非常出力；他終日在本區內跑東跑西，發表很長的演說，（他認爲農民應該使其『通曉事理』那就是說，時常把這一套話反覆的對他們說，說到他們不再開口；）可是，老實說，他並沒有使紳士們十分滿意，他們說到解放，有時很高興，有時很悲觀，（把『manicipation』——解放——讀成法文的發音，）沒有受過教育的鄉紳又鹵莽地痛罵『那討厭的解放』。他對這兩方面都很低聲下氣的。愷第亞生了個兒子，米第亞也很會說會走了。飛妮去嘉除了她的丈夫和米第亞之外，最崇拜她的媳婦，愷第亞在彈鋼琴的時候，她老是很高興地坐在她旁邊。還有那位彼得，他卻變得十分呆板，又蠢又搭架子，可是他也結了婚，還得了一注很不錯的嫁奩，他的妻子是城裏花店老闆的女兒，曾經拒絕過兩個很好的求婚者，只因爲他們沒有錢，而彼得不但有一個錢——而且還有一雙漆皮鞋。

在德國德萊斯敦的白魯爾坊，下午二點至四點鐘時候——這是最適宜的散步時間——你可以遇見一個五十歲上下，頭髮完全花白的人，他似乎還患有痛風症，可是他的相貌還很美麗，衣服也很講究，他的舉動而且還有與上層社會長時常接觸所得來的特別的標記。這就是白福爾。他爲了健康就從莫斯科到國外來，安居在德萊斯敦，在那兒他大半與英國和俄國的旅客來往。他對於英國人的態度很坦白，幾乎很謙遜，可

是還很尊嚴；他們卻覺得他有些討厭。不過還尊敬他，因為他是『一個純粹的紳士』。他對於俄國人的態度是比較隨便些，安閒些，有時痛罵世人，有時嘲笑自己，可是他的態度總是溫和，磊落，而合禮，他是抱的斯拉夫派的見解；在上流社會中誰都知道這種見解是『十分優越的』。他不看俄文的書報，可是在他的寫字檯上有一個像俄國農夫所穿的草鞋形的銀煙灰盤。俄國來的旅客時常去訪他。馬德維在暫時不得意的時候，曾經在他那裏做過一次貴客。對於本地人，他雖然很少與他們相聚，可是他們卻絕對的敬重他。沒有一個人能像白福爾這樣容易快捷的找到宮庭音樂會和戲院的門票。他對於一切都極溫厚和藹；他在社會上還博得有小小的名聲，他沒有白做上流社會的名人——可是生活卻是他的一種重負……比他自己所推想的還要重。你祇須看他在俄國教堂裏，倚在牆上，沉思着，半響也一動不動，痛苦地咬緊了嘴唇，忽然又醒悟過來，才用手在胸前微微的畫一個十字……

柯克與夫人也到國外去了。她現在在德國的海特爾堡，不研究自然科學，而研究建築學了，據她自己說，她在建築學上已發見了新定律。她仍然和學生們往來，尤其和研究物理化學的俄國青年過從更密。海特爾堡很多這一類的青年，他們初來的時候，往往使質樸的德國教授對於他們見解的健全覺得驚異，可是過了些時，這些教授又會驚異他們的十分無用和非常懶惰。西脫尼可甫和二三個這一類的，連養氣和輕氣都不清楚，可是善於懷疑和自負的青年化學家，以及那個偉大的伊里西維區，在彼得堡裏到處遊覽，他也準備做大人物了，在他自己說，他是在繼續巴沙羅夫的『事業』。有人說他最近給人打了一頓，不過他已經報復了他，在一個不著名的小報上，一篇沒有人注意的文章中，他曾暗示說那個打他的人是一個懦夫。他說這種是諷刺。他的父親還是照舊的壓制他，他的妻子當他是個傻子……是個文人。

在俄國邊區上一個鄉村裏有個小小的墓園，跟所有俄國的墓園一樣，顯出一種淒涼的景象；周圍的溝

渠早已長滿了宿草，灰色的木十字架都已倒在曾經油漆過的尖頂上腐爛了；石碑也轉移了位置，好像有人在後面向前推一樣；兩三株光禿禿的樹不能給予多大的蔭地；羊羣在墳墓中很自在地跑來跑去……可是在這些墳墓中有一個墳沒有人去動它，沒有畜類去踐踏，只有在破曉的時候，有些鳥兒棲止在上面唱歌。一排鐵欄杆圍繞着這座墳；每一端種了一株小杉樹。巴莎羅夫就葬在這個墳裏。離開不遠的一個小村裏，時常有兩個十分年邁的老人到這裏來——一夫一妻。他們互相攙扶着，一步一步的走來這裏，他們走近鐵欄杆旁，倒在地上，曲着膝，悲痛地哭起來，哭得很久，全神注視着靜默無言的石碑，他們的兒子就長眠在下面，他們說了一二句簡短的話，拭去石碑上的灰塵，弄一下杉樹的枝，又跪下去禱告了，總不捨得離開這地方，在這裏似乎是和他們的兒子接近點，似乎容易引起他們的回憶……難道他們的祈禱他們的眼淚是沒有結果的嗎？難道愛，神聖的，誠意的愛，不是有力的嗎？唉，不是的！無論墳墓裏的那顆心如何的熱烈，如何的萬惡，如何的叛抗，而坟上生長的花卻用它們的天真的眼睛很鎮靜的望着我們；它們不但告訴我們永久的安靜，——『冷淡』的大自然的偉大的安靜；它們還告訴我們永久的和諧和無窮的生命。